

目 录

上編 集体意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和各地委员会和 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所提主要意見的整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
邮电部門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9—16	
中央邮电部的意見……………9	
上海市电信局的意見……………12	
天津市邮电管理局的意見……………13	
江苏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見……………13	
浙江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見……………13	
湖南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見……………14	
云南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見……………15	
邮电部長途电信总局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采用字母总数的意見……………16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教研組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的意見……………20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組对《汉语拼音方案 (草案)》的意見……………21	
中山大学語言科学研究小組对《汉语拼音方案 (草案)》的意見……………22	

貴陽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級漢語科學研究小組對《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	24
解放軍第37中學拼音學習小組對《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	25

下編 個人意見

蔡叔厚	26
曹為公	28
陳慶生	30
陳越	31
傅東華	34
傅銘第	34
姜克	37
蔣齊生	38
金兆梓	40
黃典誠	46
黃靜淵	49
姚涌彬	50
李約瑟	52
李中昊	52
馬萬鈞	54
岡野篤信	60
歐陽楓	61
史存直	69
Sierdiuchienko G. P. (謝爾久琴柯)	77
孫偉鵠	82

拓 牧	83	
王茂业	91	
王 琦	91	
王寿椿	93	
文同本	93	
吳 昌	97	
蕭 三	101	
謝申福	102	
山口光	106	
宇文長工	108	
曾傳泰	112	
曾广銘	112	
曾宪昌	116	
張景远	116	
張銳光	121	
赵云福	123	
<table border="1" style="display: inline-table; vertical-align: middle;"><tr><td>赵 卓</td></tr></table>	赵 卓	124
赵 卓		
郑天增	125	
周夢賢	127	
周斯烈	130	
朱 华	131	
朱尙倫	131	

附录一 反对用拉丁字母的意见

陈出新	133
金东生	138

康 郎	141
林 起	142
林祥伯	144
王敬駟	146
徐光炎	148

附录二 反对文字改革的意見

程 剛	150
張家裕	152
張九齡	153
周妙中	154

附录三 分类索引

上 編

集 体 意 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和 各地委员会、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 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所提主要意見的整理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自从在本年2月12日(陰历元旦)發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以来,已經收到了很多方面的意見。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政协委员会都举行會議討論了这个方案(草案)。技术部門,特别是邮电部、铁道部等,結合各自的業務和技术,分別进行了深入的討論。全国各地人民团体和个人紛紛写信提出意見。各方面对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基本上都表示贊成,同时对于个别字母的用法和写法提出了修改的意見。現在把各方面的意見綜合成为几个表格,在《拼音》月刊上發表,作为大家研究拼音方案的参考。

第一个表格是全国政协和32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政协所提意見的綜合。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协的意見沒有綜合进去。

第二个表格是各地人民团体和个人提出意見的綜合。从2月12日到7月1日,文改会一共收到了4,002封信件,这些信件当中,凡是提出具体修改意見并有二人以上同意的就綜合在表格里面。有很多人对于方案(草案)中的个别字母主張要修改,可是沒有提出具体修改的方法,就在表格里面列入“建議修改但未提具体办法”的項目下。

各方面的意見多数希望修改6个新字母,可是怎样修改,很少提出具体办法,就是提出具体办法的,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从大量的意見当中不能得到一种占据絕對多数的意見,只能得到几种相对多数的意見。这些意見当然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不能根据人数多少来作为修改的決定。

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地委员会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主要意见

说 明

1. 包括全国政协和22省、2自治区、8市政协。
2. “△”表示这一地方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但过意见参加讨论的人们并不一定全体同意的。
3. (多)或(少)表示多数人提的意见还是少数人提的意见。

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地委员会(附参加讨论人数)	Z(ㄗ) G(ㄐ) S(ㄑ)				Y(ㄩ) Q(ㄑ) X(ㄒ)				
	同意 ZGS	主张用双字母 zh ch sh	其他	主张 ZCS加 符号或改 换字母	同意 YQX	主张用变读法 y k h 变读	主张 ZCS 变读	主张改 换字母	修改字母
全国(162人)	△(少)	△(多)							用YQX
北京(142人)		△(多)		ZCS(少) ZCS(少) ZCS(少)	△				用YQX △
天津(140人)		△							用YQX
河北(80人)	△	△		ZGS					
河南(645人)		△				△			用YQX
山东(不详)		△	zh, ch, sh ar, ts, s						
山西(860人)		△(多)		YQX(少)					用YQX Y改X
沈阳(26人)	△(少)	△(多)			△(少)	△(多)			
辽宁(50人)		△			△				Y改X
吉林(600人)		△(多)		ZCS(少) ZCS(少)		△(多)	△(少)		Y改X
黑龙江(70人)		△		ZCS ZCS		△			Y改Q
内蒙(80人)	△(少)	△(少)		△(多)					
陕西(包括西安)(239人)	△	△		ZCS, ZCS ZCS		△			
甘肃(1000人)		△			△				用YQX
青海(800人)	△	△							
新疆(70人)				ZGS					
武汉(110人)	△	△		ZGS JWV ZCS	△		△		用YQX
湖北(233人)	△(多)	△(少)	Zr, cr, sr, etc		△	△(多)	△(少)		用YQX Y改V
重庆(185人)		△				△			
四川(116人)		△			△				
贵州(70人)		△(多)	jr, cr, sr, etc			△(多)	△(少)		
云南(202人)		△(多)		ZCS(少)	△		△		△
湖南(150人)	△	△			△		△		△
安徽(528人)		△(多)		ZCS(少)	ZCS ZCS(少)				
江苏(142人)		△				△			Y改V
上海(183人)	△(少)	△(多)	Zr, cr, sr (少)	ZGS(少) ZCS(少) ZCS(少)	ZCS ZCS ZCS	△	△	△	用YQX Y改V Y改X
浙江(174人)	△(少)	△(多)				△	△		
江西(310人)		△	Zb, cb, sb	ZCS					
福建(100人)		△							△
广东(包括广州)(158人)	△					△(多)	△(少)	△(少)	用YQX (少)
广西(83人)		△		ZGS		△(多)	△(少)		

政协 全国委员会 和地方委员会	ㄋ (元)		I (带)				jw (ix)		y (u)		
	同意	主张用双字母ng	修改手写字	主张要写出	主张不要写出	主张改换字母	其他	主张取消	其他	主张改换字母	其他
全 国	Δ(少)	Δ(多)			Δ						
北 京								Δ			
天 津					Δ			Δ			
河 北	Δ	Δ			Δ						
河 南					Δ						
山 东		Δ						Δ			
山 西		Δ				ㄥ				u, ɜ	
沈 阳	Δ(少)	Δ(多)			Δ		应列入字母表				用以表示u, 用y表示x, y也要有双字母, 用i表示j
辽 宁							应列入字母表				
吉 林					Δ	i, u	应列入字母表		用V代W		
黑 龙 江			ㄑ		Δ				白蒙音中时亦以w或j以i或u不恰如i, u		
内 蒙						u, u					
陕 西 (包括西安)			ㄑ			y, u, i	应列入字母表	Δ			
甘 肃									j, w应着名称		
青 海								Δ			
新 疆			ㄑ								
武 汉	Δ	Δ	ㄑ		Δ	ɜ, u	应列入字母表	Δ	主张要		
湖 北					Δ			Δ			用以表示u, 用y表示x
重 庆						ㄥ					
四 川						h					
贵 州		Δ			Δ					用u表示u, 用y表示x	v
云 南		Δ(多)			Δ			Δ	用V代W	u, i, u	
湖 南					Δ	ㄥ			j, w和l等字母可以并用一个字母字母表		
安 徽					Δ						
江 苏		Δ			Δ			Δ			
上 海		Δ			Δ(多)	i(少)		Δ		i, u	用以表示u, 用y表示x
浙 江										u, i, u	
江 西			Δ								
福 建		Δ									
广 东 (包括广州)					Δ	e					
广 西	Δ	Δ		Δ	Δ	ㄥ		Δ(少)	主张要(多)		

政协 全国委员会 和 各地委员会	e (ㄛ ㄝ)		erou, r (ㄨ ㄛ)		复合元音	隔音符号		声调符号	
	世, 但应加说明 同意e兼某七	主强不用e兼 主委七 另用字母或 加符号表示	不用e兼 主委七 没有提出具 体办法	主强儿和日 主委有 分别用不同字兼 某七		没有提出具 体办法	主 张 用 字 母	主 张 另 换 符 号	标 调 范 围
全 国									
北 京			△				-		/改/
天 津							-		/改/
河 北	△								/改/
河 南				△	in, in, yn, yn 中 e 不向 海某七	o, -			/改/
山 东				用日兼某 日用r兼某 日用r兼某 日用r兼某	ui, un 改为 uei, uen	ʔ	-	△	/改/
山 西					ui 改为 uei				/改/
沈 阳	△				ju 改为 jiu				/改/
辽 宁	△				ui 改为 uei		-v		/改/
吉 林				用日兼某 日用r兼某	△	△	-v	△	/改/
黑 龙 江			△	△	iu, ui, un, un, yn, yn 中 e 不向海某七			△	/改/
内 蒙								△	/改/
陕西(包括西安)			△				-v		/改/
甘 肃							-		/改/
青 海							-		/改/
新 疆								△	/改/
武 汉	△	用日兼某 七	△			△	-		/改/
湖 北		用日兼某 七	△(多)			ʔ	-		/改/
重 庆			△	用日兼某 日	ui, iu 改为 uei, iou	△	-		/改/
四 川				△		h			/改/
贵 州				用日兼某 日	in, u, un, un 改为 ien, uei, uen, uen	j		△	/改/
云 南						△	-		/改/
湖 南			△		ui 改为 uei			△	/改/
安 徽						ʔ	-	△	/改/
江 苏					iu, ui, un 改为 iou, uei, uen	△			/改/
上 海		△	用日兼某 七		iu, ui 改为 iou, uei		-	△	/改/
浙 江		△			ui, un, un 改为 uei, uen, uen	ʔ, -			/改/
江 西			△			△ v	-v	△	/改/
福 建						△	-	△	/改/
广东(包括广州)			△				-		/改/
广 西	△	用日兼某 七			iu, ui 改为 iou, uei iu, un 改为 ien, yen	△	-		/改/

人民团体和个人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主要意见

原草案 意见和人数 类别		Z(出) G(1) S(P)			
		修正意见	人数	修正意见	人数
双字母		zh ch sh	656 ₂₂	zr cr sr	19 ₂
		zi ci si	5	zz cc ss	2
		dr tr sr	4	ds ts s	2
		ds ts s	3	zb cb sb	3
		dr tc s	2	个别意见	13
		z c s	16	z c s	14
主 张 Z C S 加 符 号	上加符号	z c s	11	z c s	9
		Z' C' S'	2	个别意见	11
		Z C S	2		
	中加符号	Z E S	46 ₂	Z E S	5
		Z G S	-	个别意见	8
	下加符号	Z G S	4	Z G S	2
		Z C S	4	个别意见	11
	上补充	Z C S	4	z c s	2
		个别意见	7		
	下补充	Z G S	14	Z G S	7
	Z G S	6	Z G S	5	
	Z G S	4	Z G S	3	
	Z C S	2	Z C S	2	
	个别意见	15			
其 他 拉丁字母		j a x	49 ₂	j w v	11
		q v w	5	j v w	4
		用ZGS兼表	14	j(出)	3
		个别意见	30		
新拉丁字母		3 u w	18	я б з	4
		u w w	7	ж ч ш	4
		4 u w	2	ш u w	2
		中 u ж	2	ж u w	7 ₁
		个别意见	12		
混合字母		Z u w	2	Z E S	2
		Y Q S	-	个别意见	51
		S Q Z	11	I A E	2
自创字母		及 A Z	-	个别意见	22
		Z Q Z	4		
手 写 体	Z	z	13	z	2 ₂
		z	9	个别意见	18
	G	G	14 ₂	G	16
		u	2	个别意见	19
	S	s	11	S	3
	个别意见	19			
建议修改但未提具体办法			22 ₂		

总人数: 5人 1540
集体 35

说 明

1. 从2月12日到7月1日文政会共收到4002封来信,其中5人来信3932封,代表4237位同志集体来信7封。
2. 有28封来信是反对方案草案的,其中8封根本反对拼音化,3封主张新拉丁字母,3封主张拼音形声字母,2封主张汉字等则式字母,2封主张注音字母,1封主张速记式字母,7封反对拉丁字母但未提具体哪种字母。
3. 表格内阿拉伯数字表为人数,如果一个人提出几个意见,即作为几个人计算。
4. 人数框内的汉字“一、二、三”代表集体提出意见的件数。
5. 单独一个人提出的意见,只有别人跟他的主张相同,列入“个别意见”框内。

原草案 意见和人数 类别		4(Y) q(L) X(T)			
		修正意见	人数	修正意见	人数
变 议		g k h	30 ₂	Z G S	39
		Z C S	62 ₂		
改 换 字 母	4	g	198 ₂	j	181
		v	70	y	1 ₂
		q	3	个别意见	42
	q	v	-	g	-
		x	4	个别意见	11
		c	3	ш	2
X	y	4	个别意见	6	
	q	46	z	11	
	z	4	个别意见	65	
手 写 体	q	Q	12	q	9
	x	未提具体办法	4		
其他		省元音主	10	H Q 对调	26
建议修改但未提具体办法					8

总人数: 5人 1148
集体 15

原草案 意見和人數 类别		ŋ (兀)			
		修正意見	人數	修正意見	人數
双字母		ng	33 ₂		
单 字 母	拉丁字母	v	28	q	13
		w	21	h	12
		g	3	m	2
		n	3	ŋ	5
	ɣ	4	个别意見	49	
	斯拉夫字母	л	4	э	3
		н	5	ш	2
п		2	个别意見	10	
手寫体	ŋ	7	个别意見	18	
	ŋ	115	ŋ	2	
	ŋ	3	ŋ	2	
其他		定音值为L	14	ㄣㄨ合併	13
建议修改但未提具体办法					35

总人数: 5人 738
集体 10

原草案 意見和人數 类别		I (币)			
		修正意見	人數	修正意見	人數
主张不要			324 ₂		
改 換 字 母	拉丁字母	i	114	u	36
		j	13	y	13
		r	2	v	16
		b	2	个别意見	31
	斯拉夫字母	б	10	个别意見	13
		э	2	к	2
	其他	其他	4		
建议修改但未提具体办法					39

总人数: 5人 653
集体 7

原草案 意見和人數 类别		e (古, 世)			
		修正意見	人數	修正意見	人數
主 張 古 世 分 开	另用字母表示世	ə	22	v	6
		è	3	ë	5
		ə	4	ë	2
		w	2	个别意見	10
	另用字母表示古	o	10	ë	3
		ə	2	ə	9
		1e	2	个别意見	5
其他		古世兼表 应说明	12	提出问题	5
建议修改但未提具体办法					4

总人数: 5人 106
集体 3

原草案 意見和人數 类别		j(i) w(x)			
		修正意見	人數	修正意見	人數
主张取消			330 ₄		
改 換 字 母	拉丁字母	y代j	31	ɣ代j	21
		v代w	16	v代j	7
		个别意見	15	未提具体办法	7
	斯拉夫字母	ɣ代j	2	ɣ代w	4
		ɣ代j	2	个别意見	6
		未提具体办法	2		
	其他		其他形式	22	
其他		省去j, w 保留的j, w	22	和定j, w 音值等	17
建议修改但未提具体办法					

总人数: 5人 504
集体 9

原草案 意见和人数 类别	ER(U) R(O)			
	修正意见	人数	修正意见	人数
R当作儿用	rh	62	w	4
日改用其他字母	rk	23	j	32
	⊙	29	个别意见	41
	未提具体办法	47		
R当作日用儿 改用其他字母	er 不用	16	eI	29
	f	-	个别意见	17
修改手写体	用儿	67	9	5
	未提具体办法	12	个别意见	14
其他	另理儿日 分开	15	个别意见	13

总人数: 7人 426
集体 8

原草案 意见和人数 类别	复韵母	
	修正意见	人数
拼法	iu 改 iou	47-
	ui 改 uei	67-
	ou 改 ao	76-
	ow 改 eu	21
	un 改 uen	10
	ian 改 ien	24
	yan 改 yen	2
	jin 改 jen	2
	jiŋ 改 jŋ	2
用单字母	au 改 o	4
	uo 改 o	14
	en. 改 en.ŋ	11
	另外又另大人全用单字母	42
其他	增加0音节	4
	个别意见	45

总人数: 7人 371
集体 4

原草案 意见和人数 类别	声调符号	
	修正意见	人数
标调范围	全部不标	27
	阴平不标	34
	轻声不标	15-
	全部标注声调	16
修改符号	阳平改	1
		22
		2
	上声改	15-
		19-
	去声改	1
	2	
	个别意见	67
参照国罗办法		8
用字母标注声调		113-
增加入声		16-
声调标在下面		-

总人数: 7人 398
集体 11

原草案 意见和人数 类别	(隔音符号)				
	修正意见	人数	修正意见	人数	
用字母	拉丁字母	v	116	j	19
		ɔ	7	q	6
		x	7	个别意见	30
		w	10-		
	斯拉夫字母	b	54	п	2
			б	5	
修改符号	-	136	9	23	
	''	4	0	2	
	^	2	个别意见	22	
其他办法	大写字母	8	重复字母	10	
	建议修改但未提具体办法			40	

总人数: 7人 503
集体 6

郵電部門

對《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

中央郵電部在3月26日舉行座談會，討論《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座談會的記錄曾經油印分寄各省市郵電管理局征求意见(這份記錄已經在《拼音》月刊第一期上發表)。現在我們把中央郵電部的意見和各省市郵電管理局的意見一併發表在這裡。——編者

中央郵電部的意見

中央郵電部在3月26日召集部內部分有關單位的負責同志舉行座談會，討論《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由朱部長親自主持，到會的有王副部長、人民郵電出版社秦社長、湯副社長等20多人。

(一) 對於《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一般意見：

1. 關於《、ㄣ、ㄥ和ㄐ、ㄑ、ㄒ，不必分別用g, k, h和q, x來表示，可用g, k, h的變讀來表示。如g, k, x跟a, e, o, u相拚時讀《、ㄣ、ㄥ。跟i和y相拚時讀ㄐ、ㄑ、ㄒ。比較簡明易學。

2. 不同意在拉丁字母的字母表中加入一個斯拉夫系字母ч作為新字母。因為：(1) 看起來不調和；(2) 在國際電報通信上沒有這個符號，傳遞不便；(3) 在手寫體上和拉丁字母r的習慣寫法ч容易混同；(4) 俄文字母的ч和注音字母的ㄐ二者只是形似，其音值並不相同，僅因我國注音字母ㄐ形與其近似而附會，無此必要。

3. 关于虫、彳、尸，不必另添三个新的字母z, q, s来表示，用zh, ch, sh来表示即可，并且可以单独使用，自成音节。

4. 不同意把r用在音节开头表示日，用在音节末尾又表示儿。希望用rh表示日（也可以自成音节），用r表示儿。

5. 小型大楷的r是不必要的，而且它的手写体也容易跟r相混。

6. 兀可用ng表示，或用q表示，不用国际音标的ŋ表示。

7. 界音一律用[]表示。对于i和u开头的音，即使前面没有子音而自成音节的时候，也不用j和w。

8. v可以考虑作为别的用途。仍列为字母。

9. 字母排列的顺序，仍以按照注音字母的顺序排列为宜。

以上意见。总的精神是尽量减少字母的数目和简化拼音规则，使广大的人民容易认识、书写和使用；对电报业务来说，可以利用现成的一切设备，并且和国际上取得一致。

(二)关于试用汉语拼音电报和汉语拼音的机上用语、公务电报等准备工作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将来继汉语拼音方案之后，又有了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时候，大家都使用拼音文字，在电报上随时可以使用拼音文字来传递。对于电报业务内部来说，可以在机上用语和公务电报方面提早试用拼音文字。目前可做的准备工作是广泛地搜集在电报业务中应用的单词和语句，加以整理，使之合于规范；并根据拼音方案试译拼音文字，分门别类地编印成册，在工作中使用。从实践中改进和提高。对于极常用的词句，可以编成公电密语。至于原已习惯使用并且在国际上通行的Z字密语和Q字密语，仍旧保留，照常沿用。将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确定，又有了汉语拼音词典的时候，再对电报业务内部试用的词句作进一步的修正，使之完全合于汉语拼音文字的规范。

(三)字母数目和电报机械运用的关系。

1. 电报机发展的前途是五单位制呢还是六单位制的问题。

我們認為我国电傳打字机的发展前途是五单位制而不是六单位制。因为六单位制缺点很多,主要的是:

(1)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电傳打字机是五单位制,我国如果采用六单位制,則我国与国际通报和国内自动化轉报都有困难,并且不可能开放国际用户电报。

(2)如果采用六单位制,則現在电傳打字机設備不能利用,而对于其他国家五单位制电傳打字机上的先进技术亦不易采用。

(3)六单位制电碼較長,收發双方速度的不同期,容易积累。因此畸变增加,較易变字。

(4)六单位制在傳遞时需时較長,降低傳遞速度,并降低电路使用率。

2. 字母数目最多只能有几个的问题。

現用的15型五单位制电傳打字机共有32个电碼,其中除回車、換行、数字轉換、字母轉換、間隔、空白等六个控制电碼外,只剩余26个电碼。該机分成兩段,一段为拉丁字母26个,另一段为数字10个。标点符号12个,貨幣符号3个,打鈴1个。我們拟將其中的[!]改为[%], [&]改为[%。], [:]改为[=]。在我們已經訂購的T-51型电傳打字机上。["]已改为[+], [\$]已改为“你是誰”,其他除需要应用的符号之外,可改的符号只有[&]一个。如果增加新字母,只有把其他需用的标点符号中酌量挤掉,但是把需用的标点符号挤掉后,在使用上是不方便的。

我們的意見,最好是字母数目不超过26个,这样,在电报机械方面最方便,使用效率最高;而且現有設備可以充分利用,將来的机械发展方向也是合适的,假如必須超过26个,則超过的数目以越少越

好。我們贊成用拉丁字母的双拼，不贊成在数字段內增加新字母，因为在数字段內增加新字母有很多缺点，例如：

(1)操作手續繁复，一个新字母要按鍵三次（第一次按数字轉換鍵，第二次按新字鍵，第三次字母轉換鍵）。

(2)易出差錯，如果忘了按轉換鍵或轉換符号变字，可能全部电文印錯了。

(3)上下升降頻繁，机器振动較剧，調整較易变动，降低机器工作的稳定性。至于拉丁字母v在电傳机上的存廢問題，我們認為为了配合国际电报通信并能傳遞中外文混合書写的电文起見，在电傳打字机上的v字母仍以保留为宜。而且v是科学符号。在电文中是常見的，如220v等等，所以也不可少。

上海市电信局的意見

(一)关于字母总数，我局認為最好仍用現行26个拉丁字母，新字母可用ch, sh等代替，其理由除邮电部所提者外，有：

1. ch, sh等为国际間通行的讀音符号。

2. 点划总数不超过4个的莫尔斯符号仅30个，除q(ch)字可用4划現成代替外，其他4个新字母在剩余的三个未利用的莫尔斯符号中已不够用。

3. 新字母用作收發报局名时，在国际使用上有問題，仍須以ch, sh等代替。直接利用ch, sh等拼写，在电报作業上要得到很大的便利，国际上对于地名（人名也可包括在內）省去一次轉譯手續，有節約意义。

4. 汉语拼音后，其書写方法將趋于利用打字机，打字机上的字母数有一定的限制，改用ch, sh等拼写，对于抄打电报或文件比較灵活。

(二)字母排列的順序，我局認為仍照原来的次序为宜，便于国际

文化的交流。

天津市邮电管理局的意見

(一)r用在音节开头可以表示ㄹ,不必加h字母,因为r在音节开头念ㄹ,在音节尾部念儿是可以区分开的。

(二)为了节省字母,可以用q表示兀。

(三)j和w同意原草案意見,作i和u的声母,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使用界音符号。

(四)关于符号的改动,我們希望保留〔!〕,將〔&〕改为〔+〕,將〔⚡〕改为〔⚡〕;〔%〕可以取消。

江苏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見

我局及南京長途报話局对汉字拼音化后电报机械如何运用等問題进行了研究,所得的意見和部的討論一致。我們認為汉字拼音化后,电傳打字电报机以用五單位制为宜,因此要求拼音字母在26个以下,一些專为拼音用的新添字母可以采取双拼代替;如必須增加字母时,南京因將〔⚡〕字已改为馬达停止符号,建議可否將〔%〕符号取消。又認為汉字拼音化后电报納費業務标識等也可改用拼音字的縮写代替英文。

浙江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見

(一)不同意增設新的字母 z, ç, è, ò, ʹ, ɿ, ɿ, 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考虑是为了書写印刷打字等方面可以簡單, 避免采用双拼字母(zh, ch, sh, ng)。但这不仅在电报机械上增加了困难, 而且破坏了拼音方案的国际统一性。方案中規定在电报上可以用双拼字母来代用, 这样是否又会增加了邮电局在收發上类似轉譯的手續。

(二)v字在拼音方案中不应保留，因不是必須的子音。至于电傳机上为了照顧国际电报通訊，可以保留使用。但国内通报就無必要，即使碰到科学符号220v也可用220伏(拼音字母来解决)。

(三)关于电报業務方面試用拼音字母的准备工作問題，除同意部的意見外，我們認為应在邮电部門首先普遍进行一次學習，并請部根据本部門業務情况編發必要的學習資料，以利學習与推行。

(四)字母数目和电报机械运用的关系，我們同意部的意見，無其他新意見。

湖南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見

(一)对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一般意見。

1.同意用拉丁字母g, k, h表示ㄍ、ㄎ、ㄏ，不同意用ㄐ表示ㄐ(理由与邮电部討論的意見同)，可以用拉丁字母v表示，在一般習慣上及电报傳遞上都較适合；ㄎ、ㄏ也分用q, x表示，这样可以避免用g, k, x因后面母音不同而代表两种音素，使初学者造成拼音上的困难。

2.虫、彳、尸不必另添新字母，可以用zh, ch, sh表示，同时規定能单独使用，自成音节。z, c, s在手写体时z与c容易相混，z写作c后則乙与2也易于混淆。

3.能自成音节的音素，只要在音素組合上沒有妨碍，不論在音节前面或音节末尾均可单独使用，不必另有加注，比較簡明易学。

例如：“儿子”可写作rz，不必写作erz；

“自私”写作zs，不必写作zisi；

同时希望用rh表示囗，用r單表示儿。

4. i, u和j, w的用法在i和u开头的音节，如不与另一音节联合書写时，可以不必改写j或w，或另加j或w，以免过于繁复。

例如：“陽光”可以写作“ianguan”，“太陽”則写作“taijan”；“义

务”写作“iwu”，“文艺”写作“unji”。这里我們也要求將ŋ改用ng表示。

(二)关于試用汉语拼音电报和汉语拼音的机上用語公务电报等准备工作問題：

我們完全同意邮电部討論的意見，在汉语拼音方案确定后，对于机上常用語句以及公务电报方面均可提前試用拼音文字。为了推广普通話的學習，我們建議电信局名的拼音亦可同样使之规范化，例如現在津市和沙市的“市”字就是 SHIH 和 SI 两种不同的拚法，再如 SWATOW, AMOY, OHEFOC 等地也不是普通話的拚法，都是推行汉语拼音中的障碍，特提請考虑。

(三)字母数目和电报机械运用的关系：

我們同意字母数目最好是26个，不加新字母，以拉丁字母的双拚代替新字母，以v代替ɥ，其余完全同意邮电部討論的意見。

云南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見

(一)《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規定需要标明讀音的时候，用“陰平”“陽平”“上声”“去声”“輕声”等五种音符来表示。这样在傳遞电报时，此項音符倘不傳遞，恐同音异字的字难于辨别，倘予傳遞，势必需要增加符号字鍵，在傳遞上也有困难。

(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內有子音、母音共30个字母，沒有v字母，但新增5个字母，在五單位制紙頁式电报机械的裝置上，因字母較多，將感不便，同时字母v因需配合国际通訊仍以保留为宜，为尽量减少字母数量起見，我們認为子音中j和w两个字母，因与母音i及u讀音相似可以省去，而以j代替新增字母ɥ，w代替u，u代替ŋ(額)，x代替s(詩)，v代替x(希)，即取消ɥ，s，ŋ三个新增字母，增加一个v字母，这样汉语拼音字母就减为28个，以保持电报机械原有的裝置并利于

操作,避免zh, ch, sh等兩個字母合組一个音素等情况的發生。

邮电部長途电信总局对《汉语拼音方案 (草案)》采用字母总数的意見

一

我們电报工作者同所有贊成文字改革的人一样,热烈拥护《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早在今年3月,我們在自己的刊物《人民邮电》第6期上已經發表过文字,肯定汉语拼音文字在电报上使用的方便和成效;我們特別指出,方案采用了在世界上最为通用、并且在我国已有相当历史和群众基础的拉丁字母,对于电报通信是完全适当的,这一点我們尤其感到滿意。

汉语拼音方案是为汉语拼音文字打基础的。將來在电报上傳遞用26个拉丁字母拼写的汉语拼音文字,一切技术設備都是現成的。这是巧合么?不是。由于拉丁字母是人类文化共同的遺產,世界上有六十多个国家用它拼写自己的文字,因此各种运用文字的机械和技术,包括电报通信在內,自然大多根据拉丁字母設計而产生;我国采用拉丁字母,正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已有的工具,方便而經濟。

汉语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在各方面都有因利乘便的好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全国报刊已有很多文章論述,我們不再重复。这里我們所要談的,还是站在电报工作崗位,專就字母总数問題进一步來表示一下我們的看法和要求。

二

拉丁字母的总数是26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采用了25个,

但 v 仍保留,作为科学符号等用,同时增加了 z, g, s, n, y, 和一个小型大写的 i; 因此应该说,我们实际使用得到的字母总数是32个,比通用的拉丁字母多了6个。

结果会有什么不好呢? 在《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中“节约字母总数”项下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字母总数应当在合理条件下适当地减少,特别是新字母不可随意增加,这样才能便于在印刷、打字、电报和其他机械和技术上应用。字母过多会产生一定的困难,至少要减低工作效率”。如果我们增加6个新字母,对于电报工作来说,在处理上是有困难的。

我国使用的莫尔斯电报符号,以及直接傳遞拉丁字母的电傳打字电报机,在各国也是通用的;因此如果收發用26个拉丁字母拼写的汉语拼音文字电报,不论国内、国际通信都可以使用原有的技术和设备,既统一,又习惯。

我们曾经考虑过,为了配合几个新字母,是否可以在莫尔斯电碼里增加几个新符号,以及在电傳打字电报机上增加几个新字鍵? 我们随后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讨论,結論认为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問題很大。

三

先就莫尔斯电碼符号而論,看起来似乎比較簡單。但是由于这一套完整的東西已經成为国内和国际的共同标准,有其長远的使用习惯,如果增加6个新字母的符号(这6个新字母的出現率是很高的),显然同使用习惯相矛盾,極易造成差錯。尤其在操作上国内通报是一套,国际通报又是一套,不但增加报务員的負担,很不經濟,而且發生差錯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为了防止傳遞中可能的差錯,在电路上必須进行复校,因而也延長了傳遞的时间。总之,增加新字母的符

号,一定要影响电报質量。

四

再就电傳打字电报机而論,問題更多。我国使用的电傳打字电报机同世界上絕大多数国家的一样,是五單位制的。六單位制的虽然可以傳达較多的信号,但是由于电碼較長,收發双方速度的不同期容易积累,畸变增加,容易变字,同时傳遞需时也較長,降低傳遞的速度和电路的使用率,所以大家不用。

我国使用的五單位制电傳打字电报机一共只有32个信号,其中除回車、換行、数碼轉換、字母轉換、間隔、空白等6个控制信号外,还剩下26个信号。該机分上下兩組,一組为拉丁字母26个,一組为数碼10个、标点符号12个、貨幣符号3个、打鈴1个。26个拉丁字母常用,所以全部安排在一組之內是方便的。在电文中用到数碼或标点符号的时候,先按数碼轉換鍵,再打数碼或标点符号,然后按字母轉換鍵还原,繼續打拉丁字母的电文;由于数碼和标点符号用得較少,所以共同放在另外一組之內是合理的。假使我們在26个拉丁字母之外还要增加新字母,那就只好挤掉一些标点符号,插入这些新字母。

把需要的标点符号挤掉不但在使用上不便,而且把出現率很高的新字母放在数字和标点符号組內,它的缺点更大:

1. 操作手續繁复。如上所述,一个新字母要按鍵三次:第一次数碼轉換鍵,第二次新字母鍵,第三次字母轉換鍵。

2. 易出差錯。如果忘了按轉換鍵,或轉換信号变字,可能全部电文印錯。

3. 兩組上下升降頻繁,机器振动加剧,降低机器工作的稳定性,并且影响机器的寿命。

五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也照顾了新字母在电报上的问题：如果设备上没有z, c, s, n, u, i这几个字母,规定可以把国内和国际全都常用的zh, ch, sh, ng, g, i作为代用式,解决电报通信在传递方面的困难。

但是这个办法没有解决另外一个更为普遍和全面的重要问题——拼写形式的统一问题。

同是汉语拼音文字,为什么要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呢?正式的是一套,代用的又是一套,岂不是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熟悉两套?代用究竟不是正式,为什么不因利乘便,把已有群众基础的通用的拉丁字母及其双拼作为正式,并且更有效地利用各种运用文字的机械和技术?

对于电报通信来说,电报是一种法律上有效的正式文件;在电报机械上直接传递出来的电文应该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正式写法,而不是代用式。

关于正式和代用式问题,在《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中也谈到过:“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夜,大家同意zh, ch, sh作为正式写法”。但是在一个半月之后,即1955年年底,又改作了代用式。原因没有说明。

我们的意见,字母总数最好不要超过原有的26个拉丁字母。这样对于电报通信最方便,最能发挥电报通信的高度效率,而且既能利用现有的技术和设备,也符合将来机械的发展方向。

我们不赞成增加新字母。我们要求统一形式的汉语拼音文字。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教研組 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

最近我們討論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北京师大語言教研組的全体同志对于这个草案的原則性方面完全贊成，沒有不同的意見。对于技术性方面，有些意見，提供參考。

(一) ㄑ, ㄑ, ㄒ 三个字母可不另造，用 z, c, s 加 i 来代表；ㄓ, ㄔ, ㄕ 三个字母也可以不另造，用 z, c, s 加 r 来代表就是了。这样，可以减少些字母，便于学习，也可以避免 ㄓ, ㄔ, ㄕ 的怪尾巴，便于书写。两个字母代表一个音值，在印刷上是否会造成浪费呢？我們認為 zi, ci, si, zr, cr, sr 六个音在一百个音里的出現率还不到 6%，不用有很大的浪费。而且用了 r，后头就不必用元音了，r 就代表 [ㄩ]。

(二) ui, iu 的音值不准确。ui 和 iu 应不拘前头有無子音，都拼成 uei 和 iou，中間不应有省略。实际上，除“威”的音可以說近似 ui 以外，上声的“偉”和“腿”等音节的元音只是 uei，念不到 i，“憂”的音可以說近似 iu，而“有”和“九”的音应是 iou，往往念不到 u，与其像《草案》那样有分別；就不如一律都拼出来，使学习方便。至于有些音变，可另外在音变規律中加以說明。

(三) j, w 应省略，連写时利用隔音符号。

(四) 陽平的調号改为上粗下細，与原来通用的上細下粗的習慣不合。还有，如果画成上粗下細的样子，一定容易与隔音号或重音号（我們主張标出重音）相混。調号可否換用固定的字母，写在字尾来

表示，也請考慮。

(五) e 表示兩個音值，北京以外的人學起來有困難，難記。應考慮 \bar{e} 和 \bar{e} 分開。

總之，子音字母應多加調整，以簡單、易寫、易記為原則。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 對《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

我們在三月九日下午邀請有關教師座談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出席的計有劉又辛(教授兼漢語教研組主任)、徐德庵(教授)、宗真甫(教授兼教學法教研組主任)、楊波安(副教授)等十人。會上大家提出了下面一些意見：

(一)認為不必堅持一個符號一個音的原則(亦有人認為應堅持此原則)。可把幾個新造的符號去掉， \bar{u} 、 \bar{k} 、 \bar{t} 和 $\bar{\langle}$ 、 $\bar{\chi}$ 、 \bar{r} 可以同用一組符號； \bar{c} 、 \bar{c} 、 \bar{r} 可同拉丁化一樣在 z, c, s 後面加上 h 。(二人)

(二)韻母中應加上 \bar{e} ，在實際語音中，“噎”並不讀作 \bar{e} 。(三人)

(三)半元音只有 \bar{i} 、 \bar{y} ，沒有 \bar{u} ，欠妥。(二人)

(四) \bar{x} (\bar{t})與國際音標的 \bar{x} (\bar{r})易混，應避免。(一人)

(五) \bar{i} (\bar{u})， \bar{u} (\bar{y}) 兩音和實際發音不同，中間不能省掉 \bar{e} ，因為在這兩個音中 \bar{e} 是主要元音。結合韻母中有八個韻母省略了一個音素，不妥當，不如整個不省，免得在使用時何處省，何處不省不易記。給使用的人增加麻煩。(全體)

(六)第五條(代用式)欠妥，應取消。(四人)

(七)隔音符号易与調号混,不如改为横綫。(一人)

(八)写时易混的符号:

(1)小写的 φ ($\dot{\varphi}$)易与 ϑ (\llcorner)混。小写的 ψ (ψ)易与 ρ (\square)的手写体混。

(2)輕声号点在上头欠妥,小写的 i ($|$)上面加上輕声号即成了 $i\dot{}$ 了。

(3) z (\llcorner)与 z (\perp)易混。

(4)大写 ψ (ψ)与大写 u (\times)易混。

(九)第一条注中沒說明字母的“名称”該怎样讀。認為名称应按“注音字母”原来的讀法讀。(全体)

(十)“字母表”的排列次序,我們認為不妥当。應該按原来“注音字母”的排法排列,不必依照英文字母表的次序。(全体)

中山大学語言科学研究小組 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發表,使我們感到很高兴,大家一致認為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虽然功課很忙,我們还是抽出一部分時間来討論了这个方案(草案)。下面就是我們討論的結果:

(一)关于 z 、 $\dot{\varphi}$ 、 ρ 的問題。有些同学不同意用 z , φ , ρ , 因为这几个字母不美觀,它的手写体 z , φ , ρ 容易和 z , ϑ , ρ 相混,而且增加了字母的数目,他們同意用 zh , ch , sh 。有些同学表示相反的意見,認為这几个字母可以用,这样更符合音素化的原則,也便于学

習，并且能表示出汉语的特点。不过他们认为这几个字母的手写体应该加以改善，免使它和 z ， g ， f 相混。另外，大家一致同意这几个字母(加上 u 、 v 、 w 、 u)后面的母音而不写出来，理由是注音字母里也没有写出这个母音，用起来并没有什么坏处，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增加麻烦呢。而且这个母音的手写体也很不好看，印刷体 r 又不列入字母表内，使人看起来不知是什么东西。

(二)隔音符号大家都不同意用 $[\text{!}]$ ，因为这个符号插在字母中很难看，而且写起来容易和声调符号相混。大多数人同意借用俄文的软音符号 b 作隔音符号，而把 v 的印刷体小写改为小型 b ，像俄文一样，手写体不用改，因为不会相混(b 的手写体仍作 b)。另外也有人提議改用 v 作隔音符号。

(三)在隔音符号采用 b 或 v 的前提下，有人主張不要 j 和 w ，这样，“礼物”可写成 $\text{li}\text{b}\text{u}$ ，不会和“溜”(liu)混淆了。

(四)有人提議另設一个字母，写作 ə 或 e ，不必用 e (e)兼表。这样，“烟”就不必拚作 ian ，可以拚作 ien ，更加符合语音的实际，不必保存注音字母 丨 的缺点。

(五)在“一母一音”的原则下，有人提議 r 写作 r ， u 写作 j ；但也有人反对，认为还是用 er 代表 r ， r 代表 u 好，因为这样更能表示语音的实际。

(六)在 zh 、 ch 、 sh 的前提下，有人提議 r 改用俄文的 z ，因为两者发音比较接近，同时这样一来， r 的手写体就可写成 z 而不必写成 r 。

(七)大家都同意 Q 的手写体大写应写成 Q ，因为 Q 容易和 z 相混。有人提議把 q 的手写体写成 q ，因为这样比较顺笔，但也有人怀疑这样改后是否会和 q 相混，尤其是在几个字母连写的时候。

(八)关于字母的排列顺序，大家都同意 A 、 B 、 C ……的排法，因为

这样符合国际习惯。

(九)有人对于《中国语文》1956年2月号上提出的双字母和变读法的三个优点中的(2)(3)两点(可以马上使用现有的拉丁字母打字机和设备;使用现有的拉丁字母打电报和打旗语的各套办法)表示异议,认为制订字母应从长远利益着想,不能只顾到目前的一些困难,而且拼音文字不是马上就全面推行。

貴陽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級 漢語科學研究小組对《漢語 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

我們學習《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時候,發現一些我們認為不夠恰當的地方,現在提出我們的意見,以供修正時參考。

(一)對於字母的總數,我們認為多了些,可以去掉 υ , q , x 而用 gi , ki , xi 代,《、丿、厂用 g , k , x 。这样就少了三个字母。我們还主張用 h 作卷舌符号跟在 z , c , s 后面成 zh (出), ch (彳), sh (尸),省掉 z , g , s 。因为 z , g , s 在形体上不好看,書写上不方便,而且容易与 z , c , s 相混。此外,我們还主張用 ng 代 η ,又可以省去一个字母。

(二)对手写体 η ,我們認為还是写成 η 的好(如果去了 υ 的話),因为手写体 η 不大好看,在拼音时和后面的字母不好連写,甚至容易相混。

(三)隔音符号[']容易和声調符号相混,我們建議用[']或

[-] 代替。

(四)关于字母排列問題,我們認為照 b, p, m, f……的排列法最好。因为:1.容易記憶;2.合乎科学,因为它是按發音方法和發音部位排列的;3.合乎習慣,因为注音符号是ㄅ、ㄆ、ㄇ、ㄨ、ㄨㄨ这样排列,很多人因为学过注音符号而养成这种習慣了。如果按 a, b, c……这样排列,学了字母以后,还得重新区分哪些是元音,哪些是唇齿音和哪些是上顎音等等,非常麻煩,而且又不易記憶。

(五)声調符号太多,在印刷和書写上都是麻煩的事情,是否能規定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略(如現在已提出的陰平省略),什么情况下标一些。如果要把每一句話的每个詞,每个音节都标出来,在印刷和書写上累贅以外,也不美观。

解放軍第37中学拼音學習小組 对《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公布以后,我們学校立刻就掀起學習的热潮。但是我們在學習中碰到一些困难,現在提出来,供修正方案时参考:

(一)G的大草 𠃉 小草 𠃊 和g的大草 𠃋 小草 𠃌 很容易混淆不清,如果要从上下文或句子的結構来决定讀什么音,那是不妥当的。

(二)T的大草 𠃍 和Z的大草 𠃎 也很容易混乱。

(三)z, ç, s的尾巴不易和后面的字母連写。例如 *Indiq* (制訂)。

如果这些字母的写法不改进的話,就会产生大量的錯別字,給初学的人帶來困难。

下 編

个人意見

蔡叔厚：

(一)z, c, s 另成一組，与 z, c, s 相呼应，想法很好。但和許多人談起，都認為难写、难看、难分辨，用英文系統的打字机、鑄字机，使用上有困难。如打字用 zh, ch, sh 手写又用 ʒ, ʥ, ʃ 变成有了不同的兩套办法，增加复杂麻煩，所以一般主張只用 zh, ch, sh 一种，写起来多写一个 h，不会比多加一“紐”来得麻煩，我研究后，認為这些意見有采納的价值的。

(二)z, c, s, ʒ, ʥ, ʃ，有时下面跟一个大写 I，不但打起字来，多一个动作很觉不便，看起来也很不順眼，而且 s 等在音組中沒有母音单独發音的字例很多，注音字母很正确地用 ㄙ、ㄝ、ㄝ 等注音也不用韵母，我觉得不必一定要为“一个子音一定要跟一个母音”的常規所拘泥，可以不必强加 I 在后面，虽則在“不同意見說明”中第六条有了解說，但仍是不能另人滿意的，是否可以取消加用 I 的規定。

(三)q(俄文字母)恰巧与注音字母 ㄑ 字形象、發音都相似，因此

也採納了作为拼音字母,当决定时不能割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用起来有許多不便,羅馬字注音采用 j 字来表示 ㄐ,我想比用俄文字母 ㄐ 字好得多,应采用 j 来代表 ㄐ 的。

(四)拼音字母当然越少越好,应力求避免用兩個字母来表达一个音素,所以用 i, j 来表达 ㄨ 音,用 u, w 来表达 ㄨ 音,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如怕和前一音組混淆,則 a, o, e, y 几个母音都有和前面连接的音組混淆的可能,而且 i, u 也一样可以在前面加一隔音符号 [ʼ] 或 [-], 加以划分。所以覺得只应分別用 i, u 来表达 ㄨ、ㄨ 就够了。j 抽去代表 ㄐ, w 另留作代表 ㄨ 用。

(五)r 代表 ㄨ 在各国通用字母中前例很少,一般皆代表 儿,現在方案(草案)中有时也作 儿 用,这样就違反了一字母一音素的原則,所以我建議就用 r 專門代表 儿,而用 w 代表 ㄨ。虽然是一样的沒有前例,但 w 可以發揮它独立的作用,同时 w 像日出的陽光很好記憶。

(六)最后我要提出一个比較更重要的意見是关于 e 的發音, e 字在各国通用的字母中,万国音符、英文、德文、日文、越南文、波蘭文、土耳其文、捷克文以及羅馬拼音、拉丁化、都作 ㄝ 字發音,現在硬作 ㄜ 字發音,很覺别扭, e 字在文字中用得很多,將來外来語譯成拼音文字时,有許多字都要改換了面目,这是文化交流上很大的缺点,所以我坚决地主張用 e 字代表 ㄝ 的發音。

而且用 e 代表 ㄜ 拼出音来很不容易正确,例如 ei (ㄝ ㄨ) 拼起来就不容易像 ㄝ, je (ㄨ ㄝ) 拼起来不能成“叶”, vie (ㄨ ㄨ) 拼起来也不成“解”,例子很多,拼起来都非常别扭也不正确,但只要用 e 表 ㄝ,一切問題就解决了,發音也正确了,和許多国家的字母發音也一致了,好处很多很大,所以我坚决地主張應該把 e 作为 ㄝ 的發音。

至于 ㄜ 字在北京音里用得很多, ㄝ 比較少用,这是事实。所以要选一个容易写,容易打字,而又不^易混淆的字母来表达 ㄜ 的發音。我

建議用拼音方案中備而少用的 *v* 來代表 *ü*。本來拼音方案中說到為了科學的需要，我國字母中要有 *v* 字，雖沒有規定怎樣發音，現在就用來代表 *ü* 字，正非常恰當，一來寫起來很簡單，二來看起來很清楚，三來在打字機上的位置也很方便，我覺得再適當也沒有了。成問題的是在字母習慣上它是一個子音，過去也沒有用 *v* 表 *ü* 的例子，我想我們推行拼音字母本來是一種文字革命，只要與我國文字改革有利，不應該為這些清規戒律所駭倒的。

根據以上這些不成熟的意見，可以完全貫徹一字一音，沒有重復（二字同音），也沒有分歧（一字兩讀）。

曹為公：

漢語拼音字母應該在現成的26個拉丁字母里打主意，這是完全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為了更加便於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更加便於印刷、打字、電報等機械和技术上的應用，有必要利用現成的拉丁字母；過去幾種拉丁化方案，特別是作為獨立文字體系的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沒有超越26個拉丁字母，這就証明了完全有可能利用現成的20多個拉丁字母來正確地拼寫出漢民族共同語。因此，對於《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我提出如下幾點意見，供同志們參考：

（一）*z, ç, s* 不僅不好看，更重要的是手寫體容易跟別的字母混同。*ç* 的手寫體 *ç* 跟 *ç* 就很難分辨清楚；*s* 的手寫體 *ʃ* 很像漢字的“挑手旁”（才），夾在拉丁字母里面很不協調；*z* 的手寫體按國際習慣應該是 *ʒ*，現在硬把它擠成一團寫做 *z*，而把 *ʒ* 當作 *z* 的手寫體，這是多別扭！如果把 *z, ç, s* 仍換成 *zh, ch, sh*，那末這些麻煩就不存在了，這樣雖然要多寫一個字母，但字母總數卻減少了，並且符合於美觀、方便、國際化的原則。

(二)ŋ只是在研究語音学时才用得到的音标，它的实用价值不大，也不适宜作文字符号，不如仍用ng好。

(三)文字全部标調时，ɿ和i根本就混而为一了，人們所以知道zìdù里面的ì是ɿ的去声而不是i的去声，完全是看它前面的z来断定的。可是不要忘記，当初創造ɿ是为了遵守“一母一音”原則的，現在ì(i, i, ì)却有了ɿ和i两个音值，这不是自找麻煩自相矛盾了么？再說，字母全部大写时，ɿ和i也完全成了一个字母。“文字改革”專刊的刊头就印着WENZI GAIGE的字样，我們觉得这样做倒是很好的。既然文字标調和字母全部大写时不分ɿ和i，那末何必不干脆用i来兼表ɿ呢？况且ɿ写起来也不很順笔。請看：jɿɿ, zɿɿ 多怪癖，多杂乱！但若写成jishi, zhi 多清晰，多美观！

(四)把r写做ʀ也不符合一般習慣，跟其他字母連写时面貌也比較模糊，不如仍写做r。这样就可以考虑作一系列的更动：廢掉斯拉夫字母ч，而用j表示ч；i的半子音用y表示，ㄐ用iu(yu)表示，ㄐ又仍写做iou(you)。如果覺得用iu表示單母音ㄐ不大經濟的話，可以作这样一个規定：iu跟j(ㄐ), q(ㄑ), x(ㄒ)相拚时省作u。那末ㄐㄐㄨ、ㄑㄐㄨ、ㄒㄐㄨ就可以写做jue, quan, xun, xu。

(五)母音的ㄨㄥ最好写做ong，这样比較好念些，也更符合語言实际；ㄨㄥㄥ應該是iong（自成音节时写做yong），不过它仅仅出現在j, q, x后面，因此介母i也可省掉。例如xongyong（汹涌）。

这种省略介母的办法还可以进一步扩大，作一条簡明的規定：i开头的复合母音跟j, q, x相拚时，介母i一律省略不写。这样一来不但普遍縮短了字形，而且更便于人民大众學習。事实上xan和xian也很难讀出不同的声音来，很多人在學習拚音时，总是有意無意地漏掉了这个i，但若为群众着想的話，我倒很贊成有条件地“漏掉”这个介母。

同样,uo也可以省作o。

最后,我要重复一下我的意見: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ㄨ, ㄩ 这几个新字母的創制完全是多余的,廢掉它們,用j, zh, ch, sh, ng, i 来代替是完全行得通的;这样,“正式写法”和“代用式”的麻煩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覺得用兩個字母表示一个音素是絕對要不得,如果一定要坚持“一个音素只准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只准代表一个音素”的成見,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灵活地运用現成的 26 个拉丁字母来拼写汉民族共同語,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是符合中国人民長远利益的举动,唯有这种举动才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陳庆生:

詞兒連写时音节需要隔音的原因是由于詞兒中 a, e, o, i, u, y 开头的音节和前一音节的韵尾 (i, u, n, y); 或 i, u, y 开头的音节和前一音节的韵腹 (a, e, o) 可能誤拼。在这样情况下,我們可以假定有一个發音时声音响亮程度和肌肉緊張程度几乎等于零的“子音”存在 (事实上在 a, e, o 前面往往有一个輔音 [ʔ]) 而制定一个字母式的“子音符号”(像俄文的硬音符号 Ъ 一样), 在可能發生音节混淆的时候加在后一音节开头字母 a, e, o, i, u, y 的前面。这样一个符号就代替了方案(草案)中的 j, w 两个字母和一个符号; 一条規則就代替了一系列的規則。这样就大大地簡化了方案; 避免了使用隔音符号 ['] 时使用不便也很难看的缺点; 并且节省了兩個原有的拉丁字母, 給汉语拼音方案只采用原有 26 个拉丁字母造成了可能。

汉语音节絕大部分(三百多个)是由“声母+韵母”構成的, 很小部分(三十多个)是韵母单独構成的。詞兒連写时發生的音节混淆实际上是这两种音节構成方式不一致的結果 (由韵母单独構成的音节

和前一音节的韵尾或韵腹誤拼)。所以我們制定方案时假定有一个“子音”存在,制定一个“子音符号”,在拼写汉语时把两种音节構成方式在書面形式中統一成一种(音节=声母+韵母),从而解决了音节混淆問題,这是并不違反汉语語音結構規律的。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除了制定*i,u*两个母音外,又制定了*j,w*两个子音字母。規定由|或 \times 开头的韵母自成音节时把*i,u*改写成*j,w*或在*i,u*前加写*j,w*,从而使韵母自成音节在書面語形式上变成“声母+韵母”形式,解决了部分詞兒中音节混淆問題。当然这样做也是有着語音学上的根据的(即舌面或双唇比*i,u*的部位稍向上移,气流就發生摩擦成子音*j,w*)。但究竟气流的通路狭到么什地步就会發生摩擦成为輔音还是不容易分清的問題。而且即使这种*j,w*和*i,u*在語音上有明确的区别界限,在汉语拼音方案中是否应制母音和子音两套字母还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关于拟訂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說明》中說:“拟訂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設計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規則,来拼写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語。”所以拟訂方案的目的不在于記錄汉语語音本身,而是为了通过記錄汉语語音达到拼写“普通話”亦即“民族共同語”的目的。所以方案應該不同于記錄語音的音标,而应是或接近記錄語言的文字。所以方案記錄語音部分应在适当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簡潔明了,不应太繁而不利于掌握。

因此,我建議用*v*来代替方案(草案)中的*j,w*和隔音符号[!],騰出*j,w*两个字母另作他用。

——《中国語文》1956年7月号

陳 越:

一般外文打字机上的引号只有[!]和[!!],不分[']和

[" "]，为的是节约字键数量，那是不得已的。我们采用打字式的 [|] 做隔音符号，在印刷上要从新刻制字模；这根垂直的楔子夹在意大利体的斜体铅字中显得很不合拍；人们手写的时候实际上也要把它写成 [']。这个符号，还是采用国际选用的形式 [']，也就是沿用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好，没有标新立异的必要。有人認為，它容易同陽平符号混淆，实际上声調符号只用在正音讀物和工具書上，一般手写的場合用不着。隔音符号 ['] 和陽平符号 [/] 方位不同，在印刷品上不会混乱；偶然要手写的话，写的时候注意些也就不至于混乱。

关于改用 [-] 做隔音符号，并且取消 j, w 的隔音任务的問題：[-] 一般用作移行符号和連写符号等等方面，負担本来就很繁重，不应该再分配给它兼負隔音的任务。[-] 用作移行、連写等的符号，已經成为国际通用的習慣，把它改用来做隔音符号，而另創別种形式的移行、連写符号，既不易被人们接受，也無此必要。在 i, u 之前一律加 [-]，占一格，也不經濟。

規定 v 充当隔音符号，單純从字形看来頗为合适，可是：(1) 不国际化，拼写外来語的时候不方便，例如：soviet (苏維埃)，vitamin (維他命)；(2) 方言中需要有表 v 的字母，例如，上海話；(3) 在 i, u 之前一律加 v，占一格，不經濟。这一办法也不見得合算。

一律用 ['] 做隔音符号，又是另一种办法。办法簡單，便于掌握，是最大的优点。但 ['] 出現过多，在字形上总觉得不好看，而且多占一格；i, u 的隔音問題既然有比較合理的办法解决，能够少用 [']，还是尽量少用一些好。

新方案規定的 i, u 开头的音的隔音办法，实际上相当复杂，学习的人要經過一番强記和运用才能熟練。不需要隔音的場合为什么也要作隔音的处理？如果是为着隔音办法的項目簡單化，讓学习的人較易掌握；少記一兩条項目，永远地多用許多字母，难免得不償失。

如果是为着使得这些音节的字形定型化，不管在什么场合，音节結構都一样；这可能是从汉字的角度出發看問題，如果从語言的观点看来，拼音文字不过是記錄語言的符号，一个音节在不同的场合形式不同，有什么不可以，何必一定要跟汉字看齐，“一对一”呢。我們的拼音文字必須是有独立存在資格的文字，不是永远依附于汉字的注音符号。

有些人認為iu, in, iŋ; ui, un, uŋ; yn, yŋ不能正确拼出“憂，因，英；威，温，嚙；暈，庸”的音，要求加上e，补充成ieu, ien, ieŋ; uei, uen, ueŋ; yen, yeŋ。这些主張，都是出發于注音字母的，要求拉丁化的拼音要按照注音字母的老規矩“一对一”地直譯出来。如果根据这一論点类推开去，“額→額(上海音)”怎能拼出“鞞”(eŋ)，“啊→額”怎能拼出“翫”(aŋ)来呢？拼音文字不等于語言学的記音符号(注音字母是一套比較粗糙的記音符号，不是文字)，为着实用上的方便，在拼音文字的某些音节中，省文的手段應該被容許，只要到了一定的學習阶段，把省文的道理告訴學員就行了。

既然肯定新方案对于ui, un, uŋ等的处理是正确的，人們就要發問，为什么它們在另一場合又要变成wei, wen, weŋ，而不变成wi, wn, wŋ，豈不是前后矛盾？如果能够作出这样的規定，問題就解决了：i和u开头的音自成音节的时候，i，u一律变写作j，w（为着区别同音詞而規定的特殊写法例外）。

这一公式簡單明了，字形簡短經濟，也滿足了音节形式定型化的要求，問題是在于我們对j, w的性能作如何解釋(規定)罢了。事实上，在过去拉丁化新文字的出版物中，詞兒結尾的-ji, -wu略写作-j, -w，是習見的了；j, w, wi等音节形式，在东北地区早已流行，东北鐵路系統的电訊部門用了好几年也沒出过什么問題。

以上意見，是假定从新方案的現狀出發的，如果采用j, q, x来表

示虫,彳,尸,那就又当別論了。

——《中国語文》1956年7月号

傅东华：

(一)z,ç,ş既然显出r的母音,那末母音应该有7个,字母总数也该有31个。

(二)e頂亡和廿两个韵母,北拉本来这样,但在正音練習中恐怕反而多一个周折。拟以o頂亡,e頂廿,庶几正音时比較清楚。这个e(廿)在拼方言时大有用处,讓它跟o分开有很大的便利。这样,字母总数可以凑成32的偶数。

(三)这套字母的音序我看只能照注音字母,因为要照a,b,c……的次序,那新增的五个字母就会無法插进去。但照注音字母也有問題,因为注字母虫、彳、尸、冫、ㄣ、厶等部的音序是虫、虫Y、虫亡、虫劣……,虫变做写zi之后,那末先写zi而后写za呢,还是怎样?如果照旧,那末r这个母音在字母表里应该排在a的前头了。这样是否妥当?我的意見:母音的順序应该是a,o,ø,e,i,u,y。这样,原来的虫、彳等等就要挪到虫Y、彳Y等的后面去了。这跟編写字典大有关系,不得不首先决定。

(四)写z,ç,ş的草体怎么样,也得考虑到,以便保持拉丁字母可以連笔写下去的优点。我的意見是:z写作z̄,以别于z的ẑ,ç作ç̄,ş作ş̄,后面兩笔得外加。ø作ø̄,跟俄文一样,至于ㄣ,俄文原有草体,不成問題。或者,这三个字母的草体都用代用的zh, ch, 4h也不妨。

傅銘第：

我們几个人曾經討論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有几个問題,

我們的看法一致；也有几个問題，我們的看法还不完全一致。現在把這些問題提出来，供文字改革委員會參考。

(一)元音e的問題。北京音系中的單韻母ㄨ和ㄨ是不同的；ㄨ是半高元音，舌位在后；ㄨ是半低元音，舌位在前。草案中用e兼表ㄨ和ㄨ兩個不同的音素，在gege(哥哥)中念ㄨ，可是在diedie(爹爹)中念ㄨ，這符合“一個字母只表示一個音素”的明確的原則嗎？而且，ertu(兒童)中的er，又是兩個字母表示一個音素，er的e是央元音，這不是用一個e兼表ɤ, ə, e三個音素嗎？

是不是至少要把半高的后元音用ə表示，把半低的前元音用e表示，加以必要的分別呢(ə的手寫體可作ɤ)？

在北京音系中，元音保留了9個：a, o, ə, e, i, u, y, ɪ, er。如果不用ə的話，那就人為地取消了一個元音。這是應該考慮的。

(二)io和iai要不要的問題。io(唷)和iai(崖)為什麼不要呢？如果實際上有這兩個音，可以人為地刪去嗎？

(三)ʒ, ɟ, ʂ, ʐ, ʐ, ʑ, ʑ 要不要寫出母音的問題。在音理上說，這個母音是實際上存在的，而且應該分為兩個，ɹ和ɹ都要。在教學和實用上說，注音字母和拉丁化新文字都沒有把它寫出來，並沒有因此而減低效果。一方面承認ɹ是母音，一方面又不把它列入字母表；一方面承認他是一個隊員，一方面又不准他歸隊，似乎說不過去。既然要寫出來，為什麼不列入字母表？既然難於發音，教學上不方便，為什麼要給人們留下這個不方便？既然有輕聲符號“·”可以區別“文字”(wenz)和“蚊子”(wenẓ)，為什麼一定要加個小型大寫的ɹ？如果是要講音理，那就仿注音字母的辦法另外列一個空韻，而不要在拼音時寫出來，以照顧教學和實用的便利。“北拉”不寫出這個母音的辦法是受到群眾歡迎的，為了不把不必要的困難去加重學習上的負擔，拼音方法似乎應該避免“學院氣”。

(四)ㄐ, ㄑ, ㄒ的問題。一音一母、一母一音的原則是應該放靈活一點呢, 還是絕對不變? 如果可以放靈活一點, 那就不如用g, k, x兼表舌根音和舌面音(或者叫做硬音和軟音, 或者叫做洪音和細音)。g, k, x和i拚出gi, ki, xi的音來, 和y拚出gy, ky, xy的音來, 都是很自然的。見、溪、曉三紐兼攝洪、細, 漢語音韻的傳統是這樣。g, k, x兼表硬音和軟音, 對於解釋雙聲也有方便。

(五)建議把陽平符號 [/] 改為 [/]。一來這是“上揚”的聲調, 二來免得同隔音符號相混。

(六)字母表的順序應該按照A, B, C……排列而不按照B, P, M……排列, 因為這是國際字母共同的序次法, 對於編字典、詞典等等, 排列順序都按照這種序次法, 最為方便。

(七)應考慮加一條, 列出為了記錄方音而擬訂的幾個潤音字母, 但這些字母不必列入字母表中。因為全國範圍內要在最近一二年中完成方言普查的任務, 這樣加一條很有必要。同時, 研究古音也有這個需要。

如果上面這些看法可以斟酌採納, 字母表中的30個字母就要增加一個ə而減去ㄐ, ㄑ, ㄒ三個, 一共只要28個字母。同時, 第四條就可以不要。此外, ㄓ, ㄔ, ㄖ, ㄗ的手寫體ㄓ, ㄔ, ㄖ, ㄗ的下彎綫應該比ㄔ, ㄖ之類的下彎綫寫短一些, 寫成ㄓ, ㄔ, ㄖ, ㄗ的樣子, 有個區別才好。總之, 這些細節, 多考慮考慮固然是應該的, 然而草案經過修正公布以後, 在試用中還可能有某些地方要改動的。目前, 我熱烈盼望早日正式公布, 定出有效的辦法來早日試用、快點推廣。這是大家的願望, 廣大的中國人民群眾的共同的願望, 關心中國人民文化生活的國際友人的共同的願望。

(1956年3月22日)

姜 克：

(一)《草案》中規定的音节結構，是采用“音素化”的結構，這一般是正确的，用这30个字母，可以进行北京語音的各种拼音，同时也便于与某些外国文互学互用。但是文字最大的需要是适用、簡便。用上述“音素化”原則拼成的“結合母音”(如“草案”第二条 [1] [2] [3] [4] 項)，虽然是由少数几个字母拼合成的，但却增加了这些“結合母音”的字母数量，因ai, ei, au, ou, an, en, aŋ, eŋ 几个字母采用了“双位”字母，因而它們与i, u, y拼合的母音，就到了“三位”字母，虽然这許多字母，有些已比过去的“新文字”簡練多了，但是仍然使得許多拼成的音节，字母还是冗長，这对書写、打字、电报等各方面使用上仍將浪費許多時間。因此我認为不应过分講求“音素化”的規格，应把ai, ei, au, ou, an, en, aŋ, eŋ 8个“双位”字母改为“一位”的。这样不仅这8个字母本身縮短、簡練了，而且使它与i, u, y的拼合母音，也都不超过“兩位”字母，因而它們再与其它子音拼成的音节，最多不超过“三位”字母(大概这就是所謂“三拼式”吧？但是这确有很大好处)，我認为只須比“草案”的30个字母，再加4个字母，就能收此功效。这样的优点是：(1)簡練字体，节省時間，如打字机上虽增加了4个字母，但却省去了很多字母次数的打印；这对書写速度也会增加，否則很难保証用拼音文字作記錄能快于用汉字草書(当然汉字草書再快也是不适用的)；(2)拼音仍然規律化，可以一看成字，而不至像用注音符號拼的文字，在我們眼睛里老是分家；(3)仍不致妨碍中外互学，因会了我們現在的字母拼音，就不难讀出原来的多字母的拼音；其他国家既能学会俄文，自然就不难学会我国的新中文。

(二)i, u在第二音节以后单独使用的时候，要加上j, w来隔音，如

suoji(所以),duiwu(队伍)。但i,u在第一音节单独使用的时候,就完全可以不加j,w,如iwu(义务)不必写成jiwu,uz(屋子)不必写成wuz。

蔣齐生：

这次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讨论应该是十分广泛、深入而慎重的,因为讨论的结果,将关系到全国人民在今后许多年代中的生活与文化。因此,我建议:

(一)为了深入研究和比较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我以为应把原来在1953年出版的“北方话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一书重版,并将当时的新文字课本附上,号召大家展开研究、比较(因为光从字母表来比较是不够的)。1935—1937年的新文字运动的参加人,现在不多了,他们当时的工作,了解的人也不多,新文字方案究竟如何,也很少人知道,可是当时在中国和苏联用新文字出版的书籍和报纸并不是少数几本,而是成百成千种、成千成万册的。当时由于推广新文字的社会政治条件不具备,打断了这个运动。现在党中央决心改革文字,社会政治条件也具备了,那么原来的“新文字”为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需要新的“拼音方案”呢?旧方案与新方案的优缺点究竟如何呢?应该要给广大的人民群众知道,要他们讨论,比较,提出意见来。

(二)这个方案(草案)的讨论,不要只限于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而应推广开来,组织群众讨论,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发言,同时,也可以到真正的文盲中间去,听听劳动人民对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的新创字母及其手写体的意见。1935年新文字运动者曾将新文字向北方的农民及南方(上海)的工人教学,收到过很好的效果。我认为新文字比《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步,因为它简单、明了、大众化、

国际化。

* * *

对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我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 手写体方面：

我认为方案里有不少字母的手写体是非大众化、非国际化的创作，这是自找麻烦。比方，为*ɿ*音所造的小写*ç*在实际手写时一定会与*ʃ*(*ʃ*)相混。为了把*ʉ*音的小写写成*ɥ*，却硬把国际上习惯的*r*的手写体*ɹ*写成*ɥ*，使它在手写时不可避免地与*ɹ*(*ɹ*)相混。*q*(*q*)的大写*Q*稍差一些就成了*Z*(*Z*)，而小写*Z*(*Z*)在手写时又不容易连写。*ɥ*的小写*ɥ*与*ɥ*(*ɥ*)和*ɥ*(*ɥ*)也是容易相混的。

这些麻烦，在原来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里，是完全没有的。因此，我认为为了大众化，应该免掉这些麻烦。

(二) 声母方面：

1. *ɕ*、*ɕ*、*ɕ*用*zh*,*ch*,*sh*好，根本免掉“正式写法”与“代用写法”的麻烦，也不必另造新字母；

2. *ɹ*用*rh*好，这样可以省掉*r*的两种读法；

3. *ɥ*用*ŋ*或*ng*都可，但为了国际通用和免去“正式”与“代用”的麻烦，还是以*ng*为好；

4. *ɥ*用*x*好，因为*h*另有它用，这个字母已不独立使用了；

5. *ɥ*、*ɥ*、*ɥ*用*gi*,*ki*,*xi*表示最好，这样一来，可以免去*ɥ*,*q*这两个不必要的字母。在俄语中，声母发音也有因相连的母音不同而软化。

(三) 韵母方面：

1. *ɥ*的半辅音用*j*表示好，但这个半辅音的主要用处应是隔音，如*zhuji*(主义)之类，而在*iwu*(义务)，*iewan*(夜晚)的情况下，不用*j*。*i*,*ia*,*ie*,*iau*,*iu*,*ian*,*in*,*iang*,*ing*等音在独立用或作第一个音节

时,在不致于同别的音节相混时,都不必改用j,改換一下是沒有必要的。

2. er和el表示儿都不好,用r就行了。

3. 元音而最好省掉不写,給它新創字母和用小型的大写i代用,都沒有必要。

(四) 字母总数方面:

我主張用原来的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的字母数,即字母29个,实际字母25个(ng, zh, ch, sh, rh 五字母中除h外,都有重复的),这样在鑄字、排字、打字、學習上都十分方便。字母总数是关系到机械和技术的效率,关系到現有旧設備(如打字机)的利用率,應該要注意。

(五) 字母順序應該要国际化,按A, B, C……排列。

金光梓:

我在这里首先要声明的,就是对汉语拼音字母的需要,我認为确是迫切的;借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字母,也确比从前的注音字母便利。还有关于运用和安排拉丁字母的四点要求(見草案說明),也是必要的。理由因为方案中已說得很明白,而且还有不少拥护方案者也闡發得更詳尽了,我也就不必再絮煩。我这里要提出的意見,只覺得方案中具体地規定采用的字母和字母表还没有完全符合四点要求。

我以为四点要求中,有如下的几个原則是必須做到的:(1)一音素一字母;(2)節約字母总数;(3)不随意增加新字母;(4)所采用的字母必須易于辨認,易于學習,易于書写;可能时,还須便于印刷,便于利用打字机,以期达到又快又省;(5)不要在字母上加符号,期使不与声調符号相混,因为声調符号,在汉语拼音中是不可能省的;

(6) 字母的排列必須在音理上使它系統化, 这样才便于學習。

上面六个必須做到的原則, 我觉得除(5)以外, 这方案似乎都未能完全做到。

(一) 一音素一字母这一原則, 好像是已經做到了, 但虫、彳、尸三利, 音素因为新造了三个新字母, 为求印刷上的便利和利用打字机的便却不能不有 zh, ch, sh 等三个代用字, 首先就打破了这一原則。而且还因三个新造字母 z, q, e 有种种的不便利, zh, ch, sh 三个代用字母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这只不过看主張逕用三个代用字母来代替三个新字母的, 現在已大有其人, 所以尽管說代用, 恐怕实际上因將应事实的要求, 代用終必变为正式, 而这一原則就不能澈底做到了。

(二) 節約字母总数的原則, 較之从前的注音字母, 确实节省下几个了, 但照我看起来, 起碼还有三个字母可以节省, 而且还是應該省的, 那便是表达 ㄐ、ㄑ、ㄒ 三个音素的 ㄐ, q, x 这三个字母。因为 ㄐ、ㄑ、ㄒ 三音并非音素, 而竟是三个音节, 是 ㄍ、ㄎ、ㄌ 的齐齿呼, 这是沿从前注音字母之誤。無論唇音, 舌头音, 舌根音, 本都有开, 齐, 合, 撮四呼。

所謂 ㄐ、ㄑ、ㄒ, 实在只是齐齿呼中的 ㄍ ㄌ、ㄎ ㄌ、ㄌ ㄌ, 明明是音节, 何以要当它們是音素而造了三个字母呢? 为了 ㄍ ㄌ、ㄎ ㄌ、ㄌ ㄌ 三音节造字母, 何以不为 ㄍ ㄌ、ㄎ ㄌ、ㄌ ㄌ、ㄍ ㄌ、ㄎ ㄌ、ㄌ ㄌ 也另造字母呢? 倘本此而为唇音, 舌头音, 舌根音的开、齐、合、撮四呼都各各造字母, 那还成其为字母嗎? 况且 j, w 等字母又作何用呢? 若說 ㄐ、ㄑ、ㄒ 的發音和 ㄍ ㄌ、ㄎ ㄌ、ㄌ ㄌ 实际上有些不同, 所以不能和 ㄍ ㄌ、ㄍ ㄌ 相提并論, 我以为这倘不同于 ㄍ ㄌ、ㄎ ㄌ、ㄌ ㄌ, 也定然同于 虫 ㄌ、彳 ㄌ、尸 ㄌ, 不然, 就根本發不出另外的音来。所以我認為 ㄐ、ㄑ、ㄒ 三音节的字母 ㄐ, q, x 非但可省, 而且應該省。

(三) 按照不随意增加新字母的原則說起来, 那就更見得这方案

的自乱其例，因为方案原仅规定三十个字母，其中增加出来的新字母已经有了 ɲ, ʈ, ʂ, ʑ, ʐ 等五个了，要占字母总数的六分之一，这数字似乎不能算少。而且这几个新字母，印刷体还易于辨認，手写体就非但容易和另外的字母相混，而且不容易書写，也不符合上述第(4)个原則。

(四)講到系統化的原則，除了 ʂ, ʑ, ʐ 三个字母是就 z, c, s 三个字母而略变其形外，也說不上什么系統化。又看看所附的兩個字母表，就更說不上系統化，而只能說是單純地符合国际習慣。倒不如开头第一表的办法，也即注音字母的排列法，比較上系統化些。

本着上述的看法，我想在这里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議如下：

(一)根据發音的原理，我国旧語音学家劳乃宜氏在清末早已定有“激”“透”“納”“掠”的四种發音方式，我以为值得我們重視的。从前那注音字母表就是根据劳氏的方法，按着唇音，舌头音，舌根音，舌上音和齿音排列得較為系統化，它是从唇音开始，一步一步向口腔内部推进而按着“激”“透”“納”“掠”四个發音方式，系統地排列起来的。我把它們列表如下：

	激	透	納	掠
唇 音	ㄅ	ㄆ	ㄇ	ㄏ
舌 头 音	ㄉ	ㄊ	ㄋ	ㄌ
舌 根 音	ㄍ	ㄎ	ㄏ	ㄏ
舌 上 音	ㄑ	ㄒ	ㄓ	ㄔ
齿 音	ㄗ	ㄘ		ㄙ

这样，教者按着这一系統教，学者按着这一系統学，不但易会，易記，易辨認，而且还可略略心知其意，不很便利嗎？不过我觉得注音字母表的排列也还略可糾正一下，似乎应把舌根舌上倒过来，就更系

統了。我这里姑且本着这意思將現定的拉丁字母列表于下：

	激	透	納	掠
唇 音	b	p	m	f
舌 头 音	d	t	n	l
舌 上 音	ʒ	ç	r	ʃ
舌 根 音	g	k	ŋ	h
齿 音	z	c		s

(二)表达ㄐ、ㄑ、ㄒ三音的字母u, q, x 既应省去如上述, 我建議即用这三个字母去表达ㄷ、ㄱ、ㄴ三音素, 代替了ʒ, ç, ʃ三个新增字母, 既可符合不随意增加新字母的原則, 又可符合節約字母总数的原則。但是在拉丁字母中夾杂上一个斯拉夫字母, 終嫌有种种不便利, 这持異議的人已不少, 我也不必絮煩, 我想不如用j来表达ㄷ音, 既可不必用斯拉夫字母, 而j音和ㄷ音也相近些。因为j音在ㄐ、ㄑ之間, 正是ㄷ音; 例如巨哥斯拉夫Jugo-Slavia, 是用ㄐ音对j音; 冉达克Jean d'Arc, 則用ㄑ音对j音; 而如James之譯詹姆士, John Stone之譯鐘斯通或庄士敦, 就都用ㄷ音对j音了。至于q, x和ㄱ、ㄴ的对音虽不如j对ㄷ那样切近, 但也并不比用以对ㄑ、ㄒ差得远些, 好在都是透声和掠声, 也可勉强利用。

(三)方案中原定j表达ㄷ的子音用的, 今既取以代替ʒ去表达ㄷ音, 这一子音又該怎么办呢? 我以为應該用原作表达ㄷ音的y来代替, 似乎比j还要切近些。表达ㄷ的y, 我想不如用u去代替; 而原用以表达母音ㄨ的u, 則用v去代替。因为u在德文中上面加“·”的符号, 原就發ㄷ音, 而v在拉丁字母中原是表达ㄨ音的, 这样倒可还它的本来面目。且因此在方案中不用而在科技上常用的v, 也不必如方案所說須另外学习了。

(四)方案中用j, w兩母表达ㄷ、ㄨ兩音, 列入子音中, 又用i, u兩

母表达 |、ㄨ 兩音而列入母音中，那末 |、ㄨ 兩音素究竟是子音呢？还是母音？这一分列，我想在教学时一定要發生許多困难；而在实际上用以拼音时，也容易搞不清楚而以致錯誤百出。这我認为是方案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弥縫这一缺点的办法有兩個。（1）索性將 |、ㄨ、ㄩ 三音都列入母音中，那末 y, w, u 和 i, v, u 要合并起来，y 或 i, w 或 v，兩者必去其一——用 y 就不用 i，用 w 就不用 v，这样倒可省去兩個字母。假如要这样办，我以为應該用 y, v, u，去掉 i 和 w。因为 v 固然是科技常用的符号或簡写，y 也是科学上尤其是算学上常用的一个符号。（2）不这样办，那就仿从前注音字母的办法，將 j, w, u 列为一組，仍定名为介音，意即介于子音和母音之間的一种音素。因为当初定这三音为介母时，原因这三个音素是表达齐撮合三呼的——| 表齐齿呼；ㄨ 表合口呼；ㄩ 表撮口呼。这样办，按系统化教学起来既方便，發音也易准确而不至混淆，同时，在拼音节成字时，也免得多用隔音符号。講到用隔音符号，我以为用“i”不如用“-”，因为用“i”很容易和声調符号相混。即以方案所例示的“皮襖”和“漂”为例，用方案中的“i”作为隔音符号时，当为 pi'au 和 piau，因“皮”是陽平，那末“皮襖”就应拚为 pí'au，倘用“-”来标，那就为 pí-au。这兩者那个清楚那个不清楚，應該是一看就明白的了。

（五）ㄷ、ㄸ、尸、ㄱ、ㅈ、ㅊ 七个音素之后，照方案，都要加一个 i 去讀出，我以为不但無謂，而且易使学者發生混乱的認識，頂好不要。

（六）ŋ 这一字母，也是一个非拉丁字母，乃是国际音标，已經有許多人主張用 ng 去代替。我另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見在此提出，就是請考虑取消这一音素。我記得在少时初学英文，頂頂感觉分別很困难的就是 ing 和 in 的分辨。那时教我英文的是个美国教士，他对这两音的分別很認真，教我不下二十遍，我始終模糊影响。我觉得这两音

的分別实在太微，要这样分別入微，在普通語言中有沒有必要，实在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当然作語音学的專門研究时是應該有的，那末到作專門研究时再拿出来用也还不迟。）倘非用不可，我覺得等到方案进行得很順利以后再加也未尝不可。况且方案中于 η 下，特別注明“上海音‘額’”，是否北京音普通話無此音，或有而不甚多呢？倘北京音普通話中 n 和 η 兩音的分別不甚显著而重要，那末在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原則下，似乎可以將这一字母作为保留，在必要时再提出来用或以 ng 来代替。

（七）儿这一音素，照方案的办法，音节之首作 er ，音节之末只作 r ，这样似乎容易使学者搞不清，我覺得用 re 也未尝拚不出一个儿音，因 c 在方案中原作 ζ 音用， re 拚起来正是个“兒”字的音。我以为作这种工作，最好讓例外越少越好。

倘若上面这些建議可以采用的話，字母表就可以作如下的規定：

		激	透	納	掠		
子音	{	b	p	m	f (唇音)	{	a
		d	t	n	l (舌頭音)		o
		j	q	r	x (舌上音)		e
		g	k	(η)	h (舌根音)		i
		z	c		s (齒音)		v
						{	y (齊)
							w (合)
							u (撮)

若不用介音，則母音可为 a, o, e, y, v, u 。 i, w 可以不要。

这样办，我認为比較上可以更符合方案中的四个要求：

（1）可以节约去四个新增字母和一个斯拉夫字母，既符合于节约字母总数的原則，而且將一个科技上常用的 v 恢复过来，免得另学。

（2）更符合于系統化，便于教学，便于記憶。

（3）符合于一音素一字母的原則而不必有例外；而且更便于書写，尤便于加声調符号。

(4)例外少,便于教学,便于记忆。

(5)可以现成利用已有的英文字模和英文打字机,不必要什么代用字母,免去许多麻烦,符合又快又省的大原则。

此外还有一个附带的意见,四声在汉语中的必要性,比任何语言要强,随时都有需要的,因此我认为也得节约一下,阴平可以不用符号,轻声符号则非必要时不用,剩下来三个即阳平的“/”,上声的“∪”和去声的“\”,用起来或者可以不至于满眼符号了。

(1956年5月12日苏州)

黃典誠:

我完全拥护这个方案最主要的两点:

- 1.采用国际通行久经考验的拉丁字母。
- 2.采用科学的一音一符的音素(兼顾音位)制度。

这里我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供参考。

(一)出、彳、尸和卩、ㄣ、ㄩ的对比问题——方案说明说:“为了表达汉语的语音特点,为了便利教学和一般应用,拼音方案应该尽可能地做到系统化。例如:卩(资)、ㄣ(雌)、ㄩ(思)用z,c,s表示,出(知)、彳(痴)、尸(诗)用ㄗ,ㄑ,ㄑ表示,系统地表明了现代汉语中这两组音的对比。这对方言区和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有很大方便。”我认为如果要注意到系统化,那么不止卩、ㄣ、ㄩ和出、彳、尸,还有ㄐ、ㄑ、ㄒ呢。卩、ㄣ、ㄩ作z,c,s,出、彳、尸作ㄗ,ㄑ,ㄑ,ㄐ、ㄑ、ㄒ为什么不作ㄗ,ㄑ,ㄑ呢?对比如下:

卩 ㄣ ㄩ — z c s

出 彳 尸 — ㄗ ㄑ ㄑ

ㄐ ㄑ ㄒ — ㄗ ㄑ ㄑ

可是要拘泥这一点，那么，一定非在拉丁字母形体上改造不可了。改造拉丁字母的印刷体当然很容易，但到了手写体却就困难重重了。现在只有三个 *z, s, e* 已经弄得 *z, s* 分用，*z, s* 难分，*f, t* 易混，再加三个 *z, s, e* 那当然更加不易处理了。如果只有 *z, s, e* 没有 *z, s, e*，系统性还是不够强的。已经不够强了，倒不如放棄形式上的对比，而采用其他的現成的拉丁字母，灵活一些。俄語也有类似我們的 *ш, ж, ц* 和 *ш, ж, ц*，但他们用 *ч, ж, ш* 和 *ш, ж, ц* 表示，也不强求得字母形式上的对比。

我以为，*ш, ж, ц*，其实可以利用方案本来表示 *ш, ж, ц* 的 *ш, ж, ц*，印刷体就是 *ч, ж, ш*。至于 *ш*，無疑地就必須用 *ш* 了。因此，*ш, ж, ц, ш* 用的是 *ч, ж, ш, ш*。例如：

qechan(車站) quju(出入) xanxui(山水)

用 *ш* 表 *ш*，有个很巧妙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兼代为 *ш, ж, ц, ш, ж, ц* 独用时候的母音 *и*（也叫声化韵母）。例如：

чjxj知識 qjz池子 zjzj自私

以 *ш* 为 *и*，要加声調符号也一点沒有困难。例如：

xjxj時事 xjxj事实 xjxj实施

这样一来，那 *ш* 独用难道写为 *шш* 嗎？不，*ш* 独用常用汉字其实只有一个“日”字，这个字可以特别写为 *шш*。例如：

шшtou(日头) шшz(日子)

查考拉丁字母的沿革，*ш* 是从 *и* 分化出来的。恰好我們現代汉語的 *и*，也是从古代的 *и*（支韵）分化出来的。我現在建議用 *ш* 代 *и*，在理解文学遺產特别是古典詩歌上实在有很大的帮助，例如《長恨歌》末了：

臨別殷勤重寄辭 (cj)，辭中有誓兩心知 (чj)，七月七日長生殿 ()，

夜半無人私語時(xj)，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为連理枝(4j)，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qi)。

i 与 j 为韵，汇通之迹还是容易看出来的。

(二) ㄐ 怎样表示的問題——ㄐ 現在用 y 表示，林汉达先生在《人民教育》1956年3月号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已經有人認為母音 ㄐ 用 y，和其它的母音如 a, o, e, i, u 等上下不出格短体字母不一致，因此建議以 ü, ʉ 或 ɥ 代表 ㄐ。我認為，母音 y 与其它母音如 a, o, e, i, u 等身裁不相称，确实是一个問題。但以 ü, ʉ, ɥ 等表示 ㄐ 我又不贊成。理由，不論上下加点或中間橫画都是不便于实用的，都是必須努力克服避免的。这里我建議以 v 为 ㄐ。理由：v ㄐ 手写体完全一样。又在拉丁源头，v 原是和 U 一模一样的。因为古代用刀刻字，圓笔的 U 在刀笔的刻画下就成为直笔的 v；恰好我們汉語的母音 ㄐ 和 ㄨ 在古时候也是同在一韵里面的。因此，我們用 v 为 ㄐ，真是再恰当也沒有的了。本来“汹涌”写为 xyŋyŋ，四脚長垂，实在难看；現在写为 xvŋvŋ，豈不美观得多？

(三) 关于隔音的問題——我建議，隔音不必用下面的办法：

开	齐	合	撮
pi'au	zuji	liwu	ɕiau'y
皮袄	主义	礼物	教育

只需規定，凡两个音节之間可能發生混淆的地方，用形式子音-w-分开。例如：

piwau ɕuwɪ liwu ɕiauwv

豈不簡單方便得多？这个 w 就是現在所謂零声母，也就是古代三十六字母中的“影”母，也就是方言韵書里面的“驚”母。

(四) 关于儿的表示問題——如果用 r 表示 ㄝ，那么儿母自然写为

er; 現在用 j 为ㄐ, 儿要写为 ej, 实在不好, 所以必須如國語羅馬字写为 el。例如:

eltuŋ(兒童) elduo(耳朵) eixj(二十)

至于音节末尾的儿, 自然也須改为一 l。例如:

hual(花兒) idianl(一点兒)

黃靜淵:

(一)《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用 r 表示ㄐ, 我認为有点兒不大妥当。記得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英語部当学生时(1920—24), 班中同学除甘滇蒙藏四区無人外, 几乎各省都有。ㄐ的發音, 东北同学与 r 相近, 其余以次漸远; 西南区同学念起ㄐ字来, 和英文的 z 很相近。外国朋友也只有以法文的 j 或俄文的 ж 来拼ㄐ的音。这从各种华俄、华英、华法字典中都可以証明。若用 r 来表ㄐ, 定型化了以后, 不但将来我們学外国文时要起一些混淆, 就是外国朋友学起漢語来也有不便。中国今后的国际关系日益密切, 国际地位日益重要, 經濟互助文化交流的需要日益增長, 彼此學習語言的机会当然有加無已, 所以我認为不能凹卷舌和小舌音(有时还要發顫音)的 r 去表示平卷舌音的ㄐ。現在法文的 j 既然另有用途, 那末, 以俄文的 ж 来表示ㄐ似乎要比 r 适宜些。如果用 ж 表示ㄐ, r 就可以单独表示儿了。

(二)漢語的ㄐ, 發音和德文的 ü 相近。在英、德、法三种文字中, y 都發“衣”的音, 在俄文中, y 又發“烏”的音。我們如果用 y 表示ㄐ, 几方面都会引起混淆。我的意見, 不如就用 w 或置而未用的 v 来表示, 倒比用 y 表示更适当些。

(三)有人主張在漢語拼音中夾用斯拉夫字母, 我很贊同。以現行的斯拉夫字母而論, 其中有一部分是和拉丁字母形态相同的, 其余形

态不同的，如 г, д, ж, и, л, п, ф, ц, ш, щ, э, ю, я, ъ 等，我們如有其他需要，也可以一并采取。这样，不仅解决了我們自己的問題，而且还可以給广大群众造成学习俄文的便利。

姚涌彬：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一經公布，就引起了普遍的重視和欢迎，这說明大家都在盼望一个汉语拼音方案的誕生，而这个《草案》是的确有条件作为一个完整的方案的基础的。

是否在拉丁字母以外补充新字母，是大家最注意的問題，这里試就这个問題說一点意見。

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拼写汉民族共同語的，在考虑这个方案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的是使它最适于五亿以上汉族人民的学习和使用，別的要求都应该放在这个要求的后面。实际生活証明，越是固定的規則，学习和掌握起来就越容易，因此，新設計的汉语拼音方案应该簡單、明确、合乎严格的科学原理，尽可能避免变通。从这一点着眼，就可以承認，《草案》采用音素化的音节結構，規定用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是一个合理的办法。

这样就得在原有的拉丁字母以外补充几个新字母。但是，不能一提到补充，就觉得是累贅。学四五个新字母，总該比在原有的字母范围里多学四五条拼写規則、在日常生活里多写千万对“双字母”或者許多附加符号来得上算。拼音方案确定以后，首先是用来給汉字注音的，那时候就可以看見，無論对于初入学的兒童或者成年的文盲，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的办法是最切实可行的。对于已經識字和已經習慣于拼音文字的人，这样做也是利多弊少的。

許多人提到国际間交际的問題，說創造新字母会妨碍这种交

际。其实，一个熟悉拉丁字母的人，如果不会說汉语，在学习拼音化的汉语的时候，还是得从每一个字母的讀音学起的，字母形式的不变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当然，我們不必要独树一帜，另創整套的新字母，而是要在适于本民族学习和使用的条件下，尽可能采用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

补充几个新字母并不是改变原有的一套字母，因此，对我们說来，现代科学里習用的拉丁字母和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术语不会比原来显得生疏，吸收这些术语不会比原来困难。

現成的技术设备的利用問題不應該是一个重大的問題，我們一定会为自己制造出打印的设备的。在国际电訊往来上，必要的时候应用几个代用式，像《草案》所規定的那样，虽然需要費一点翻譯的功夫，但是可以讓全民族有一个規則簡明的拼音方案，因此不能說不經濟。

有人認為既然要采用拉丁字母，就應該保存整套拉丁字母的本來面目，似乎否則就是别扭的。这不过是一种愛整齐的習慣。拉丁字母在我們手里，是非“汉化”不可的，因為我們要拼写的是汉语。欧洲各国文字的字母，例如英文字母，也早就不是地道的拉丁字母了。

至于补充的字母究竟應該是什么样子的，还可以斟酌。不少人說《草案》里的几个新字母不好看(当然，这不是补充新字母的必然結果)，有的說讓 z, c, s 拖尾巴还不如給它們加腰帶好看。我以为最應該研究的是几个新字母的手写体。手写体是用手执笔書写的，要求一气呵成、特征明显，好讓人覺得便利而不混淆。手写体不存在机械化的問題，比起印刷体来，更可以脫离拉丁字母的原有形式去創造。許多速記符号可以作为参考。

李約瑟:

(一)把ㄐ、ㄑ、ㄒ写作q, q, x, 我認为完全沒有必要。一套完整的拉丁字母中, 加入一个斯拉夫字母, 一定会在使用上造成很大的不便。而且 q 的手写体, 也很容易和 r 或 y 的手写体相混。过去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用g, k, x 在 i 或 y 的前面变音来表示ㄐ、ㄑ、ㄒ, 不但使用起来很方便, 而且也适合某些方言与普通話之間的对应規律。在有一些方言里, “机器”(ㄐ | ㄑ | ㄒ)不是就念作《 | 巧 | 嗎?

(二)把出、彳、尸、冫写作z, q, e, r, 不但書写不便, 而且字母的形象也很不美观。我以为这一發明远不如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的zh, ch, sh, rh来得好写, 好看, 同时也便于編制字典和索引。

(三)方案(草案)用y表示ㄐ, 我觉得不大妥当。在希腊文或近代德法文中虽然把y念作ㄐ, 但在德語中用y开头的詞却是比較少的, 目前德文中相当于汉語ㄐ音的字, 大多用ü开头, 我想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如果我們也采用ü来表ㄐ, 那末“穷”字就可以拚作kūng, 比方案(草案)拚作qyŋ要好看得多。希腊文中虽然有不少詞是用y(upsilon)开始的, 但希腊文中的y只有大写时才作Y形, 而最常用的小写upsilon在形态上却作J, 基本上是和u相近似的。例如: Üacra(魯迅:《狂人日記》中提到的“海也那”, 一种动物), συμφωνία(和音)。(节录)

李中昊:

我認为在一定的具体条件和不致誤讀的情况下, 有些字母是可以允許变讀的。变讀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字母总数, 合乎經濟的原則。变讀虽然要多記几条規則, 在教学上添些麻煩, 但由此換取到畢生几

十年运用上的莫大利益，这一点点麻烦就微不足道，算起总账来还是合算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制不允许变读，将会得不偿失。各国的文字中，字母或多或少地可以变读，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一般粗浅的标音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读，只有精密的、严格的标音制，像国际音标那样才不允许变读。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在标音方面是否要像国际音标那样精密严格？我看既无此可能，也无此必要。文字字母和标音符号，两者决不可混为一谈，因为两者运用的目的不尽相同，各有重点。我们的拼音方案有更加广泛的使用范围，为适应这些特点起见，应该允许个别字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读。

此外，我还有一些其他意见：

(一)多音节词的音节要分隔清楚，使人不至念错和误解，很需要有隔音符号。隔音符号用 ['] 或 [-] 都不如用单独的字母来表示好。['] 和阳平符号 [ˊ] 容易混淆，不宜作隔音符号，[-] 在国际习惯上一般用作移行、连写等符号，任务已繁，不宜再兼作隔音符号。我建议用 *v* 来代替 ['] 作为隔音符号的无声字母。用无声字母来隔音有下列好处：(1)便于连写；(2)使人对整个词儿有浑然一体的感觉，不像 ['] [-] 等符号在半中腰斩断成前后两截的那样难看。在外来语中，*v* 仍旧可以读作有声字母。外来语究竟只有少数，只要在教学时声明或在词典中注即不致误读。隔音符号除 *v* 之外，我也赞成 *w* 作为兼有隔音功能的 *u*，但是 *j* 必须腾出作更重要的用处(表出)。我建议用小型的大写 *I* 作为有隔音功能的 *i*。比如 *I*, *In*, *Iŋ* 就比 *ji*, *jin*, *jiŋ* 好看而且节约、经济。拼成词儿如 *wenI*(文艺)，*kouIn*(口音)，*daIŋ*(答应)，也比 *wenji*, *koujin*, *dajiŋ* 要简便美观得多。在字头上，*i*, *u* 就可以单独使用，比如 *uhui*(误会)，*iwu*(义务)，*insu*(因素)，就不必拼作 *wuhui*, *rwu*, *insu*。

(二) *e* 既可兼表 *ㄜ*、*ㄝ*，而 *i* 也就可以兼表 *ㄐ*、*ㄒ*。草案用 *I* 表 *ㄐ*

在發音區別上較為細致一些(其實卍、ㄣ、ㄩ的母音亦不同於ㄨ、ㄨ、ㄩ、ㄨ、ㄨ的母音)，但實用上可不必如此。因為拼讀起來在普通話中並不混淆，不妨取消 i，一律改用 i。

(三)用 o 兼表 ㄨ、ㄣ 比用 e 兼表 ㄨ、ㄣ 好些，因為 ㄨ、ㄣ 讀音較接近些。在北京音中，ㄨ 只拼在唇音 (b, p, m, f, w) 之後，其餘都用 ㄨ ㄨ，同時唇音之後不拼 ㄣ，所以兼表法不衝突。e 可專表 ㄣ，在北京音中，ㄣ 不直接和子音拼寫，不必單立 ㄣ 母。

(四)j, w 讀“移、吳”，和 i, u 讀“衣、烏”，聽起來分別不大，建議 j 改讀為“半衣”或“大衣”，w 改讀為“半烏”或“大烏”。b, p, m, f 改讀為 ㄅ ㄨ、ㄆ ㄨ、ㄇ ㄨ、ㄈ ㄨ，拼音時比較順嘴些，且可免去有些地方方言誤讀成 ㄅ ㄣ、ㄆ ㄣ、ㄇ ㄣ、ㄈ ㄣ (北京話除個別輕聲外無此發音)。n, ŋ (兀) 作為聲隨 (音節尾部) 出現頻繁，作為子音 (音節頭部) 出現較少 (ŋ 從不作為子音)，所以 n 讀 ㄣ，ŋ (兀) 讀 ㄣ 較為適合些。

(五) i, j, t, y 等手寫體須改進，聲調分別標寫問題擬在詞兒定型化時再作進一步的規定。(節錄)

馬萬鈞：

看到春節(2.12)在報上公布的拼音方案(草案)和它的說明，仔細地讀了幾遍，對於說明中所提的制定拼音方案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十分擁護，對於草案的本身也基本上同意，但有以下幾點意見，請考慮。

(一)關於字母表。

草案中沒有列出大寫體和手寫體，特別是新補充的幾個字母；字母排列的順序也應當在方案中加以規定，因為這將影響到詞典編排的順序。

(二)關於子音字母。

(1) 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这三組

我以为草案过分强調了ㄐ、ㄔ、ㄙ和ㄓ、ㄔ、ㄕ兩組音的对比性，沒有重視ㄓ、ㄔ、ㄕ和ㄐ、ㄑ、ㄒ兩組音間的更密切的对比关系。前者在方言的对应上是重要的，而后者倒是北京語音本身的內在的規律。

新字母的补充和新音值的确定，我以为除了其他的条件以外，还必须注意字母在汉语中使用的频率（即每100个音节中平均出现的次数）。从公布的草案看来，这一点显然沒有得到重視。

大家知道，在汉语中（指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話），ㄐ、ㄔ、ㄙ一組子音的使用频率很低，特别是ㄔ、ㄙ，而ㄓ、ㄔ、ㄕ和ㄐ、ㄑ、ㄒ兩組的使用频率則很高，其中ㄓ、ㄕ和ㄐ、ㄒ的频率尤其高。

为了說明方便，下面附上两个不完全的統計材料，第一个材料是根据亞偉速記学校就《論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的全文共40,518个字所作音素分析的原始数字改算出来的，频率为每100个音节中的出现次数。

第二个材料是我們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前16段所做的不完全的統計的結果，这16段共有4,332个字。

以上两个材料都不包括韵尾的-n和-ŋ，就單个字母說，这是频率最高的两个，比d还要高。

虽然如此，草案却規定用z,c,s代表極不常用的ㄐ、ㄔ、ㄙ，反而用它們的变体——ʒ,ç,ʃ代表極常用的ㄓ、ㄔ、ㄕ。草案又規定可以用zh, ch, sh做ㄓ、ㄔ、ㄕ的代用式，为此而过分强調ㄓ、ㄔ、ㄕ同ㄐ、ㄔ、ㄙ的对比关系，这就太迁就了现有的拉丁化习惯。从長远利益看来，我以为这是得不偿失的。为了这一点的便利，就要造成长期的不便利，特别是書写的_{不便利}。

关于ㄓ、ㄔ、ㄕ同ㄐ、ㄑ、ㄒ之間的、內在的、密切的对应关系，實質上就是俄語里的硬軟子音的对应关系，因而只要規定 |、| (i,y)

第一材料 (不完全)
 (根据《論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
 的分析,共40,518个音节)

頻率 順序	音素符号		頻率 每100 个音节 中出現 次数
	注音字母	原方案 (草案)	
1	ㄉ	d	13.70
2	ㄓ	ʒ	8.21
3	ㄑ	q	7.18
4	ㄐ	q	6.76
5	ㄍ	g	4.77
6	ㄒ	x	4.58
7	ㄅ	b	4.15
8	ㄇ	m	4.01
9	ㄌ	l	3.58
10	ㄗ	z	3.68
11	ㄊ	t	3.43
12	ㄏ	h	3.36
13	ㄑ	q	2.87
14	ㄎ	r	2.77
15	ㄝ	ɕ	2.68
16	ㄋ	n	2.28
17	ㄈ	f	2.05
18	ㄎ	k	1.23
19	ㄘ	c	0.93
20	儿	(er)	0.83
21	ㄥ	s	0.82
22	ㄨ	p	0.61

第二材料 (不完全)
 (根据《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前
 16段的分析,共4,332个音节)

頻率 順序	音素符号		頻率 每100 个音节 中出現 次数
	注音字母	原方案 (草案)	
1	ㄉ	d	11.3
2	ㄓ	ʒ	9.5
3	ㄐ	q	8.5
4	ㄍ	g	7.3
5	ㄑ	q	6.9
6	ㄌ	l	5.9
7	ㄇ	m	5.6
8	ㄒ	x	5.2
9	ㄏ	h	3.6
10	ㄅ	b	3.5
11	ㄗ	z	3.3
12	ㄎ	r	3.2
13	ㄑ	q	2.8
14	ㄋ	n	2.4
15	ㄊ	t	2.3
16	ㄈ	f	2.2
17	ㄝ	ɕ	1.8
18	ㄥ	s	1.8
19	ㄎ	k	1
20	ㄨ	p	0.9
21	ㄘ	c	0.8
22	儿	(er)	0.6

从上面的材料上,可以看到:ㄗ、ㄘ、ㄥ和ㄓ、ㄝ、ㄑ这两組字母的使用頻率的比例大致如下:

$$\text{ㄗ} : \text{ㄓ} = \frac{1}{2} \text{到} \frac{1}{3} \quad \text{ㄘ} : \text{ㄝ} = \frac{1}{2} \text{到} \frac{1}{3} \quad \text{ㄥ} : \text{ㄑ} = \frac{1}{4} \text{到} \frac{1}{10}$$

為軟母音，定出一組硬子音代表出、彳、尸，這組硬子音同軟母音相拚時，轉化為ㄩ、ㄨ、ㄊ。這就又可以減少幾個字母。

《說明》第6段第6點中提到關於ㄩ、ㄨ、ㄊ的寫法曾有三種意見：(1)用ㄨ、ㄨ、尸兼表；(2)用出、彳、尸兼表；(3)用獨立字母表示。實際上必然還有主張用ㄩ、ㄨ、尸兼表的。草案採取了第三種主張。

我個人對這幾種主張的看法是：第一種主張沒有考慮到吸收某些方言的ㄨ、ㄨ、尸的音綴（如粵語），第四種主張沒有考慮到吸收尖音的音綴（北方話的某些地區就有尖、團音的區別），不用ㄨ、ㄨ、尸或ㄩ、ㄨ、尸兼表ㄩ、ㄨ、ㄊ，就給標準語留下了吸收這些音綴來豐富自己的余地。這是對的，但草案採取第三種辦法，我認為這就模糊了出、彳、尸和ㄩ、ㄨ、ㄊ的十分密切的內在關係。既然有一組（出、彳、尸）永遠不同i或y相拚，而另一組又永遠要同i或y相拚，有什麼必要保留兩組各自獨立的符號呢？這似乎過多遷就了注音字母的習慣了。

我建議：

1. 用z代出。

因為z同“之”字相似（我們也常把zig-zag譯作“之”字形），很便於已識字的人記憶。大小形体不分，手寫體為Z。

2. 用c代彳。

因為彳比ㄨ使用頻率高，應當用基本字形表示彳。c簡單好寫（比g好寫得多），而且有的拉丁系統的語言，c的音值也和彳相近。

3. 用s代尸，規定它的大寫體是S。

s就是長s，這是一個國際音標，音值同我們的尸也是相近的。從字形上看，它等於f去掉那一小橫，也不妨看作是數學上使用的積分記號。

規定s的手寫體是f（f是f），更簡化為1，相當於老德文s的一

种写法。因为尸的使用频率很高，取以手写体应当尽可能简易好写。

4. 用 \mathfrak{z} 代 \mathfrak{r} 。

或者最好还是用俄文 \mathfrak{z} ，大小体形态不分，手写体为 \mathfrak{z} ，可见这种手写体和 \mathfrak{r} 相差很远，而很像“子”，也是便于记忆的。

5. 用 \mathfrak{q} 代 \mathfrak{r} 。

这是借用的俄文字母，不但音值相近而且它的手写体同“此”的手写颇有些像。

(2) 关于口和儿。

草案规定使用同一字母—— \mathfrak{r} ，我以为不恰当，主要是因为不确切，北京语音的口并没有儿的那种卷舌的程度任何人都觉得。“二日”里“二”的尾音同“日”的首音并不相同，舌的位置有很大差别。依草案规定，“二日”应作 er-ri ，(口语“兒啊”里就有个 ra 音，和“然”音韵尾以前的部分显然不相同)。

这样看来是简化了，正由于不确切，这种简化反会给方言区的同胞在学习标准语掌握正确音值时造成困难。

我建议采用瞿秋白同志拉丁化方案的精神，“日”和“一”看做对应音。用 \mathfrak{j} 代“日”的子音。有的拉丁系统的语言， \mathfrak{j} 的音值也是同“日”相近的。 \mathfrak{j} 和软母音 (\mathfrak{i} , \mathfrak{y} 等) 相拼，转为“一” (\mathfrak{ji})。

关于儿的问题，下面再谈。

(三) 关于母音字母。

(1) 鉴于 \mathfrak{ia} 连拼的使用频率相当不小 (包括 \mathfrak{ia} , \mathfrak{iau} , \mathfrak{ian} , $\mathfrak{ia}\eta$)，我建议借用俄文字母 $\mathfrak{я}$ 来代替，也就是 $\mathfrak{ia}=\mathfrak{я}$ 。

\mathfrak{ia} 的频率至少不低于 \mathfrak{y} 。用 $\mathfrak{я}$ 代 \mathfrak{ia} ，性质和 \mathfrak{y} 相同，不同它前面的母音相拼，因而无需改拼或加隔音符号，这就便利不少，尤其在手写时，避免了很多加点的麻烦。例如“烏鴉”就可以写成 uy 。

顺便提一下，这个字母同“牙”字很有些像，是很好记的。

(2) 关于知、痴、詩、日、資、雌、思这七个音节的写法。

草案規定这七个音节的母音字母用小型大写的 *i* 来表示，我基本上同意。但在全部大写(例如在标题中)时，就会和真的大写 *I* 混起来，虽然草案規定 *и*、*к*、*т* 使用了独立的字母，不致使 *и*、*и*、*и* 和它們相混，但 *и*、*и*、*и* 便要同尖音的 *и*、*и*、*и* 無法区别了。

我个人認為不如另創一个符号，做为“發音符号”，表示这些特殊的母音，附在字母表上，但不做为字母。

我建議用上下倒轉的俄文字母 *я*，改作 *я* 作为这个符号，这是俄文字母 *я* 的“美术体”。巴拉基的華語拼音方案，實質上就正是用 *я* 来表示这两組音节的母音的。

可以規定 *я* 的手写体写成 *лс* (同老德文的 *r*)，簡化成 *ʃ* (老德文調度 *s* 的写法)。

例如：“知識”	拼作 <i>зѣшѣ</i> ,	写作 <i>zsh</i>
“自私”	拼作 <i>зѣсѣ</i>	写作 <i>zss</i>
“日”	拼作 <i>жѣ</i>	写作 <i>js</i>
“日本”	拼作 <i>жѣбен</i>	写作 <i>jsben</i>

(3) 关于儿的写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兒、而、二等音节，同样也是有子音和母音的，但它們的子音不同于日的子音。这类音节的發音性質在我看来，同夫妇，知、痴、詩、日、資、雌、思等音节的發音性質相同，在兒、而、二等音节的發音全程中，舌尖始終都保持在后卷的位置上，同时發出母音。所以我建議有条件地把顏舌音 *r* 写作“儿”这类音节的子音的代表，母音則用上面提出的“發音符号”——*я*。

例如：“二”拼作 *рѣ*，写作 *ʃe*。

当然，詞尾的儿，只用于子音，不用母音。

例如：花兒 *xuar*

(4) 关于 i, u 开头的音节的写法。

我認为 i, u 开头的音节, 只有在同一詞中为了同前一音节隔离或区别同音詞时才改拼作 j(i), w(u)。但如果是复合韵母的开头, 就一律改作 w, 如: 希望 [iwan]; 兴旺 [iŋwan]; 偉大 wida……。

总的看来, 我所提的方案, 一共用 29 个字母(包括 v 在內), 比原方案少两个。

我提的方案, ㄐ、ㄑ、ㄒ 不用独立字母, 所以使 x 表示 ㄐ, 不用 h, 保留 h 給其他方言用(例如上海話)。

我提的方案, 强調了 ㄗ、ㄝ、ㄝ 和 ㄐ、ㄑ、ㄒ 这两組的对应关系。原草案过分强調 ㄗ、ㄝ、ㄝ、ㄐ 同 ㄒ、ㄑ、ㄒ 的对比是不妥当的, 但規定了用 zh, ch, sh 代替 z, c, s 的办法显得很有系統, 并且和現有的拉丁化習慣相合, 这是好的方面。我所提的方案的代用办法, 規定使用頻率最高的 ㄋ 和 ㄗ、ㄝ、ㄝ 等只有 ㄋ 和 ㄝ (ㄝ) 要双拼 (ng, sh) 这就簡便了很多。ㄐ 和 ㄑ 虽然也規定用双拼 (ㄐ 还可以用数字 3 代), 但它們(特别是 ㄑ) 的使用頻率比 ㄗ (我的 z) 和 ㄝ (我的 c) 相应都低得多。

最后, 再强調一下, 制定拼音方案时, 除了其他的原則以外, 一定要考虑到各字母的使用頻率, 务必讓使用最多的字母最簡易。

岡野篤信 (日本羅馬字教育会):

(一)“草案”第五條規定了印刷、打电报、打字时的代用方案, 这是很好的, 但如果允許我提出进一步的我的奢望的話, 我要問为什么不能把它作为正式的方案呢? 印刷、打电报、打字都是近代生活的中心。中国不久也会是这样的, 到那时, 人民方面可能發生种种的不方便。至少, 我是感觉不方便的一个人。

(二) 字母表中沒有 v。是否預备完全不把它放进去? 日文的罗

馬字方案，在26个拉丁字母中只用了19个字母，但其余的7个字母也放在字母表中，这是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原故。

(三) Y可用a, ㄩ似乎用y好些。其余都很贊成。

欧陽楓：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發表，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方案的拟訂，“縱的方面，参考了三百多年来的几十种主要的方案；橫的方面，参考了解放以来全国各地同志們寄来的六百多种方案；此外还参考了越南、朝鮮、日本等曾經用过汉字的国家对于文字改革的研究和經驗”^①。参考的面如此广，應該說文字改革委员会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拟訂工作是相当慎重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方案(草案)还不能令人滿意。如果單單作为汉语的注音工具，方案(草案)也就可以胜任了；但如果要在这个方案(草案)上进一步發展成为拼音文字，那有許多地方是值得再作更深入的研究的。下面就我个人的理解，对方案(草案)提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一)《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把 h 用来表示 [x]，同时又規定可以和 z, c, s 組成双字母 zh, ch, sh, 来作为 ʒ, ʑ, ʃ 的代用式。这样，h 在方案(草案)中就有了兩重身份：一个表示声母 [x]，一个表示“翘舌符号”。

我觉得用 h 来表示 [x] 是不妥当的。因为 h 一般地只用来表示喉音的 [h]，不用来表示汉语中的清擦音 [x]。在外国語言中，德語、西班牙語、匈牙利語和斯拉夫諸語族都有这个清擦音 [x]。表現在文字上，俄文和西班牙文用 x，德文和波蘭文則用 ch。

^① 見《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單行本第18頁的說明部分。

用 x 或 ch 来表示 [x] ,到底哪一个更合适,更国际化些呢?

对英国人来说,用 x 和 ch 来表示 [x] 都不习惯。比较起来,似乎 ch 倒容易被接受些。英国人的语言里是根本就没有 [x] 这个音素的。俄国的 Стаханов (斯达哈诺夫)到英国去要变成 Stakhanov; 西班牙的 Don Quixotte (唐·吉珂德)到英国去也要变成 Don Quichotte。

对中国人来说,用 ch 来表示 [x] 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通过的。根据汉语拼音的传统习惯, ch 是只能用来表示 [tʂʰ] 或者 [tʂʰ] 的。因此外国的人名地名中有 ch 这个音素的,也大都把它读作“乞”。在一本讲音乐常识的书里,我就看见有人把 Bach (巴哈)翻译成“巴乞”的。

对于只学过英、法、德文而没有学过俄文、西班牙语或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人来说,用 x 来表示 [x] 也是别扭的。学过数学的中学生,就知道方程式 $x+y=z$ 中的 x 是读作廿个的;稍具卫生常识的人也就会知道“爱克司光”为何物。Boxan (伯韩)同志在香港的时候,不是就曾经被人称作“博克三”吗?这就说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把 x 读作廿个的。不过近年来学习俄文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这股别扭劲是会越来越小的。

用 ch 不妥当,用 kh 也不合适,那我们就只能从 x 和 h 中选择一个了。

照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看来,将来的正式方案似乎是不可避免地要用双字母 zh, ch, sh 来表示 出、彳、尸的。h 既然作了翘舌符号,似乎就不应该再让它兼差好些。在汉语中,出、彳、尸和厂的使用频率都是相当高的,分别用两个字母来表示 [x] 和翘舌动作, h 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些。根据以上意见,我主张还是用 x 来表示 [x] ,让 h 成为专职的符号好些。

在历史上的各种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中, h 的用法是很灵活

的。它不仅可以在z,c,s,(r)后面表示翘舌，而且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不同的作用。我觉得这种用法正是汉语拼音的优良传统，是应该把它继承下来的。h 符号化以后，估计至少可以有这样一些用处：

(1)在z,c,s,r的后面，表示翘舌。(表示r的r最好也在后面加上一个h，这样，不仅可以和zh,ch,sh 组成一组，而且r和儿就可以有明显的区别，免得把 Voroshilof 读成“伏若希罗夫”，日丹诺夫的名字 Жданов 中的 Ж 也就不至于无法用拉丁字母转写。)

(2)在b,d,g后面，表示濁音。这是各地方言拉丁化方案早就采用了的办法。

(3)加在g,k,x后面再和i,y开头的韵母拼，表示g,k,x不变音。例如方言和外来语中《丨、ㄣ丨、厂丨》，就可以拼成ghi,khi,xhi。

(4)加在p,m,f,t,n,l,j,w后面，表示陽平；加在韵母后面，表示去声。这是国语罗马字的老办法。例如：ma(媽)，mha(麻)，mah(罵)。上声的“馬”，可以用重叠主要元音的方法写成maa。这样，烏江(wu-giang)和吳江(whugiang)也就可以有很明显的字形区别了。

至于用x表示[x]以后，外来语中的ㄣㄣ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可以设法解决的。能改写的就可以改写，如 Marx(馬克思)就可以改写成 Marks；不能改写的就照写x也无妨，如“爱克司光”就可以写成 X-guang。俄文的x是表[x]的，但在“爱克司光”一詞中，不是也是直写X的么？

(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用q,q,x来表示ㄣ、ㄨ、ㄊ，大家的意见是很多的；有的同志认为q是斯拉夫字母，夹入拉丁字母中会打乱拉丁字母表的体系；有的同志认为ㄣ、ㄨ、ㄊ不必用单独的字母来表示，可以用《、ㄣ、厂、虫、彳、尸或卩、ㄣ、厶来变音，从而省掉三个字母，可以节约字母总数，以便机械设备的操作。

从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看来，u, q, x 的将被否定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但究竟用什么样的字母来变读作ㄐ、ㄑ、ㄒ呢，意见就很不分歧了。

北京语音中的ㄐ、ㄑ、ㄒ是非常年轻的，总共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元代以前，汉语中还没有ㄐ、ㄑ、ㄒ这三个音素，凡是现代汉语用ㄐ、ㄑ、ㄒ做声母的字，在中古语音里都分别用ㄍ、ㄎ、ㄌ或ㄒ、ㄑ、ㄌ做声母。元明以来，北京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各方言区的人到北京来的都很多，五方杂处，语言的变化也就快些，于是ㄍ丨、ㄎ丨、ㄌ丨和ㄒ丨、ㄑ丨、ㄌ丨这两组音就合并成另一组新的语音——舌面音ㄐ丨、ㄑ丨、ㄒ丨了。但是政治经济比较落后，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如山东、广东等地方，就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ㄍ丨、ㄎ丨、ㄌ丨和ㄒ丨、ㄑ丨、ㄌ丨等音节。既然北京语音中的ㄐ、ㄑ、ㄒ是分别由ㄍ、ㄎ、ㄌ、ㄒ、ㄑ、ㄌ颚化而来，那末很明显，单独用ㄍ、ㄎ、ㄌ或单独用ㄒ、ㄑ、ㄌ来变读都是要割断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的，连系方言也都是不可能全面的。依我之见，ㄐ、ㄑ、ㄒ应该按照语音来源分别用ㄍ、ㄎ、ㄌ和ㄒ、ㄑ、ㄌ变读。这样，我们拼写起古汉语来，书面上的形式就不至于相差太大；不管山东、广东等方言区有ㄍ丨、ㄎ丨、ㄌ丨和ㄒ丨、ㄑ丨、ㄌ丨等音节，但写出来的gi, ki, hi; zi, ci, si就都和普通话的ㄐ、ㄑ、ㄒ书写形式一致，也就便于把大量生动有力的方言词输入到普通话中来。

这样作，实际上就是主张在書面上分尖团音。書面上的尖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总没有理由把Josif(約瑟夫)改写成Joxif；也没有理由把Sinai(西奈)半島写成Xinai半島，或是把Singapore(新加坡)写成Xingapore。書面上分尖团之后，有很多同音词就可以得到解决，錫蘭运到中国来的橡膠(Sianggiau)，也就决不会被当作香蕉(Xianggiau)而發到食品公司去了。

对于不分尖团地区的人们来说，在書面上分尖团是需要花费一

些時間去記憶的，但我們決不能貪圖這一点点小方便而招來大麻煩，反過來說，各方言區中不分出、彳、尸和卩、ㄅ、ㄆ的，不分ㄣ和ㄤ的，不分ㄋ和ㄌ的人，也許比能區分這些音的人還要多，難道我們就能夠取消出、彳、尸、ㄥ、ㄋ這些音素嗎？一種文字的學習，決不是三兩天就能學好的。過低地估計自己的能力，過高地要求拼音文字必須易學，都是不對的。

(三)根據《關於擬訂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幾點說明》，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漢語拼音方案有如下五種用途：(1)用來給漢字注音；(2)用來作為普通話的教學工具；(3)用來作為科學上和技术上的符號；(4)用來試驗漢語拼音文字；(5)用來作為各少數民族制定拼音文字的字母基礎。這五種用途，又可以歸納成兩方面：一方面是作音標用的，另一方面是作文字用的。

從各報章雜誌上討論《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文章中看，可以發現有很大一部分分歧的意見就是由於各人的出發點不同而造成的。從音標角度出發的同志，要求表音正確，拼法則越簡單越好；從文字角度出發的同志，要求表意正確，同時還要求字形美觀，拼法稍為麻煩一些，則關係不大。

我的意見，認為要想用一個方案來兼顧兩種用途是很難雙方面討好的。如果多照顧音標的要求，作文字用時就會太簡陋；如果多照顧文字的要求，作音標用時又會太累贅。很明顯，方案(草案)所規定的大寫字母、隔音辦法、半元音j,w的使用、iu(iou), ui(uei), un(uen)三韻母中主要元音的省略……等等，對音標的要求來說，除了增加一些學習上的負擔外，的確是沒有什麼多大的意義的。我認為既然有兩種不同的用途，就應該在方案中明文規定在兩種不同要求下的不同用法。比如說，當方案用來拼注漢字字音的時候，大寫字母就可以不用；半元音j,w也可以不用而直接用i,u開頭(關於這一點，北方話拉了

化新文字的推行者就曾經試用過：1952年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學習》半月刊是用北拉方案注音的，但他們就沒有用半元音*j,w*；多音節詞可以用短划（一）隔開，以求音節分明，同時也可省去隔音的麻煩；*iu,ui,un*中的主要元音也可以寫出，以求更加符合於實際語音，同時也便於用符號標調（省去主要元音的*iu*和*ui*，調號標在前一個字母上或後一個字母上都不妥當）。但是當我們用拼音方案來試驗漢語拼音文字的時候，以上的寫法就嫌太簡陋，太原始，而應該另外規定更方便、更精密的寫法。

（四）漢語中有一小部分同音詞，是依靠聲調來區別的，因此漢語拼音文字中的一小部分同音詞，也有可能用標調的方法來解決。這，就需要聲調符號。教學普通話，不講聲調是不行的。這，也就需要聲調符號。

一般地說來，標調的方法有符號標調、字母標調和數字標調等三種。照我個人的見解，認為符號標調簡單易學，而且便於學員作標調練習時在沒有調號的字母上加上調號，因此用來教學普通話是比較合適的；字母標調因為在詞中有比較明顯的形態，便於以後定型化，同時也比較美觀，不像符號標調那樣滿臉麻子，顯得很難看，因此用來實驗拼音文字是比較合適的；數字標調一般地標在音節的右上角，因此不便于後加，而且在多音節詞中書寫也欠美觀，因此用於普通話教學和實驗拼音文字都不及以上兩種方便。基於這種認識，我建議拼音方案中應該明文規定：當拼音字母用來拼注漢字時，用符號標調；用來實驗漢語拼音文字時，就用字母標調。

北京語音一共有五個聲調：陰、陽、上、去、輕。方案（草案）用一、／、∪、∖、·五個符號加在主要元音上來表示。這五個符號實際上是根據聲調進行的曲線擬制的（陰 7₅₅，陽 1₃₅，上 ∨₂₁₄，去 ∖₅₁，輕 · |₅ · |₃ 或 · |₁），同時和注音符號的調號也差不多，在群眾中有一定基

础，因此这五个符号是可用的。不过五个声調中，至少有一个可以不标，因此实际上只要規定四个声調符号就可以。方案(草案)規定在全部标調的書刊上，陰平符号可以省去，照理論說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我在实际使用中發覺不标陰平还不如不标輕声来得更好。为了避免点上加点，因此 i 的五个声調是 i, i, i, i, i，如果陰平不标，kèki(客气), dungsì(东西)等詞里的 -ki 和 -sì 就很难分清是輕声还是陰平。如果改成輕声不标，kèki 和 dungsì 中的 -ki 和 -sì 就一定是輕声，因为陰平的 -ki 和 -sì 是要写作 kī 和 sī 的。

至于字母标調的方法，我主張陰平和輕声不标（从文字角度上看，輕声和陰平相混后会产生不同含义的詞并不多，可輕声則按原声調标調），用 h 加在韵母前表示陽平（z, c, s 开头的音节例外，改用声母重迭）；用重迭主要元音的办法表示上声；用 h 加在韵母后表示去声。这样做，“公主”（gungzhuu）就不会变成“公猪”（gungzhu）；“包圍战”（baowheizhanh）也就可以和“保衛战”（baaoweihzhanh）有別。

（五）方案(草案)用 au 表示么，我覺得不如北拉方案用 ao 表示来得好。我曾經用方案(草案)的代用式記过一些筆記，由于是手写的，其中的 au 常常容易和 an 或 ou 混淆，后来改用 ao 拚写，这个毛病就没有了。据說用 au 还是用 ao 来表示么，曾經很費一番爭論。据我看，引起这种爭論的原因不外乎也就是“文字”和“音标”这两种不同的出發点所引起的。搞过汉语拚音文字的人，都会知道 ao 比 au 要好得多；但是搞汉语語音的同志認為 au 比 ao 更合理，这样，汉语中的結合韵母就是 a, o, e 前后加 i, u, y 所組成的，a, o, e 三字母本身不結合，体系可以比較的完整。我覺得，如果从長远利益来看，是應該請从音标角度出發的同志稍許讓步一些的。拚音方案当音标用，只是暫時的事情，但是拚音文字却是子孙万代都要使用的大事。而且如果都要用語音观点認真地計較起来，那方案(草案)中不仅是一个 au 不合理，其他不合乎实

际語音的韵母还有很多。举例來說：韵母ian中的a的發音因为受前面和后面高舌位的i和n的影响，实际發音是廿而不是丫，如果用e兼表廿，那就應該写成ien才对；在現代北京語音中，ㄩㄥ的实际音值也不是撮口的yng而是齐齿的iung；“二”和“兒”的音值也不相等：前一个該拚成ar，后一个才是er，但方案(草案)中却全用er表示；“玻”“坡”“摸”“佛”的韵母是开口的o呢？还是合口的uo？也还待爭論；“夫”的韵母因为受唇齿音f的影响，它的实际音值也是另一个唇齿元音而不是双唇元音；“知、吃、詩”的元音和“資、雌、思”的元音也不一样，一个是[ɿ]，一个是[ʅ]……所有这些，在方案(草案)中都沒有很好地得到解决。那末，我們何苦偏偏要和ao过不去，而一定要写成au，因而造成書写与閱讀上的不便呢？如果更进一步从音位学的观点来看，北京語音中的[a]和[ə]实际上只是一个音位的“内外轉”，像ㄨ与ㄨ，ㄛ与ㄛ，ㄎ与ㄎ，ㄨ与ㄨ等都是一个音位的“內轉”(ə)与“外轉”(a)的不同。这样看来，ㄛ与ㄛ也應該拚成au与eu才合理。可是再仔細推敲下去，我們就可以發現ㄛ与ㄛ拚成au与eu也是不合适的，因为ㄛ的尾音既不是a-u，也不是a-o，而是从o趋向于u，在o与u中間就停止了；ㄛ的發音也不單純地是e-u，而是先从e到o，再从o到u的，方案(草案)写作ou，就会和广州語音的真正的ou(“好”的韵母)混同起来，……好了，好了，这一系列的难题，如果都要叫汉语拼音方案来解决，难道是不可能么？难道是必要么？何况拼音方案的最終目的是用作文字而不是用作音标呢？

我覺得，汉语拼音方案完全有必要从長远利益出發，把ㄛ写成ao的。

除了以上五点主要意見外，我还有几点零碎的意見：

1. 隔音符号用帶棱角的[']是不妥当的，它和拉丁字母体系显得很不调和。[']不是挺好嗎？何必丢掉現成符号去标新立異，結

果反落得吃力不討好呢？

2. z, ç, s, ŋ 是要不得的，應該用 zh, ch, sh, ng。在現有的各種拉丁字母體系的文字中，雙字母似乎是很难避免的。為了節約一点点紙張，造成科學技術上種種不便，木匠背枷，真是何苦來呢？用漢字排印書報，大約是最節約的了，如果要打這把鐵算盤，倒不如文字不要改革。

3. 虫、彳、尸、口、冫、ㄣ、人這七個音節的韻母是有必要寫出的，這樣，可以便於標調，音節的界綫也比較分明。不過用小型的大寫 I 來表示是不妥當的，那實際上等於增加一個新字母。用代用式 i 也不妥當，因為一則要在書面上分尖團，zi, ci, si 應該留給尖音字用；二則為了避免外來語的誤讀，如把 Simonnof（西蒙諾夫）讀成“司蒙諾夫”之類。但是究竟用什麼字母來表示，一時還沒有成熟的意見。i 上加兩點的 ī 倒似乎是可用的，但這也是個新字母，而且在標調時又要造成點上加點。

總之，我希望漢語拼音方案的擬訂，主要着眼點應該放在百年大計的“文字”上，在不妨礙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條件下，才能照顧用作“音標”的方便。分清一件事的主次，也應該是一種很重要的思想方法。

史存直：

漢語拼音文字里的隔音問題，是拼音方案中的主要爭論點之一，這一問題的解決如何，不僅會影響到音節劃分的是否清晰，同時也影響到拼音方案的其他部分。例如很多人對於拼音方案用 ç, q, x 代 y、ü、ü 都有意見，認為 ç 這個非拉丁字母夾在拉丁字母中間很不調和，那麼如果“j, w”兩字母不用來“隔音”了，就可以用“j”代表“ç”，

这样也許更容易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也許正由于这个原故吧，所以对于这个問題表示意見的人也就特別多，仅在《中国語文》本年7月号上就登載了有关这一問題的三篇文章，兩篇是个人的独立論文，一篇是綜述性的文章，摘录了十二个人的意見。在这几篇文章里面，特別值得提出来談的，是拓牧同志的《汉语拼音文字里隔音問題的研究》。

拓牧同志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談，并不是因为他的結論正确，而是因为他对隔音問題不厭其煩地做了許多統計，表面上似乎很有科学根据，而实际上却有兩個很大的漏洞。這兩個漏洞不仅拓牧同志疏忽了，恐怕別人看了也不容易察覺，所以我很担心拓牧同志的这篇文章会把隔音問題的解决引导到錯誤的道路上去。为什么我这样担心呢？大家都知道，关于隔音問題目前虽有种种不同意見，但在許多不同意見当中，我們也不难看出一个主要的分歧：一部分人主張对丨、ㄨ、(ㄩ)分用兩種母字来拼写，即对当作母音用的丨、ㄨ、(ㄩ)用一种字母，对当作子音的丨、ㄨ、(ㄩ)另用一种字母来拼写，靠这种办法就可以把音节界限不清的問題大部分解决；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同是丨、ㄨ、(ㄩ)三个音素，分用兩種字母不免要增加學習者和使用者的負担，同时也会使字母不够分配，因此主張只采用一种拼法。我虽然不敢確說贊成前一主張的是哪一类人，贊成后一主張的是哪一类人，也不敢確說這兩种主張在人数上孰多孰少，但就初步观察下来判断，也許可以說，贊成前一主張的多半有搞拼音文字的实际經驗，贊成后一主張的多半沒有搞拼音文字的实际經驗，只憑理想或从个人的主觀見解来看問題。^①而就人数多少來說，有实际經驗的人究竟不

① 有一件事最足以作为証明。在不久之前，韋懋同志为了征詢上海方面的人士对于拼音方案的意見，特到上海来召集了一个座談会，为了時間的关系，这个座談会并没有采取个别發言方式而采取了分單位推代表进行協商的方式。三个高等学校的語文教师各作一單位，上海市教育局的部分同志作一單位，前新文字工作者协会同人作一單位，对于隔音問題，只有前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的人一致贊成前一主張，而其他各單位則大体均贊成后一主張。

多，那么也就無怪乎对拼音方案中的隔音办法表示不同意的声浪之盈人耳鼓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連多年搞文字改革工作的拓牧同志也对于用不同拆法来划分音节的办法怀疑起来。拓牧同志看問題不主觀，能考虑多数人的意見，應該說是好的；能不厭其煩地做一些統計工作，想拿統計来作为解決問題的可靠依据，也應該說是好的。但是当他做統計的时候，他疏忽了更重要的兩点，于是他的統計就完全落了空。不，不能單說是落空了事，我倒很担心拓牧同志的統計会被反对用不同拆法来划分音节的人拿了去作为他們的論据，把汉语拼音文字里的隔音办法弄得更坏，所以特地把我所看到的两个漏洞提出来請大家注意。

当然，拓牧同志还算慎重，他并没有在他的文章里写出十分肯定的結論，說用 j, w 隔音的办法绝对沒有必要，而說“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他的統計既已表明普通認為須要隔音的，实际上有85%是不需要的，而且他估計这个百分比还可以提高到95%，照这样一說誰还能反对把用 j, w 隔音的办法取消呢！可是照我看来，这个办法确实是取消不得的。不仅 j, w 不能取消，就連 i 也同样要分作两种拆法才好。

* * *

我說由于拓牧同志的疏忽，因此就出了两个很大的漏洞，这两个漏洞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第一个漏洞就出在他所主張的“尽量向后拼讀”的原則上，第二个漏洞則出在利用北京話的音节構成規律来判定音节界限的方法上。

先來說說第一个漏洞。拓牧同志对于他所發明的“尽量向后拼讀”的方法显然是頗感得意的，因此他說：“从隔音手續上說‘尽量向后拼讀’的方法可以减少83%的隔音手續。如果从尽量避免使用隔音手續設想，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95%。所以这个方

法是优越的。”拓牧同志在得意之余就忘記了反省一下：这“尽量向后拼讀”的方法果真是优越的嗎？它有没有什么漏洞呢？普通人也許不容易想到这个方法有什么漏洞，但拓牧同志从二十年前就搞拼音文字，是應該能看出这个方法的漏洞的。拓牧同志想必还記得若干年前关于“扫讀”与“猜讀”的爭論。拼音文字能讓我們学了的人一看见就能不假思索地順利地讀出，無須要临时拼音，那就是所謂“扫讀”；如果拼音文字需要临时拼音，那就是所謂“拼讀”；如果拼音之后还不能了解句意，須要斟酌上下文来下判断，那就是所謂“猜讀”。試問，我們的拼音文字方案是應該以“扫讀”为标准来制定呢，應該以“拼讀”为标准来制定呢，还是應該以“猜讀”为标准来制定呢？这样一問，我想大家一定会回答說應該以“扫讀”为标准来制定。那么大家再想想，拓牧同志在处理隔音問題上所提議的“尽量向后拼讀”这一方法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难道是以“扫讀”为标准的嗎？不，很显然不是的。拓牧同志由于一时的疏忽，忘記了“扫讀”、“拼讀”和“猜讀”的区别，因而也就不知不觉的誤采用了“拼讀”或“猜讀”的标准。为什么我說他誤采用了“拼讀”或“猜讀”的标准呢？因为就划分音节这一点來說，“扫讀”的标准要求我們能不假思索地就能直接看出音节界限之所在，而拓牧同志所提議的“尽量向后拼讀”的原則，却不能讓我們不假思索地直接看出音节界限之所在，而要我們先尽量向后拼，拼到不能再向后拼的地方，那就是音节界限之所在。这难道不足以証明拓牧同志誤采用了“拼讀”的标准嗎？严格的說来，拓牧同志的标准并不仅降低到了“拼讀”程度为止，有时甚至降低到了“猜讀”的程度。試想，他主張有时要靠有講無講（即有無含义）来决定音节的界限，豈不就是“猜讀”嗎？（例如他說baou划分为ba-uo是詞，划分为bau-o不是詞，所以不隔音也可以知道音节的界限在哪里，又說漢語有guan-y而無guany，所以guany这个詞也不需要隔音。）正因为拓牧同志对拼音文字采取

了“拼讀”或“猜讀”的标准，而未采取“扫讀”的标准，所以在他看来，

faian——fajan

ceian——cejan

muiaŋ——mujaŋ

fuian——fujan

lainaŋ——laiwaŋ

xyeun——xyewen

inui——jinwei

這兩套不同拼法就沒有什麼軒輊，可是大家試用“扫讀”为标准来看看這兩套拼法，果真是沒有軒輊的嗎？

再來說說第二个漏洞。既然連拓牧同志也沒有想到利用北京話的音节構成規律来判定音节界限有什麼不好，我想大多數人多半也不容易察覺它有什麼不好。然而这里面到确实包含着一个很大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一經指出，可能比前一漏洞更容易了解。請問，利用北京話的音节構成規律来判定音节界限是为的什麼？难道不是为了避免用不同拼法来划分音节的麻煩嗎？既然是为了避免用不同拼法来划分音节的麻煩我們当然應該衡量一下，學習或記憶丨、ㄨ、(ㄩ)的兩套拼法和學習或記憶北京話音节構成的整套規律究竟是哪一方面更麻煩些？無疑問的是后者更麻煩些。拓牧同志因为看到大家紛紛責難丨、ㄨ、(ㄩ)有兩套拼法的麻煩，就只願一心想办法解除这种麻煩，却没有注意到他所提議的办法更要麻煩几倍。賠上几倍麻煩所得的結果却不过是使隔音法的标准从“扫讀”降为“拼讀”或“猜讀”，这还能說是优越的方法嗎？也許拓牧同志根据个人的語文知識水平，感覺利用北京話的音节構成規律並沒有什麼困难，可是拓牧同志應該离开自己的地位，多替广大工农大众着想，讓工农大众利用音节構成規律果真是很容易的嗎？我們不仅要想到会北京話的工农大众，还要想到不会北京話的工农大众。这样一想，拓牧同志就会首肯我說他所提議的办法要比用不同拼法来划分音节麻煩几倍并不是过分的責難了。

很多人都未經仔細思考就非難丨、ㄨ、(ㄨ)有兩套拼法太難。從理論上來講，兩套拼法當然要比一套拼法難些。可是我們應該了解，事情往往有這麼一種情況：如果不忍受一點小的困難，就往往會招致更大的困難。漢語拼音文字的隔音問題正是這樣。上面分析了拓牧同志的主張，就很可以使我們体会到這一點。在我們有了這一點体会之後，就不妨再把丨、ㄨ、(ㄨ)的兩套拼法拿來仔細檢查一下，看看是否真正太難，如果我們的頭腦能冷靜下來，就會覺得並不一定太難了。試就拼音方案(草案)的辦法來考察，所謂兩套拼法是：

i——ji, ia——ja, ie——je, iau——jau, iu——ju,
ian——jan, in——jin, iaŋ——jaŋ, iŋ——jiŋ;
u——wu, ua——wa, uo——wo, uai——wai, ui——wei,
uan——wan, un——wen, uaŋ——waŋ, uŋ——weŋ。

這裡面的規律是：如果韻母中原有兩個母音字母，就把前一個母音字母 i, u 改為子音字母 j, w；如果韻母中只有一個母音字母 i 或 u，就在 i, u 前面另加 j, w，只有加波浪綫的三個韻母是例外，但如果方案能在这三個韻母的拼法上稍稍改動一下(如改 ui 為 uei, 改 wen 為 wun, 改 weŋ 為 wuŋ)，規律就會變得更簡單易記了。

* * *

怕煩難，好簡易，可以說是人類的常情，但一味貪圖簡易，而不考慮是否有可能，是否會因貪圖簡易招致其他損失，就要說是“苟簡”。我大膽的說一句，在討論漢語拼音文字的時候，有一部分人確實是帶有幾分苟簡心理的。即以隔音問題而論，很多人對隔音問題並未下一點研究工夫，也未通過實踐來取得一點体会，對隔音問題的重要性既無理解，對於隔音方法的好壞也缺少判斷能力，只一聽說同一個音素要用兩個不同的字母來拼寫，就立刻表示“太難了”“不合拼音文字原則”，也就難說不是一種苟簡心理的表現。為了糾正這種苟簡心理，

我現在想对隔音問題来多說几句。

許多人把隔音問題看得極不重要，或看得很容易解决。他們以为不隔音也并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以为要隔音随便想一个簡便的方法也就够了，犯不着对同一音素制定两个不同的字母。而事实上許多民族創制文字的經驗却証明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在前面已經提到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經驗。除拉丁化新文字之外，我們試檢查中外人士为漢語所拟定的各种拼音方案，对于 l、x、(u)这几个音素大都全部或局部的采取兩套拼法。这难道可以說是出于偶然嗎？世間事本来就没有一件是真正出于偶然的。难道能說是出于模仿西洋人的習慣嗎？那倒也難說，不过即使出于模仿西洋人的習慣，我們仍不妨进一步追問一下，西洋人的这种習慣又是怎样形成的？在整套拉丁字母中对于所謂“半母音”有双双对立的字母存在这件事就是我們不應該忽視的。为什么对于同一个半母音要制定两个字母呢？这难道不是由于有制定两个字母的必要嗎？有什么必要呢？無疑問的，主要是为了把音节划分清楚。就采用拉丁字母的各种文字如英德法文来看，虽然由于历史和其他种种原因，它們在表示半母音的方法上并不一致，而且也不十分規律，但如果細心考察，則对半母音都使用兩套字母这一点則是相同的。^① 同一个音素而有兩种写法，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合理，但为了把音节划分清楚，确有如是必要。我記得 F. de Saussure 曾經說过，i 和 y 实在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如果要在写法上把兩者的區別取消，实在是違反“良知”(bon sens)的办法。Saussure 虽未說明为什么在写法上把 i 和 y 的區別取消就是違反良知，但照我的体会來說，因为那样就会招致音节划分上的困难。拉丁字母只对所謂半母音采用兩种写法实在还要算是比較簡單的。如果大家对这已經感觉麻

① 如在英文中有 i; y 和 u; w 的对立；在德文中有 i; j 和 u; w (虽然通常讀 [v]) 的对立；在法文中有 i; y 的对立。

煩，我不妨請大家想一想阿拉伯字母和朝鮮新文字方案中的“隔音”情況，這樣大家就可以了解所謂“隔音”問題是多麼重要而又多麼麻煩了。阿拉伯字母是世界上通行區域很廣的一種字母，這套字母大部分都按它在音節中所處的地位有三種寫法：在音節開頭是一種寫法，在音節中間是一種寫法，在音節末尾又是一種寫法。為什麼同一個字母有三種寫法呢？讓一味愛好簡易的人想起來實在想不通。但我們經過仔細研究就可以明白，這樣會使音節界限清楚，同時連寫也容易。人們也許會說阿拉伯字母的這種辦法是由於歷史造成的，並不足取，那我們就可以再來看朝鮮新文字的情況。據鄭之東同志在《朝鮮的文字改革》一文^①中所談：

朝鮮新文字的最新方案有 42 個字母，分大楷、小楷兩種，兩者字形接近，但用法不同。大楷倒不一定用於人地名的起首，而是作為一種隔音符號，凡第二、三、四……音節有跟前一音節混淆可能的時候，都改用大寫字母起頭。

朝鮮新文字的方案是新制定的，為什麼他們為了隔音制定大楷和小楷兩種寫法呢？為什麼他們這樣不怕麻煩呢？我想其中是有一點什麼道理的。

看了拉丁字母在英、德、法等国都对半母音採用兩種寫法，看了阿拉伯字母按地位分為三種寫法，看了新制的朝鮮新文字方案也用大楷和小楷來隔音，大家再回想一下我在前面指摘很多人有苟簡心理，也許不至再認為是過分了吧。依我看來，不但 l、x 的兩種寫法 i—j, u—w 應該保留，就連 ɿ 也應該有兩種寫法才好。因為從漢語的整個語音體系來看，l、x、ɿ 的地位正是相同的。ɿ 應該採用什麼樣兩種寫法呢？根據漢語語音體系並參照中外人士的多數方案，我認為

^① 載《中國語文》1956年7月号。

ㄩ應該写作ü—y。这样,就丨、X、ㄩ三者來說,它們就都有了对应的两种写法,即:

i——j u——w ü——y
* * *

有人根据俄文的經驗。主張采用單一的隔音字母,我認为这一主張决不容易实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隔音字母在拉丁字母內找不出,而借用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又会使人感觉不調和。例如最近在刊物上,在會議上我看到很多人主張用 v 来隔音,我敢說这个主張是行不通的。不信,我們就来拼几个詞試試看。

把“山羊”拚作 shanviang

把“因为”拚作 invui

把“香烟”拚作 xiangvian

把“青蛙”拚作 qingvua

把“烏鴉”拚作 uvia

这样的拚法,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嗎?尤其是拿来和拼音方案的代用式比較一下,就更能看得清楚:

shanviang——shanjang

invui——jinwei

xiangvian——xiangjan

qingvua——qingwa

uvia——wuja

俗語說得好,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就請大家好好的比較一下吧。

Sierdiuchienko G. P. 謝尔久琴柯: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顧問)

(一)《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一共有30个字母——其中24个表示輔音,6个表示元音。在列举元音的时候,沒有指出漢語里除去一般的i之外,还有舌尖元音ɿ(沒有点的i;国际音标为ɿ和ɿ)。但是在方案說明的第四条里又談到舌尖元音的ɿ并且規定在 ʒɿ, ʑɿ, ʂɿ, ʈɿ, ʈɿ, ʈɿ, ʈɿ, ʈɿ, ʈɿ

(如,痴,詩,日,資,雌,恩)等音节(字)里用I表示。

自然,在严式标音里,应该把舌尖元音的I跟一般的i区分开来。但是由于这个拼音方案也要用作实用字母(少数民族、外国人、小孩子和不識字的成年人用它学汉语),因而把一般的i和舌尖的i在文字上区别开来未必是合适的。

如果认为一定要用特别符号表示舌尖元音I,那么就应该把它放在字母表里面。现在它事实上是第31个字母,虽然它被剥夺了其它字母所有的那种平等的权利。

(二)汉语特有的语音 $t\phi$ (=цзи=ㄐ), $t\phi'$ (=ци=ㄑ), ϕ (=си=ㄒ),在方案里规定用 ч, q, x 等字母表示,这样的办法完全是任意的,而且跟中国采用拉丁化字母的传统相违背, ч, q, x 等字母并没有被赋予以它们固有的语音意义,同时也破坏了拼音文字的字母统一性。

这几个汉语的音位用正字法的方式来表示是不是更好些呢?这就是说,按照1955年10月发给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代表的那个方案^①上的办法做。这样, $t\phi$ 用 $g \frac{i}{y}$ 表示, $t\phi'$ 用 $k \frac{i}{y}$ 表示, ϕ 用 $x \frac{i}{y}$ 表示(这些音也可以用 $z \frac{i}{y}$, $c \frac{i}{y}$, $s \frac{i}{y}$ 的组合来表示)。

用正字法的方式来表示 $t\phi$, $t\phi'$, ϕ 这几个音位,字母表上的字母数目一下子就可以减少三个,同时还可以把那个用拉丁字母表示这些语音的合理的传统保存下来。

当然,任何字母表都应该以本族语言的标准音为准。汉语的拼音字母应该反映作标准音基础的北京语音。

在建立字母表的时候,要考虑如何用它来表达有着各式各样的

^① 1955年10月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期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向出席会议的代表分送拼音方案委员会拟定的六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其中一个是用拉丁字母的。这个方案规定以g, k, h 兼表ㄐ, ㄑ, ㄒ。谢尔久琴柯教授这里指的就是这个方案。——编者

語音特点的借詞，这是不可能的。借詞表达的形式，它們的正字法和發音体系应当有特殊的規定。

法語借詞在英語里并不照英語發音的一般規律讀，發音时重音一般落到最后一个音节上，而且有时候甚至照法語的發音讀。法語借詞的正字法时常違背一般的英語正字法。俄語里也有借詞的特殊發音規則。显然，漢語在使用拼音文字时也应当有这些規則。

因此，不能只是由于километр(公尺)，килограмм(公斤)等詞的第一个音节不应当念做tɕ'i，而应当念做k'i，因而反对用ki表示 tɕ'。如果不能用ki表示tɕ'，那么，自然也不能用chi表示这一个音位，也不能用shi表示ɕ，因为不能由于法語的 chimpanzé(黑猩猩)，chic(华丽)，chiffre(数字)，英語的shilling(先令)，shin-guard(护脛)有人念得不正确，从而認為这些詞里的chi等于tɕ'i，而shi等于ɕi。

还可以举出类似用gⁱ/_y(有些同志比較喜欢用jⁱ/_y表示)表达 tɕ'这个音位的例子。但是問題不在几个例子上。更重要的是講好：漢語拼音字母首先是為漢語及其語音使用，是表达漢語普通話的一定的語音特点的。关于借詞的發音和标音問題，我認為应当另行討論和決定。

(三)卷舌音 tɕ (=чж), tɕ' (=ч), ɕ (=ш), ʒ (=ж), 方案上用ɕ, ɕ, ɕ, ɕ 表示, 而且拉丁字母的 ɕ (=ж)有兩個語音意义—ʒ(ж)和ɕ(ɕ), 一般說, 这在标音法上是不能容許的, 而在实用字母表上又完全是可能的。

如果考虑到拼音字母要在实际教学上应用，那么完全可以容許字母 ɕ 有兩個語音意义—ʒ 和 ɕ。

在已發表的拼音方案里有显然不徹底的地方——不知为什么認為有必要在文字上把一般的i和舌尖的 i (事实上它們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这样一些細微的地方分开，而同时又決定把兩個音位—ɕ

和 ɹ 用一个 r 来表示。

ʒ , ʃ , ʂ 等字母中的下加符号(小尾巴)写法也不一样,显然,很不方便,尤其是 ʂ 的写法。

所有上述的“卷舌音”如果表示得一致也许合适些——或者下加符号一律在右边收笔— ɹ , ɕ , ʂ , 或者用双字母表示— zh , ch , sh , 其中的 h 用作区别发音的符号。

如果打算区分 ɹ 和 er 的表示法,那么第一个音位可以用 ɹ 表示(r 底下加小尾巴),而第二个用一般的拉丁字母 r 表示。

h 用作区别发音的符号时, x (国际音标的符号)用 x 这个字母表示很合适。

(四)既然汉语的 r (= er)在词的开头是自成音节的响音,那么在这个位置上用 er (如方案所推荐的)表示它是否合适呢?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无意中把 ertuŋ (儿童), erduo (耳朵)等词念成 ert'uoŋ , ertuo (国际音标),而不是念成 er'tuoŋ , er'tuo ;人们会把 e , 而不把 er 看作是第一音节里自成音节的音,这也就自然会使得汉语语音 er 的发音不正确。

况且这样一来, er 这个音位就会根据不完全明确的理由而在词的不同位置上用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

应该记起,字母 r 在拼音方案里有两个语音意义— ɹ (ㄹ)和 er ;而现在 er 这个音位有时跟 ɹ (ㄹ)同用 r 表示(xuar —花儿),又有时用 er 表示。这会发生混乱的。

在字母表方面还可以再提一个建议——把笨重的 w 换成一般的拉丁字母 v 。后者占的地方比 w 少一倍,写起来简单容易。在许多文字里拉丁字母 v 都是表示双唇音。完全不必跟着英语和德语的音标走,把自成音节的 v (注音字母)用 vu 表示;在国际音标里它是用 u 表示的,在法文拼写汉语的音标里用 ou , vou 表示;在中国南部的少数

民族(僮族等)的字母方案里也是用v来表示的。

(五)汉语拼音方案如作一些变动和订正就会成下面这种形式:

a, b, c, ch, (ç), d, e, f, g, h, i, j, k, l, m, n, ŋ, o, p, r, s, sh(ʃ), t, u, v, x, y, z, zh(ʒ)。

这样一来,只用25个字母和3个双字母(ch, sh, zh),再加上 gi, ki, xi就可以满足拼音需要。如果确定使用双字母,三个带小尾巴的字母(ç, ç, ʃ)就可以从字母表中取消掉。

用特殊的符号(字母)表示舌尖元音“i”(国际音标作^l或¹)我们认为是 unnecessary 的。由于考虑到拼音字母可能用作实用字母,我们才认为可以容许用r表示两种语音意义(ʒ和əʀ)。根据现有材料来看,这在教学上不会引起困难。

(六)把“轻声”特别标记出来未必是合适的。根据现有材料来看,没有这种需要。文字中区别发音的符号不应该太多,只有在显然必要时才使用它,在连贯的书面语中不标调就会使了解说话的内容,发生困难时才使用它。

因此,显然,只需保存表示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的几个区别发音的符号,同时也只是在显然有必要的时候才使用。

(七)应该修改ŋ, ŋ等字母的印刷体形式,第一个应该改得更圆些—ŋ;第二个下边的曲线应该写得跟一般拉丁字母的样子一样—ŋ。一般来说,这个字母也可以不放到汉语字母表里(参阅2,5两条意见)。应该修改大写的印刷体字母Y的形式,使其跟小写的y一样。

(八)手写体很不美观,不合教育学要求。要知道,在中国,人们已经习惯于书法;这里有許多能够确立典范的书法的艺术家。为什么提供了一个不美观的文字样品呢?

汉语拼音字母,以及汉语的新字母,都应该简单,容易,便于学习和美观。

(九)为了检查汉语拼音方案中手写体字母的形式是否合理以及

这些字母的教育学价值如何，应该写出并公布连贯的手写体样品。只有这样才能看出各个手写体字母在教育上和書写上是否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

所有有关汉语拼音字母的出版物，都只是印刷的，用铅字(印刷体字母)排的，而没有用手写体字母。(杜松寿译)

(1956年6月7日，北京)

——“拼音”月刊1956年8月号

孙偉鵠：

我不同意用 φ, q, x 表示 φ, χ, χ 。这不但不适合国际习惯，而且译起苏联人名来亦不大顺眼：把 φ 译成 φ ，而 φ 反译成 q ，而俄语的 χ 音亦并不和 χ 音相近。

我认为，既然标准音中不分尖团音，例如把有的地区能分的 \sin (新)和 xin (欣)音都拼成 xin 来读，可见从全国说来， xin 音和 \sin 音可以有不同，但还是相当接近的。建议就用 z, c, s 来表示 φ, χ, χ ，只要规定它们后面是 i, y 时，念作团音 φ, χ, χ 就是了。这样丝毫不会发生误会，因为既然不分尖团音， φ, χ, χ 后面跟 χ, χ 的机会本来是取消了的。

这样有下列的好处：

(1) 少用两个很不合乎国际习惯的字母： φ, q 。

(2) x 仍照北拉方案那样用来表示厂音，把 h 字母腾下，留着灵活应用(例如可跟在声母后面表示濁声，或帮助辨别同音字)，在 z, c, s 的代用式 zh, ch, sh 中亦不致引起有厂音存在的错觉。而且 η 的代用式 ng 亦可改为 nh ，避免有 χ 音存在的错觉，同时也省去界音的麻烦。

h 这字母，在各国读法很不一致，和子音配合起来，更纷歧，我们

不用h来表示具体的音素，正可跳出这个国际紛歧的圈子。

(3)比起用z,ç,ş或g,k,x表示ㄗ、ㄨ、ㄥ的方案来，它还有独到的优点。在普通話中，ㄨ、ㄣ、ㄨ比起出、ㄨ、尸或ㄨ、ㄣ、厂来，都用得較少，而表示它們的z,ç,s字形又比z,ç,ş或g,k,x好写而簡單，在国际上又是通用的。若用z,ç,s兼表ㄗ、ㄨ、ㄥ，使它們用途变得最广，还是合理的，而且还可用gi,ki,xi另去譯出ㄨ、ㄣ、厂音。

(4)过去我国的地名、人名，在国际上拼成拉丁譯音的一般通例：ㄥ音拼成hs(或sh,s)，ㄨ音拼成ch，如果我們用s,ç拼ㄥ、ㄨ音，只少了一个h，还更簡單些，不像用ç,x,g,k拼出来的那样，和国际上已通用的習慣差得很远。

同时过去外来語中“sü,si”(俄語中的ch)过去总譯成念ㄥㄨ、ㄥㄨ音的汉字，有的已相当通用的了(例如新加坡 Singapore，叙利亚 Syria，西伯利亚 Siberia)若回到拼音文字，还可拼成Sy,Si老样子。

拓 牧：

汉语拼音采用音素制就产生了隔音的問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用[']符号和j,w来隔音。为了掌握这些隔音規則，需要花費一定数量的時間，应用起来也要多費点兒事。因此有不少的人提議把隔音方法簡單化，主張只用一个符号或一个字母来表示。但是人們不禁怀疑，一律用同一符号或同一字母来隔音是不是显得太累贅而且影响美观呢？因为汉语韵母单独作音节的現象并不是偶尔出現的，而是很多很多的。比方，我順手数了一下《人民日报》3月5日的社論《檢查春耕准备工作》一文中韵母单独作詞的第二音节的詞数，在全文70行中就有45处，差不多不到兩行就有一处。

为了弄清楚問題的实际情况，我作了一些小小的分析和統計，虽

然还不是很全面的，但也許可以作为同志們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规定和书写实践，咱们可以看出在汉语拼音文字里是怎样划分音节的。第一是尽量向后拼读(照最长的复韵母读)。比方liun(理论)第一个音节是li，因为没有i这样的韵母，所以只能读到i。一般看见子音就停下来，子音是第二个音节起点的标志。lieqian(列强)的第一音节是lie，因为ie是个韵母，所以念到i并不停止，尽量照最长的复韵母拼读。q是子音，是第二音节的起点。linxin(临行)的第一音节是lin，韵母是in，x是第二音节的起点。lianhe(联合)的第一音节是lian，因为ian是个韵母。

第二是第二音节以后的音节起点一般都有标志。子音，j，w和[]，就是这种标志。子音标志：xiuli(修理)；j标志：taijan(太阳)，daji(大衣)；w标志：xiwan(希望)，duiwu(队伍)；l标志：tilan(提案)。这两条规则结合起来就构成整个划分词儿音节的制度。

这两条原则可以说是很好的，至少在识别音节方面是很方便的。此外，这种办法在实践上把大部分隔音手續用更换字母的方式代替了(如taijan太阳，xiwan希望中的j，w代替i，u，起了隔音作用)，既不加符号，也不加字母。几十年来大家试用拉丁化新文字也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可是在正式考虑汉语的拼音文字的今天，也無妨再仔细研究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更简化的办法来解决隔音问题。

从这个意图出发，我应用“尽量向后拼读”的原则，观察第二音节以母音开头的词(也就是原来一般需要隔音的词)，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应用“尽量向后拼读”的原则，不必用隔音符号的，这一类又分三种情况：

(1)照“尽量向后拼读”的原则，再也读不过去，后边的母音就是另一音节的起点或另一音节本身。如zujian(中央)，lianhe(连夜)，

uiyan(委員),dau(道義)等詞中第一音節只能拚到 zuŋ, lian, ui, dau,所以ian, ie, yan, i 要另讀成一個音節。

(2)照“盡量向后拚讀”的原則,遇到同一母音重復,前邊的歸前一音節,後邊的是另一音節的起點或另一音節本身。如 maiiatəŋ(麥芽糖),ɕiauuai(郊外),yyan(語源),ɕiaau(夾襖),xieen(謝恩),qii(起義)。

(3)由於出、彳、尸、口、冫、ㄥ、人獨用時而韻母表示了出來,而後邊的母音自然成了另一音節的起點或另一音節本身。如 zian(治安),stui(四圍),sru(事務)。

第二類:按“盡量向后拚讀”的原則,就錯劃了音節,因此按道理要加隔音符號,但是由於一定的條件,沒有隔音符號也可以正確地劃清音節界限。這一類又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1)照“盡量向后拚讀”的原則念,只剩下一個-n或-ŋ,這時候就要把兩個母音(本來可以讀為復韻母)劃分開來,第二個母音合-n,-ŋ另成音節。如gein(隔音),daiŋ(答應),iun(疑問)。

(2)照“盡量向后拚讀”的原則念,雖然可以讀成復韻母,但是這種韻母在北京音里,並不跟前邊的子音拚,也就是說漢語標準音沒有這個音節。這時候可以認為後一母音是第二音節的起點或者後一音節本身。如buiəu(不要),faiəŋ(發言),muiaŋ(模樣),ceiaŋ(測驗),fuiəŋ(敷衍)。漢語標準音沒有bui, fai, mui, cei, fui這些音節。

(3)照“盡量向后拚讀”的原則讀出來的不是詞,如bauo(把握),ba-uo是詞,bau-o不是詞。

第三類:照“盡量向后拚讀”的原則念,是一個詞兒,中間加隔音符號又是另外一個詞兒,這類詞是後一種情況就需要有隔音標志,如mai(買),ma-i(螞蟻);zui(追),zu-i(主義);lei(雷),le-i(樂意)。

我把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以3,500字為基礎編輯的《簡明字彙》作

了一番統計。這本書把現代漢語一般用詞大部分都收進去了，所以根據這個詞彙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首先把該書里全部第二音節以後為獨用韻母（音節以母音開始或以單母音為全韻）的詞全記錄下來。這些詞可以說就是漢語詞兒在拼音文字中需要隔音的基本對象。把這些原來一般需要隔音的詞，根據上述分類情況，也劃分為三大類，七小類，這類詞兒全部835條的分配情況如下：

第一類共728條，其中第一組占580條，第二組占86條，第三組占62條。

第二類共70條，其中第一組占9條，第二組占29條，第三組占32條。

第三類共37條。

可是這兒發生一個問題了。這就是原來所謂“盡量向後拼讀”的原則並不是徹底的。漢語的韻尾有-n和-ŋ，如ian（言），in（因），iŋ（英），liɑŋ（兩），而同時漢語的聲母也有n-，如nan（難），ni（泥），nau（惱）。由於這種情況，在一個詞的中間出現了n，後邊沒有母音的時候，就認為是韻尾，運用“盡量向後拼讀”的原則，如nanren（男人）；如果n後邊是母音，就認為n是聲母，要跟後邊的母音拼，如fanan（發難）；如果n是韻尾，不跟後邊的母音拼，就畫隔音符號，如fan'an（翻案）。這樣的辦法是違反“盡量向後拼讀”的總原則的，不僅違反而且還複雜化了拼讀和拼寫的方法；n在一種情況下向前念，在另一種情況下向後念。拿什麼做根據呢？看n後邊有無母音。合理的辦法應該是只有一條規定：或者一律向前念，或者一律向後念，這樣念發生問題時一律隔音。

究竟應該一律向前念，還是一律向後念，應該從實際情況出發。表面看來，無論哪一種辦法都是一樣的，fanan（發難）不隔音，fan'an（翻案）就得隔音。如果從實際情況出發，我們就得看漢語字音以n作

声母的跟以n作韵尾的哪一种多些。如果n作声母的多，我們就把n一律当声母看，只在少数作韵尾的n后边画隔音符号；反之，就在作声母的n前边画隔音符号。按汉语四百多个音节里，n作声母的有27个，而以n作韵尾的就有94个。这是很自然的，n作声母的音节只有34个可能（汉语共37个韵母，3个不拼声母），而n作韵尾的音节就有168个可能（an,ian,uān,yān,en,in,un,yn 8个韵母乘21个声母）。

为了证明这个假定，我又从《简明字彙》中把前一音节末尾为a, e,i,u,y后一音节以n开头的词（这样的情况需要隔音）统计了一下，发现只有“一年、發怒、出納、去年、河南”等等35个词，也就是说把n一律看做韵尾以后，只发生了35个新的隔音要求。这样第一类728个不需要隔音的数目就变成了693条，占全部835条的83%，第二、三两类合起来的107条就变成142条，占835条的17%。

现在我們可以这样說：如果我們繼續遵照“尽量向后拼讀”的总原則，并且把原来遵行得不徹底（n是搖摆的）的地方一律系統化（n一律看做韵尾），那么实际上原来一般要隔音的地方有83%是根本不需要隔音的，需要隔音的只有17%。我又把上述《人民日报》社論《檢查春耕准备工作》一文中一般需要隔音的45处分析了一下，发现如果用咱們这兒假定的办法处理，只有7处要隔音，即85%都是不必隔音的。虽然一篇文章的统计未免过于片面，但它跟我們上边就全部常用詞所作的统计的百分比，基本上还是符合的。

* * *

上边的分析和统计以及根据它們所提出的意見只是个基本情况，跟这相应的还有几个問題需要說明一下：

（一）这个分析统计是以《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韵尾ㄥ（兀）是用ŋ表示的，声母ɥ是个專用字母。如果ŋ用代用式ng，ɥ用代用式g，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ng一方面可以作韵尾，如

man(忙),一方面也可以被前后两个音节瓜分,如dangan(單干)。ng在詞中究竟該怎样划分也是搖擺的:g如果处在詞兒的最后,或者它后边是子音,它就屬前边,即跟n共同表示ŋ。如果后边是母音,它就屬后边,即表示g或ɣ。这也是違反“尽量向后拆讀”的总原則的,是搖擺的。事实上人們遇到这种情况,在决定g屬前屬后的問題上也会發生片刻的搖擺。同时ŋ(ng)韵尾的音节比起g起头的音节还是多得多,約为71与18之比,因为前者的可能是ang,iang,uang,eng,ing,ung,yng 7个韵母跟21个声母拆,而后者的可能只是g跟34个韵母拆。所以ng一律当韵尾看也是方便合理的。

由于ng代替了ŋ,原来前一音节末尾是n,后一音节开头是g的詞就需要隔音,如果dangan(档案)不隔音了,dan'gan(單干)就需要隔音,所以由于把ng一律当韵尾看,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新的隔音要求。ɣ用g代替了,对于前一音节末尾是n后一音节以ɣ开头的詞也需要隔音,如果Xingian(滎陽)不隔音了,Xin'gian(新疆)就需要隔音。我統計了一下前一音节以n收尾后一音节以g和g(ɣ)开头的詞,發現共有155条。如果是这样,那么原来的693条不需要隔音的情况就减为538条,占835条的64%,而需要隔音的142条就增加为297条,占36%,也就是說由于ŋ用ng表示,ɣ用g表示,利用“尽量向后拆讀”的原則解决隔音問題的效率就由原来的83%减低为64%。所以ng代ŋ,g代ɣ是跟这里的假定相排斥的。在这里的假定下面,ng和g(代ɣ)是不受欢迎的。

(二)上边談的减少83%隔音的需要是保守的說法,也就是一开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实际上这个数目还是可以扩大的,就是說第二类的三組詞在一定条件之下也可以逐步归入不隔音的类型里去的。請回忆一下这三組詞的情况:(a)gein(讀gei以后只剩下n,n应作i的韵尾,这兒不用隔音而讀为ge-in);(b)faian(北京音無fai这个

音节，应讀 fa-ian，不需隔音）；(c)guany(汉语有 guan-y 而無gua-ny，看慣 guany 即“关于”这个詞形，不需要隔音)。

(a) 組是容易了解的，(b) 組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正音知識的。我們講普通話的書上，总喜欢說北京音某声母不跟某韵母拚，这是正确的。但这种正音知識不应当是說說就了事的，是要把它們用到改正方音學習北京音的實踐上去的。在拚音文字問題上我們如果利用这些知識，那才真正是理論跟實踐結合起来，我想这是應該的。(c) 組好像是沒有系統的，但認識詞一般是一个一个認的，在逐步認詞的过程中記憶極少数的几个这样的詞完全是可能的。当然，在詞典上也可以附注它們的音节界限。

如果在程度高的著作里对第二类也不隔音，那么不隔音的百分比就可以由83%提高到95%。

(3)如前边所說，原来的隔音标志是明确的，第二音节起头总是“'，j，w，或者子音”，而这兒規定的办法从形式上說，是取消了一部分标志(子音开头和一部分[']仍然存在)；从實質上說，是不用这种标志了。从外部形式找区別的办法，变成了从內部結構的完整性上去認識音节的办法。因此，iuiuhuhu(悠悠忽忽)，iauiauhuanhuan(搖搖晃晃)不隔音也照样讀得正确。这是划分音节的方法上的改变，划分音节工作本身还是存在的。但是人們不免要問哪个方法更好些呢？这應該作兩步来回答。

第一，从隔音手續上說，“尽量向后拚讀”的方法可以减少83%的隔音手續。如果从尽量避免使用隔音手續設想，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95%。所以这个方法是优越的。

第二，如果从分界的难易上說，習慣了“'，j，w，子音”标志的人起碼会感觉到后者比較容易。究竟沒有“'，j，w，子音”标志是不是比較困难些呢？我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作肯定的回答。从道理上講来，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困難，我們以“來往”為例：寫成 *laiuaŋ* 和 *laiwaŋ* 都必須先念 *lai*，寫成 *laiwaŋ* 也並不是先找到 *w* 然後才決定念 *lai*；那麼既然念了 *lai*，後邊自然就會念成 *uaŋ*，*w* 的作用又是什麼呢？就是說它比 *u* 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這樣想，*u* 變 *w* 也許是多此一舉。

事實上，照原來規定，碰到 *n*，*g*，*y*，一般的第二音節起頭的標志有時就貫徹不下去了。關於 *n*，*g*，前邊已經說了，這裡只談一談 *y* 的情況。*jiny*（義女）和 *duiy*（對於），前者 *n* 是第二音節的起點，後者 *y* 是第二音節的起點。也就是說母音 *y* 有時也是第二音節的起點，但並不完全如此，要看前面是母音還是子音。可見第二音節起頭沒有特殊標志也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隔音的規定究竟是為了怕兩個音節之間發生混淆呢？還是為了第二音節起頭要有特殊標志呢？如果是前者，不混淆處就可以不隔音。如果是後者，不混淆也得隔音。這是決定問題的關鍵。

（4）如用“盡量向後拼讀”的原則減少隔音手續是行得通的，這樣就騰出了 *j* 和 *w*，很多人既然感到借用斯拉夫字母 *ч*，在各方面都有不方便的地方，那麼，我們就無妨用 *j* 表示 *ч*，*ц*、*к*、*т* 就可用 *j*，*q*，*x* 表示（*j*，*q*，*x* 如果能兼表 *ш*、*й*、*р*，那是更理想的）。同時我們也減少了兩套 *х*、*х*；*х*、*х* 的麻煩，可以只用一套 *ui*，*un*，*uŋ*；*uiyan*（委員），*di'ui*（地位），*inui*（因為），*unzan*（文章），*xyeun*（學問），*Uŋcɛŋz*（魏城子），*zurenun*（主人翁）。

這篇文章雖然是作為一個意見提出的，但實際上也不過是一種“鑽探”，主要是提供一些材料和對這些材料的粗淺的分析，試一試此路通不通，最後的正確的結論有待於文字改革的先輩、專家和熱心試行拼音文字的同志們。

王茂业：

(一)我不同意用 ч, q, x 表示 Ч、ク、丁的音，而同意仍旧用 g, k, h 变讀。

理由是用 g, k, h 和 i 拚讀，并沒有什麼不方便。用这种变讀的方法可以节省出字母来留作别的用处。用这种变讀的方法，也符合于使用拼音文字国家的习惯，在俄文中用 д, к, х 和 и, е, ё 拚讀的时候就用变讀的方法。如：день, дикий, директор, диета, дество, китаи, кино, китель, кляток, кекс, химия, хиреть, хитрость, хирург, хилый……等。这些俄文單詞都是变讀的，可是讀起来并沒有什麼困难。

(二)我不同意用新造的 з, q, s 来表示 虫、彳、尸的音，而認為可以用 v, q, x 来表示。

理由是 з, q, s 和 z, c, s 写在一起容易相混，不仔細看它的細尾巴就会誤認為 z, c, s, 如：заяц (帳子), зизуя (猪鬃), суансая (船艙), суоцу (錯处), суансу (算术), сусе (宿舍)……等这些詞，要想看清楚它們的字形，很費眼力，字母形狀也很难看。如果用 v, q, x 表示 虫、彳、尸的音，既可以减少字母总数，又可以使打字、印刷方便。我們叫拉丁字母为汉语服务，就可以把 v, q, x 讀成 虫、彳、尸。因为各国采用拉丁字母来拚写自己的民族語言，都是改变了某些字母的讀音的。如：俄文中把 e 讀成 [ie]，把 B 讀成 [v]，把 H 讀成 [n]，把 P 讀成 [er]，把 Y 讀成 [u]……等。

王琦：

(一) Ч、ク、丁三个音，我贊成用 g, k, h (在 |、ㄩ前) 表示，不贊成

用 ψ, q, x 。 ψ 的手写体倒很好看，連写起来也很紧凑、整齐，但它容易和 r 混淆，如果把 r 的手写体改为 ψ ，既不好連写也不好看。尤其我們采用的是拉丁字母，在拉丁字母体系里，突然出现一个斯拉夫字母 ψ ，似乎不很好。同时在目前一切机械设备上沒有这个 ψ 字母，又不能不用 ψ 作“代用式”，給各方面增加了不便，似乎多此一举。 q 的手写体又是一个拖着尾巴的字母，它既不好看也不好写，在我国优美的文字里可以不采用它。 x 代表 χ ，我本来沒有多大意見，不过有些学者拿它作为重音节的縮写符号，我很贊成，希望能考虑这一問題，因为汉语詞彙里的重音叠韵是很多的，用一个專設字母代表汉字里的“々”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另外有人主張以 z, c, s 兼表 ψ, χ, χ ，这个办法我也覺得不錯，可以一并考虑。

(二) zh, ψ, ψ 三个音我贊成用 j, ch, sh ，不贊成用 z, q, ψ 。这样可以取消“代用式”。同时因为 z, q, ψ 三个字母無論手写体或印刷体都不美观；由于这三个字母都拖着个尾巴，和其他字母排起来很不整齐。在手写体方面，原来拉丁字母里拖着尾巴的已經有 f, g, i, l, o, p, r, s 等字母，这就很不少了。拖尾巴的字母在文字里偶尔出現，还能起一种视觉上的調节作用，給文字增加一种錯綜美。但拖尾巴的字太多了，出現太頻繁了，就显得凌乱松散，反而难看。

此外，为了 z 的写法却把 z 的通常写法 z 改为 z ， z 在連写时很不方便，也不如原来的写法 z 好看。去掉 z 就可以恢复 z 的通常写法。 q 的手写体 q 容易和 g 混，写起来也不順手。 ψ 的手写体 ψ 容易和 r 混。

本来可以用 zh ，但有一个現成的 j 用在这里很合适，所以避免用这个双字母的子音 (zh)，以縮減書写。用 j 代表 zh 在我国文字的拼音史上也有先例。至于这三个音和 z, c, s 三个音在字母形式上的对照关系，我認为这沒有多大意义，不一定要建立这个对照关系。（节录）

王寿椿：

我希望在每一个音节的后面，都能有专门表示声调的字母。声调是汉语的特点之一，与俄文的重音是有区别的。在俄文里，除了个别的例外，一个字只有一个重音，汉语则不然，一音可能有五个声调的区别，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在汉语的各个方言区里，北方各方言区的差别仅仅在声调上，没有声调，根本是没法正音的。而且我认为，文字要能正确地代表语言，在每一个音节的后面，都应标声调。并且，我认为在译音名词，专用名词上，更要标声调，譬如说，俄文 Сталин 一字，我听见有许许多多的读法，但都不如按俄文原音读出来好听，如果写成 Stalin，人家更没法念了——按哪一个声调念呢？不如干脆写成 Stálin，念起来又顺口，全国又都一样。现在的声调符号，标在上面，不好看，不方便，又好像是个临时的东西。

另外，我觉得隔音符号既不好看，又不好写，如果每一个音节后面都有一个声调字母，隔音符号也就可以不要了，真是一举两得！z, c, s……等的韵母 l 也很不好看，不如干脆不要，也用声调字母来代替。（节录）

文同本：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规定 i 和 u 开头的音，如果前面没有子音而自成音节的时候，应该写作：

jǐ ja je jau ju jan jin jan jin

wu wa wo wai wei wan wen wan wen

草案这样规定，我想至少是考虑到符合语音学原理和节省(兼代)隔

音符号这两点,可能还考虑到“北拉”所产生过的影响,因为“北拉”也是规定了j和w的。我很同意这个规定。

从语音学的观点来看,零声母字 ([i][u][y]和[i-][u-][y-]) 在发音的时候是有摩擦的。[i][u][y] 摩擦从头到尾都有, [i-][u-][y-] 起头儿有摩擦,它们的实际音值是 [ji] [wu] [qy] 和 [j-] [w-] [q-]。①所以我认为《草案》关于j,w的规定是符合语音学原理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实际语音的。

当然,作为一般教学注音和实验拼音文字用的字母不必像国际音标那么细致,j和w的规定假如仅仅符合语音学原理而对实践没有什么帮助甚至成为累赘的话,它的存在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我赞成用j,w,还因为它们可以在某些复音词中起隔音的作用。

下面这两组词,用j,w隔音的是复音词,不用j,w隔音就成了单音词了:

liwu 礼物	liu 柳
jiwu 义务	iu 又
xiawu 下午	xiau 笑
qiwu 器物	qiu 秋
daji 大意	dai 戴
zujǐ 主义	zui 赘
maji 蚂蚁	mai 买
guji 故意	gui 贵

我们在别的复音词里可以用别的隔音符号,在左边这一组以ji,wu作词素的复音词里,用j,w兼代隔音符号是很合适的。

需要隔音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何“隔”法,大家的意见可就不很

① 参看董少文《语音常识》59—60页。

一致了。在最近的語文刊物上和同朋友談話中，常常會遇到反對用j, w兼代隔音符號的意見。

有人主張用調號隔音，“禮物”不寫成liwu, 寫成 liú。我覺得這樣不好。liú容易被人誤會為“柳”。同樣, xiawu(下午)寫成 xiàu會被人誤會為“笑”。用調號隔音往往要用上兩個調號才能起作用，這跟少標調或輕聲不標調是矛盾的。

有人主張用短橫[-]隔音，“主義”不寫成zujì, 寫成 zu-i。我覺得短橫也不好，因為它不能連寫，而且短橫在拼音文字里另外有它的作用。就拿英文來說吧，短橫就有兩種用途，一是轉行，一是連接某些複合詞(compound word)的各個部分，像：tea-cup, mother-of-pearl, motor-car, father-in-law。我們可以這麼預料，在將來的拼音漢字里邊，短橫也少不了這兩種用途。轉行自不必說，有些既不能分寫、合寫又不合適的“詞”恐怕也要在當間兒用上短橫。比方：“看·得·見”，“中·小學”，“教·職員”，“機器·生產”，“生產·實習”，“印刷·工人”，“業務·學習”……。^①短橫已經“身兼二職”了，再讓它隔音是不合適的。

有人主張用重疊母音來隔音，把“螞蟻”寫成 maii。我覺得這樣做也不合適，因為它不符合實際語音，除非讓第一個i不發音，那麼為什麼不寫成majì呢？

有人主張需要隔音的時候用j, w, 不需要隔音的時候就不用，“(整齊)划一”可以寫成huaji, “一致”寫成izì, “一”寫成ì就得了，不必寫成jizì和jì。我覺得這個辦法實際上是把j, w當作純粹的隔音符號來使用了，抹煞了j, w在描寫語音上的作用。假如這樣的話，何必一定要j, w, 又何必一定要兩個，另外找一個隔音符號或者就用草案規

① 請比較“我 業務 學習 很 忙”和“我 業務-學習 很 忙”。

定的 ['] 不更好些嗎？并且，“一致”“一”“划一”这三个“一”是一个东西，用兩套符号(j和i)，詞兒不定型，徒然增加學習上的負擔，沒有什麼好处。

因此，我覺得，草案里的j,w是應該保留的，因為這樣做符合實際語音，而且用它們來兼代某些復音詞里的隔音符號也比較好。

也許有人覺得用了j,w會造成學習上的困難，同時，字形加長了會造成印刷和打字上的浪費。

我想，用j,w在學習上不會有什麼困難，j,w的使用是有規律的，而且這個規律很簡單，不難掌握。

字形加長的問題也不大。i,u自成音節和i,u開頭的音節共18個，i,u寫成j,w以後不加長字形的有11個：

ja(ia) je(ie) jau(iau) ju(iu) jan(ian) jaŋ(iaŋ)
wa(ua) wo(uo) wai(uai) wan(uan) waŋ(uaŋ)

這11個音節用作復音詞的第二音節時，就不必再像ia,ua那樣加上一個隔音符號，可以節省一個鉛字的地位，整個字形不但不加長反而縮短了。字形加長的只有以下7個：

ji(i) jin(in) jiŋ(iŋ)
wu(u) wei(ui) wen(un) weŋ(uŋ)

這裏的7個雖然各多了一個字母，但是當i,u用作復音詞的第二（或第三）音節時，即使不用j和w，還是要用隔音符號或隔音字母，還是要占一個鉛字的地位，那麼不如用j和w。何況wei,wen,weŋ實在比省略了主要元音的ui,un,uŋ好，因為更符合實際語音，我們不能只看到“浪費”的一面。i,u寫成ji和wu，還可以用來區別輕重音。咱們不妨把“段落大意”里的“大意”（中重）寫成daji，把“麻痺大意”里的“大意”（重輕）寫成daj；也可以把“義務”（重輕）寫成“jiw”，把“浙江義烏”的“義烏”（中重）寫成jiwu。這也是我對草案的一點修改意見。

最后,我觉得草案沒給y規定一个半母音字母是合适的。因为y不做韵尾,不可能跟前一音节末尾的母音相并(假如前一音节是以母音收尾的話);并且y在北京話里只能跟声母n,l,q,x拼,字数也比较少,跟i,u不一样,發生混淆的机会較少,^① y的半母音字母是沒有必要的。

——《中国語文》1950年7月号

吳昌: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發表了。这不仅是汉族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对国内兄弟民族学习汉语來說,也是一件大事。

由于汉字的难学、难写、难認、难記,給兄弟民族学习汉语造成了極大的負担。延边朝鮮族自治州各級学校里,把汉语列为一門主要的必修課程,但是,很多人虽然学了十年汉语,却始終效果不大,不能滿足客觀的需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汉字太难了。在朝鮮民族中,除去老一輩的知識分子,由于他們在朝鮮文字改革以前長期地使用过汉字,因而感不到太大的苦痛以外,对青年一代來說,要求汉字改革的心情真是火一般的熾烈。

去年,延边大学中文專業的學生(朝鮮族)在学习汉语發音学时,教員順便介紹了一次拉丁化新文字,虽然只是草草地談了一下字母和写法,但是立刻引起了他們的很大的兴趣。有兩個學生自动地坚持了比較長期的自学,其中一个學生已經暗中用拉丁化新文字写日記,在課堂上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用新文字来代替。这件事,直到这次《汉

^① n,l,q,x里边,n可能出現在前一音节的末尾,假如第二音节是y的話,为了避免發生混淆可以在n,y之間用「丨」隔开。

語拼音方案(草案)》發表后,才被我們發現。这个方案的發表,对朝鮮族青年來說,那种兴奋的心情是超出了我們的預想之外的。正如一个同学在用新拼音方案写的感想中所說,当看到方案(草案)后,“我在当天好像实现了千年的夢想似的,撫摸着它,一次又一次地念下去”。这种心情,我想長期为繁杂艰难的汉字所苦惱着的兄弟民族來說,总不会是个别的吧!汉语拼音化的远景,不只將給广大的汉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帶來無限的好处,并且它將使国内各兄弟民族团結得更加紧密,它將为建設幸福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增加無限的力量。

作为一个对兄弟民族的汉语教学工作,我衷心地拥护这一个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拼音方案。不久,这个方案正式修改批准实行以后,必然地要給我們的教學帶來許多新的內容,在教材編写和教學方法上,也將會引起一系列的改进。我为了迎接这些新的任务,万分兴奋。

現在,把我在學習中感到的几点具体意見,从語文教学工作者的角度,特別从对外民族教学汉语的角度提出来,供大家討論时参考。

(一)关于z, c, s。

我同意很多人的意見,这几个字母太不好看。印刷体每个字母的尾巴不能拖得比 p, q 再長,相反應該短一些,这就破坏了字形的整齐;手写体繞弯兒太多,容易和其他字母混同。最重要的是它不适合于国际字母書写習慣。如果一定要使用,必然会給外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們学汉语或汉族人民学外語帶來很多麻煩。我問过几个兄弟民族的同志,他們最不同意的就是这几个字母。我想最好还是衍用 zh, ch, sh。

其次, zh, ch, sh 和 z, c, s 在做独立音节时,我想后面不必再加韵母 i(币)。在拉丁化新文字長期的試用过程中,並沒有因为沒有这个空韵而感到混乱和不便。如果有了这个符号,無疑地,在小学教育和

扫盲工作中,要費許多周折來說明它。如果取消了它,只需要在講子音理論時加一句話,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尤其重要的是取消了它,就可以大大地節省廣大群眾的書寫時間和勞力。

當然,要取消這個空韻符號,勢必牽動了h的問題,我認為可以不用h表示ㄐ,仍舊用x表示ㄐ,這樣對於尊重多年的習慣,和今後許多人學習國際音標和俄語都有幫助,免得產生別扭和生疏的感覺。取消了h的獨立資格,把它作為一個符號,我們可以把zh,ch,sh等都當做一個字母看待,仍然是符合一字母一音素的原則的。

(二)關於ㄐ,ㄑ,ㄒ。

有幾個熟習拉丁化的朋友說,ㄐ和ㄑ太不順眼,總不如gi,ki,xi好。我想這是有理由的:現在北京音中,有許多字的子音是ㄐ、ㄑ、ㄒ,而在古漢語讀音和一部分的方言中則讀ㄍ、ㄎ、ㄒ(即g,k,x)。這種舌面音與舌根音相通的讀法今天還保存在朝鮮和日本的漢字讀音中。如:

北京音	吉——ㄐ	騎——ㄑ	幸——ㄒ
廣州音 ^①	吉——ㄍ	騎——ㄎ	幸——ㄒ
朝鮮音	吉——ㄱ	騎——ㄷ	幸——행
日本音	吉——キ	騎——キ	幸——カウ

因此,把ㄐ、ㄑ、ㄒ寫成gi,ki,xi,對於研究或學習古音、方言或東方語言或教方言區的人們和東方某些民族的人學習漢語是有好處的。

(三)關於r和er。

r讀ㄹ,er和r(韻尾)讀兒,固然在實際使用中不會引起混亂,但是ㄹ是舌尖後音,而兒是卷舌音,在實際發音中,它們的舌形變化到底稍有不同。朝鮮族學習漢語時,ㄹ和兒比較困難,常常弄錯。即使某

① 參考中華書局版:《全國主要方言區方音對照表》。

些方言区的汉族学普通話，这一点也是有問題的^①。况且ㄐ是輔音，而儿則是卷舌元音，为了教学上清晰，还是不要把ㄐ和儿在字形上混在一起。我認为最好是把ㄐ写作rh，这样可以和zh, ch, sh三个舌尖后音取得統一的字形，就容易学习了。至于儿可以单独写成r，并且把它算在母音之內，另加說明。給r(儿)一个明确的身份，在教学中要比把它隐藏在ㄐ里好得多。

当然，这样一来，就多了一个字母。我觉得字母数字在表面上多了一个，而实际把內容簡易化了，因为無論教或者学，一个常例总要比一个特例容易些。

主要的意見就是以上三个，此外有几个零星的看法也提一下。

(一)我很同意e和i, y結合时讀廿，但必須在方案中加以清楚地說明。

(二)用ŋ做兀也很好，最好再不要用ng。把ŋ肯定下来，即使是短时的，也不要有什么“代用式”。因为这对教和学來說是画蛇添足，沒有好处。

(三)方案中第二条“母音后面可以接上母音或者子音，拚成下面的各种音”一項，希望能明确地指出，这是“結合母音”。

总之，拟訂汉语拼音方案的几項基本原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为了固守原則不考虑实际的教学和使用，同时，今后随着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和改造事業的日益發展，国内各兄弟民族之間及我們和国外各国之間的交往勢必越加紛繁，因此，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就不能不考虑对这些頻繁的交往有無不便。根据这些，我提出修改方案时，應該再多注意字母的国际性和簡易性，尽量使我們的字母不要有什么标新立異的偏向，(独創几个新字母不見得能解决多少問題，相

^① 見《中国語文》第42期第20頁，徐世榮：《教学北京音的点滴經驗》中的“戔、奇張法”举例。

反地会招来很多不便。)也不要为了形式上的简便,定出过多的特例,給学习和使用添些麻烦。这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不見得妥貼,提出来請大家研究。

最后,我希望能够在正式發表定案的同时,發表一个試作拼音文字用的写法规則,这对于兄弟民族学习汉语是十分必要的。

蕭 三:

我特別关心的是“拼音方案”。現在已經决定了用拉丁字母,这是令人非常欣喜的事!

对暫經决定的字母表,我有兩点意見:

(一)只有R而沒有Rh(或 \check{R} 或 R)我覺得是不完全的。

本来,“人”“日”等字的声母介乎R与Rh之間。如果用R可以拼得过去,当然没有什么問題了,但可惜不完全准确,这是一。其次,沒有Rh或 R 这个声母,会有許多中国字,特别是口語,就無法拼出来“口語中有Rh或 R 音的不少,不是用R或S(或Sh或 \check{S})可以拼出来的”。再其次,缺少Rh(或 \check{R} 或 R)將無法拼出俄文的Ж;或法文的J和在E之前的G。不錯,英文和德文也都無Rh这个声母,当需要时,英文用zh拼;德文就仍用J,但其發音却变成另外一个了,成为I了(如Joliot-Curie 汉譯也成了“約里奧一居里”,实不如譯“若里約一居里”)。但这也可說是英、德文字母的缺点。我們現在制定字母,最好做到尽量完整無缺,使拼起外国文来不致走样,使本国語音更准确、充实。

因此,我建議:在R之外加一个字母,其写法为 R Y (或为Rh rh)。

写到这里,再看那个方案,覺得是用R代Rh。但这也是不完全

的，假如去掉国际通用的R这个声母。如果只有Rh而無R，那將怎么拼外国文的R，又將怎么拼中国語文里的R，如“兒”“二”“耳”等字呢？

不要以为中国汉人只能說L而不能說R，事实上，特別在口語里，这个声母很多，尤其是在北方話里面。

(二)第二个意見是关于用r作韵母的問題，如 $zi\dot{r}i$ (知識)。我觉得，这不妥当。把一个字母的大写和小写分作两个用途，是支离破碎的办法，是不科学的。將来的拼音文字自然有必要写大楷、小楷或大草、小草。如果占去了r这个大楷和J或j这个大草，写起来就会不够用了。(自然，像我們以前試行的声母后面不用韵母的办法，如： $zhsh = 知識$ ，是有缺点的。)

我建议，在这种場合下用j，因为j畢竟是“長i”，如 $zi\dot{j}e_j$ 。这样就要取消j的半声母半韵母的作用，而可以用y来代替它。原来的y可以ü来代替，这比較科学些，我觉得。

或者用y也好，如 $zy\dot{y}e_y$ ，这样j仍为半韵母半声母，而用ü代原来的y。

如若不然，就干脆用q, v, x三个字母中的任何一个来代替r——亦無不可，三者又以x为較好。

总之，不应把一个字母的大写、小写当作两个韵母使用，宁肯用别的字母，因为反正有几个拉丁字母被放置在那里沒有使用(如q, v, x)。

謝申福。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好处很多，它最大的优点是：一、采用拉丁字母，易認易写，字形美丽，便于在科学中使用，也便于国际間文化交流；二、采用音素化的拼写方式，簡明准确，运用灵活，并且减少

了字母总数(注音字母有38个,而草案中的字母只30个)。这两点大家谈得很多,这里用不着多說。

除了上面的优点外,我觉得《草案》把元音写出来是很合理的,这就可以解答为什么虫、彳、尸、口、冫、ㄣ、人能单独注音的疑問。《草案》把“日”写成r,“耳”写成er,“花儿”写成huar,这种写法既高度经济地使用了r这个字母,又合乎语音学的道理。它和国际音标的写法(“日”是ɿ,“耳”是ər,“花儿”是huar)其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优点是主要的,我十分拥护这个草案,但是我觉得这个《草案》也有缺点,那就是:

(一)《草案》中添造了ŋ,ɥ,ʒ,ç,ø这5个新字母,字母总数为30个,比原有的拉丁字母多,这给打字和印刷增加了设备上和技术上的困难;在书写方面,ʒ,ç,ø的手写体难写而且不好看,ç的手写体容易与g的手写体相混,ɥ的手写体容易与r的手写体相混。

(二)《草案》用ɪ代表元音(ɪ和ɪ),ɪ和ɪ是两个使用范围有限的元音,用一个符号来代表比较经济,这是好的,但是我觉得ɪ这个符号选择得不好。根据《草案》的规定,ɪ不是一个独立的字母,但是实际上又要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字母使用,这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不易捉摸的感觉。选用ɪ实际上还是等于增加了一个新字母,打字和印刷设备都要因此而增添字母。

(三)《草案》规定用e代表元音(ɛ和ɛ),ɛ和ɛ是两个很重要的元音,差别也很大,用一个字母代表,虽无冲突,但是ɛ这个元音不能在母音表上出现,在教和学上增加了不少的困难。

(四)《草案》规定用“i”和j,w分别隔音,学习和使用时要记三条以上的隔音规则,小小的隔音问题变成了相当大的负担,不如只用一种隔音办法为好。

(五)《草案》规定在音节开头要用j,w而不用i,u,这并无实际好

处,我觉得还是一律用 i, u 较为简便。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是一件关系着六亿人民和子孙万代的大事,我们希望它能十全十美,如果万不可能,也要把缺点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为了使这个拼音方案更加完美,我建议作如下的修改:

(一)建议就用26个字母写出30个音素(把ㄷ当作一个计算),不增添字母。

通用的拉丁字母只有26个,而北京音系中的音素则有30个(指一般的说法)。解决字母不够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外乎:(1)采用变读,如用e代表ㄨ和ㄜ。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字母总数不需增添,坏处是容易含混,教和学都不方便;(2)在原有字母上加减符号,如è和i(表示ㄷ)。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不必增加字母,坏处是加符号在汉语中会和声调符号冲突,减符号要变更打字和印刷设备;(3)添造新字母,如ŋ, ʃ, ʒ, ɣ, ʁ。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一个音素有一个符号,坏处是字母增多,给书写、打字和印刷增加许多困难;(4)采用双字母,如zh, ch, sh。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不要添造字母,而且不易混淆,教和学,打字和印刷都很方便,坏处是有些音节会是5个字母,字形太长,不大好看。

《草案》采取了添造字母(ŋ, ʃ, ʒ, ɣ, ʁ)、变读(e读ㄨ又读ㄜ)和在原字母上加减符号(i)的办法,其缺点已见前述。我的建议是不用这3种办法而用采用双字母的办法。这样一来,原有的26个字母便完全够用了,这在教和学、打字和印刷以及国际间文化交流上都有很大的方便。采用双字母的缺点是会出现5个字母的音节,这一缺点是有办法补救的(见下文)。

(二)建议用 zh, ch, sh 代表ㄓ、ㄔ、ㄌ,使5个字母的音节减少到3个。

旧拉丁方案用 zh, ch, sh 代表ㄓ、ㄔ、ㄌ,我现在建议用 zh, ch, sh 代表ㄓ、ㄔ、ㄌ,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请看,如果用 zh, ch, sh 代表ㄓ、

彳、尸，那么有9个音节（虫×彳、彳×彳、尸×彳、虫×尸、彳×尸、尸×尸、虫×尤、彳×尤、尸×尤）会是5个字母。这9个音节所代表的字属于3,500个常用字范围内的有34个，其中属于1,500个常用字范围内的有21个。如果用 zh, ch, sh 代表尸、彳、厶，那么只有3个音节（尸×彳、彳×彳、厶×彳）会是5个字母。这3个音节所代表的字属于3,500个常用字范围内的只有9个，其中属于1,500个常用字范围内的只有2个。由此可见，用 zh, ch, sh 代表尸、彳、厶可以把5个字母的音节减少到3个。这样一来，不好看的5个字母的音节实际上为害甚微，决没有我们所想像的那么严重。大家对采用双字母的顾虑，就是怕字形太长，现在这个顾虑，应该可以解除了。如果有人对这3个5个字母的音节一定不能容忍，那么只好添造新字母或采用变读，究竟哪一种办法麻烦呢？大家一想就明白。

至于四个字母的音节，在汉语里反正是不能避免的，除非不用音素化的拼写方法。

（三）建议用 ee 表 e，使 e 元音独立出现，不致和 e 相混，在教和学上都很方便。ee 是双字母，不需添改打字和印刷设备，它和别的字母相拼，不会有5个字母的音节。

（四）建议用 ii 代表 i。i（l 和 1）用一个符号代表是比较经济的。《草案》用 I 来代表，其缺点已见前述。用 ii（两个 i 并列）来代表 i 的好处是书写、打字和印刷都方便，不必改变打字和印刷设备。ii 是双字母，给人的印象是明确的，它和别的字母相拼，也不会有5个字母的音节。

（五）建议用 v 表 u，用 w 表 u。这样，既充分地利用了字母，又使字形更加美丽。

v 在《草案》中未加利用，殊为可惜。为了表不常用的 u 而留下 v，我觉得是一种浪费。我建议用 v 表 u，至于用什么表 u，那可以另行

設法解決。

用 v 表ㄩ, 用 w 表兀, 于是所有的母音和附在母音后面的子音(ㄟ、兀)都只占半格了, 也就是說所有音节的末一个字母都只占半格, 这样一来, 詞兒連写起来就更加美丽。如“永远”便不是难看的 yŋyan, 而是比較好看的vwvan了。

(六)建議用) (即括号的后半) 作为隔音符号。

用) 隔音, 使隔音办法簡單明了。) 是括号中的一部分, 打字和印刷設備都有这个符号, 不需增添。) 的形式簡單, 但又不会和其他字母相混, 夾在字母中, 也很好看。

我的建議也有缺点, 那就是打破了一般的慣例(如用 zh, ch, sh 表 ㄓ、ㄔ、ㄕ, 用 v 表ㄩ, 用 w 表兀等)。大家对这也許不習慣, 但習慣是逐漸养成的, 为了大的和長远的利益, 我們不必太拘泥于現在的或別国的習慣。

我迫切地期待着正式的漢語拼音方案早日公布, 并等待着同志們对我这个建議給以指正。

山口光 (日本羅馬字会):

(1) 原則上采用羅馬字, 甚至像 q, x 与国际的讀法(音值)不同的字母也决然加以采用, 这是很好的。

(2) 从国际性和能率上講, v, ç ……等新字母的增加, 这是有問題的, 在这一点上, “拉丁化”的方案似乎好些。

(3) u 是很常用的字母, 关于这一点也是像“北拉”那样用 ao, iao 較能有区别, 特别是手写更是如此。不过, 这一点并不太重要。

· (4) 北京音既然成为标准, 那末 xyo, ho 就要写成 xye, he, 而 gi, ki……gy, ky……和 zi, ci……zy, cy 就須归并成为一个了。

二

(1) 虫、彳、尸采用新字母来写它, 大概是为了避免拼写成的音节太长的现象。可是, 如上所述, 最好是在既成的26个字母的范围内加以处理, 因此, 似乎可以用 j, q, x 来写它。

(2) 关于 ㄩ、ㄨ、ㄊ 可仿照“拉丁化”采用 g, k, h 或 z, c, s, 在 -i, -y 前面变读成 ㄩ、ㄨ、ㄊ。

(3) z, c, s 加 i, 在理論上是正确的, 但从正字法方面看是可以省去的, 我認为省去較好。不过, j, q, x (虫、彳、尸) 是要加母音的, 但母音可以用 i。

(4) 为了简化拼写起見, 似乎可把 uo 都拼写成 o。

(5) 兀虽然可用 η, 但在使用既成字母的原则下, 似乎可用 ñ (ñ 也可以)。

(6) 如上所述, 虫为 j, 子音的 i 也都用 i; u 也是同样情况。从而如“文艺”就写成 un' i。

三

綜合上面所說的, 跟《草案》不同的有下面几点:

(1) 子音

虫: j 彳: q 尸: x

兀: ñ (手写体可用 η)

ㄩ: zi, zy ㄨ: ci, cy ㄊ: si, sy

(2) 母音

么: ao

(3) 母音音节中的 i, u

一律用 i, i-, u, u-。jiwu(义务), jewan(夜晚), wenji(文艺)就要写成 i'u, ieuan, un'i。

(不承認有 ieu 的音节,因此 ieuan 当然是 ie+uan 不过詞头的 i 可用 ii,如 iiu(义务), iiziñ(已經)等。jiji(意义)就是 i'i)。

(4) “資、雌、思”写成 z, c, s; “知、痴、詩”写成 ji, qi, xi。

宇文長工：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掌握政权的时代里,才能够实现改革汉字,推广普通話和漢語规范化。这三个不可分离的工作是对加强汉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和順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必要条件。而其中起主要作用和必須先决的一环,就是拼音文字的問題。所以毛主席早在1951年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为了这个原因,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及时的發表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訂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說明》(以下簡称“草案”和“說明”),分請各級政協組織討論,并將根据各方意見作必要修改,然后提請国务院公布;这是全国人民应当拥护和热烈参加的。

我完全拥护这个原則,并且更热烈地拥护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發表这两个文件的前夜放棄了会内外几年来糾纏不清的“尖团音”,不合实际的“民二标准”,“民族形式字母”,“三拼、兩拼”和不承認由虫到人七个个母的母音等等的不科学观点的英明措施。

为了促使漢語拼音文字的早日实现——因为列宁說过“拉丁化是东方偉大的革命”——和使它更加完善起見,我謹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大家参考;

(一)子音表的排列方式最好仍用注音字母和瞿秋白的办法，把w放在f的后边，把j放在s的后边。这既讀着順口和合乎發音規律，又符合說明里所提出的系統化。为了教学方便和口头上不至相混起見，还應該另行規定它們的讀法（j可讀ja或je，w可讀wo）以区别于i和u。

(二)在精簡字母的原則下，給ㄐ、ㄑ、ㄒ三个音另立字母是沒有必要的。过去的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沒給它們另立过字母，用起来絕沒有相混的地方，所以仍應該用虫、彳、尸或ㄍ、ㄎ、ㄌ的字母来兼表它。再說另加新字母既有困难，而且斯拉夫字母里的ч又和拉丁字母y的手写体一样，这都应加以考虑。

(三)和ч的問題一样，п, з, г, с, і (小型的大写i)不只是在目前的印刷、打字、打电报和其他机械技术条件上有困难，而且在手写上也有問題；п和y是極容易相混的，з, г, с必須在写完后回手补一笔，或者另用連写形式，这不是要减低速率，就易与别的字母相混。尤其困难的是恐怕还找不出現成的写法来。这样，就恐怕“要得到相当多数人的同意就不容易，要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同意，更加困难。字母是有習慣性的符号，沒有历史基础的字母很难得到群众的拥护”(見“說明”)。

ㄐ、ㄑ、ㄒ既不必另立字母，在26个拉丁字母原形外另創新形式也不是办法。最好是用《草案》第5条所規定的代用式——zh, ch, sh, ng, 作正式字母，这既接近習慣也省得增加不必要的困难。

如果为了照顧習慣上的音素(在学术上ㄐ、ㄑ；虫、彳；尸、ㄎ都不是單純音素)和避免有时需要六个字母(如“双”拼成shuang)的累贅麻煩，也可以：

- (1) 用g兼表兀；
- (2) 用j, q, x表虫、彳、尸；

(3) 用 y 表 | 兼表 ɿ (虫到 ㄥ 七个音的韵母);

(4) 用 v 表 ㄩ。

这样是可以丝毫不费力气地利用上一切现有的(不论国内外)印刷、打字、打电报和其他机械技术的工具。也许有人要提出:

(1) g 兼表 兀, 会不会把“永远”和“云卷”混起来呢? 不会的, 这类字是不多的, 而且也可以用“草案”规定的隔音符号来解决。

(2) 这不合习惯吧(尤其是用子音 v 作母音 ㄩ 用)? 没关系, “它(指拉丁字母)能完全听从我们的调度, 忠实地为我们服务……经过修改和补充, 拉丁字母的读法和用法已经完全是汉语的读法和用法”(见“说明”)。我们的字母并不是学术上严格的音标, 那就不妨像“草案”利用 q 和 x 似的, 顺从着我们的要求来为我们服务。这也许使学过欧洲文字的同志们看不惯, 但是那是少数人的事, 而不是广大群众的事。即使是目前有些自我作古, 时间长了也就约定俗成了。拉丁化新文字所以能传播很广的一项原因, 就是因利乘便的没有出乎 26 个拉丁字母的原形。

(3) 在方言里遇到兀音在前边和需用 v 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方言服从标准语是肯定的, 方言字母服从标准语字母也是肯定的。而且一套字母表如果要它包罗万有也是办不到的;《全国主要方言区方音对照表》所举的十种方言里就需要 36 个声母和 38 个韵母(其中半数是纯母音), 所以说绝不能为了照顾方言字母而影响标准语字母。

(四) e 母应该注明兼表 ㄝ 音, 否则对 je 和 ye 就不好解释了。

(五) ai 和 au 最好改为 ae 和 ao。这既合乎北京音, 也可以免去回笔加 i 的点子而提高效率, 更可以避免 au 和 an 的相混(尤其是书写的时候), 同时还结合着下一条的建议。

(六) 北京话里并没有 iu 和 ui 那么短促的音, 所以只能认为是 iou 和 uei 的缩写。如果是, 那么最好也把和它们相等的 iau 和 uai 改为

io和ue (这是結合上一條的改法); 不然就都不要縮而把它們正規地寫作iou和uei。自成音節的ㄨㄨ不是也寫作wei嗎? 至于ju也應該改成jou。總之應該規律化和系統化, 要縮就都縮, 以求簡便, 不然就都不要縮, 以求統一。

(七) “今”和“井”的母音(in和iŋ) 絕不是“因”和“應”(jen和jeŋ), 這是和不能把“文”和“翁”拼成wen和weŋ一致的。jin和jiŋ既不合實際發音更破壞了系統化的原則而不能和wen, weŋ對比, 所以最好改為jen和jeŋ。

(八) “兒”拼成er(包括“耳”“而”……)欠妥當。因為還有一個“燈蛾兒”的“蛾兒”是要用er來表示的(雖然它的用處很少, 但是也不能不問), 另外“二”在北京話(不是北京土話)里也是不同於“兒”的。如果用國際音標表示起來“二”是aɜ, “兒”是əɪ, “蛾兒”是əɪ̯, “把兒”的韻母是aɪ̯。所以“第二”是tiaɜ, 既不同於“底兒”的tiɪ̯, 更不同於“碟兒”的tiɪ̯。根據以上的理由, “二”應拼成ari, “兒”應拼成eri, “蛾兒”應拼成er, 音節末尾的輕聲“兒”是可以一律作r的。

(九) “知”到“思”七個音的母音雖然發音不便, 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如果用i來兼表它還沒有問題, 假如是另用一個字母去表示它就必須列在字母表里, 明明有它而在字母表上找不到它, 不論如何也是不相宜的。

(十) 陽平符號寫着不順手, 最好改為從下向上的“/”。

(十一) 由於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傳播的情況證明拼音字在應用上並沒有多大的困難, 為了推廣普通話和早日實現科學的拼音文字起見, 所以在“說明”的第一節里應建議給國務院規定“用拼音字寫的東西或用拼音字與漢字摻雜寫的東西, 同用漢字寫的有同等效力。”這既能給工农大眾以莫大的便利, 還可以在群眾的實踐中把拼音字逐漸健全起來, 而使它早日實現為正規的漢字。不過這要請中國

文字改革委员会抓紧时间編出拼音字的写法来适应这个运动的。假如要想不通过群众的实践，而等仔細研究好了再公布讓大家使用的話，那么这个拼写法就永远不会健全。

曾傳泰：

(一)《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用[ʅ]以及j, w来隔音，我認为不好。在文字中夾入[ʅ]是很难看的，而j用来表示ㄐ，又要比用来作隔音字母要好得多。我建議凡是需要隔音的地方，一律用一个“無声隔音字母”h来隔开。例如：beihai(悲哀)，tìhūn(体温)，uhīa(烏鴉)，tiāuhüe(条約)……等。h用作“無声隔音字母”以后，厂就要用x来表示。这样，書写既便利，形式又美观，字母总数还能从30个减到29个。

(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用y来表示ㄩ是不好的。碰到前面和后面都是拖尾巴的子音时，字形就很不好看，如pinqyŋ(貧窮)。如果改用ü来表示ㄩ，“貧窮”写作pinqūŋ，就美观得多了。

曾广銘：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重点在一音一母的原則，因为拉丁字母不够分配，采取了用国际音标做字母的补充办法，采取了字母身上加符号的补充办法，采取了用小型大写字母的补充办法，采取了补充苏联字母的补充办法，采取了改变字母形态的补充办法，采取了用代用式的补充办法。这些补充办法，在世界上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中都可找到相同的例子，也可証实这些办法是确有根据的，現在把这些补充办法的例子写在下面：

(一)采用国际音标做字母的办法如嘉丙文(ŋabim)的字母“ŋ”

用在gêwîŋ, ŋamalac, kékêŋ, tagenŋ, gêmêŋ, naŋ, sêkêŋ, en, sênaŋa, sêŋgôn, matenjali, tengenŋ……这些字中,因此字形的长度不大。《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采用ŋ来代表兀,同样能把鼻音音节减短。如ang, eng, iang, ing, uang, ung音节可减短为aŋ, iaŋ, iŋ, uaŋ, uŋ……而且便于给汉字注音。所以这个补充办法不仅符合一音一母原则,同时有音节减短便于注音的利益。

(二)采用字母身上加符号的办法如沙姆基文(Samogit)的 & ɿ; 汶达文(Venda)的 ɿ; 拉卜伦文(Lapland)的 g, s; 乌古拉文(Ugura)的 ɿ; 俄拉文(ora)的 ɿ, ɿ, ɿ; 阿多文(addo)的 ɿ, ɿ; 露雷文(Ruthenian)的 ɿ, ɿ; 立陶宛文(Lithuanian)的 ɿ, ɿ, ɿ; 耶威文(Ewe)的 f; 加罗夫文(ɱolof)的 ɿ; 藏文(Tibetan)的 É, ɿ, ɿ; 法文的 ɿ[c cédille]。以上这些文字除藏文外其它都是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它们可以在字母身上加符号,同时也有它加符号的相当作用,那么,汉语拼音字母的 ɿ, ɿ, ɿ 并不是一个奇怪的事,也不能认为是一个奇怪的事。因为这种补充办法可以保存虫、ɿ、尸仍是一音一母的原则性,并能加强区别相对音组的明确性。比如藏文的 É, ɿ, ɿ 和 É, ɿ, ɿ, 正与 z, c, s 和 ɿ, ɿ, ɿ 的办法有同样的理由,较之 ɿ、ɿ、ɿ 和 虫、ɿ、尸 在表示相对关系方面就显著得多了。

(三)采用小型大写 ɿ 的办法,如安班都文(Unbundu)的字母 ɿ, 就是小型大写的 ɿ 再加上一斜横与 i 区别。这个补充办法和方案(草案)用小型大写的 ɿ 与 i 区别的情况正是一样的。其次,拉丁字母 ɿ 来源是希腊字母 ɿ, 这个字母希腊小楷写作 ɿ 也没有头上一横,现在用小型大写不加头上一横,恰好正合原来 ɿ 的小楷形态。

(四)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同时又兼用苏联字母的办法,如阿尔巴尼亚文(Albanian)的字母 θ, 虽然是希腊字母,同时也是俄文字母 фита(俄文也是借希腊的,现在废去了)。又如拉卜伦文(Lap-

land)的字母³就是俄文字母³加上了一个符号。这两种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可以采用苏联字母以作补充,这就说明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采用苏联字母的补充办法并不是事无前例的。

(五)采取改变字母形态的办法,如弗乐里达文(Florida)的g(就是把g改写的)与方案(草案)小楷g的形态完全相同,这种改繁就简单易学习的办法是正确的,又如池瓦文(Tswa)的z改为乙和方案(草案)为了异体别音把z改作 ζ 的形态也相似。由此可见,改变拉丁字母形态,也是有根据有理由的。

(六)采取用代用式的办法,如世界语(Esperanto)的字母ĉ,ĝ,ĥ,ĵ,ŝ,ŭ可用ch,gh,hh,jh,sh,u去代替,为了适应机械化设备,方案(草案)把zh,ch,sh,nĝ作为z,g,ŝ,ŋ的代用式,也是符合国际习惯的。

此外,方案(草案)的优点很多:

1. 丿用k代表; ㇇用q代表,表示出 丿→㇇; k→q 的相对关系。其次,厂用h代表; 丁用x代表,也表示出 厂→丁; h→x 的相对关系。在现代语中也有q可转变为㇇; x转变为丁的例子。

2. ㇇、丿、厂用g,k,h代表,㇇、㇇、丁不用gi,ki,hi音节代表,不仅符合一音一母原则,又可保留gi,ki,hi作为译音之用,如:

Quiberon(法国地名)可译为Giberon

Kipling(英国作家)可译为Kipling

Himalaya(喜马拉雅山)可译为Himalaja或Kiplin

3. 虫、彳、尸用z,g,ŝ代表,不用zh,ch,sh代表,既符合一音一母原则又可避免zh,ch,sh在某些情况之下可能发生音节难分的缺点,如:

“周”zhou可误认为“之后”

“钞”chao可误认为“吃好”

“叔”shu可误认为“似乎”

反之，“之后”也可誤認為“周”；“吃好”也可誤認為“鈔”；“似乎”也可誤認為“叔”，由于方案(草案)拼音規律不是規定每一音节必有一母音的緣故，北拉厂作x, h是不讀音的字母，方案(草案)厂作h是讀音的字母，因此不用zh, ch, sh代表虫、彳、尸是妥當的。

4. 方案(草案)采取音素制把注音字母37个減少为30个，字母愈少愈易學習。

我們如果要避免补充办法附帶的缺点，并进一步發揮补充办法和加强方案(草案)优点的作用，那么只采取苏联不讀音的字母作为符号使用，拿 b 作分离符。 b 作軟音符，同时采取西班牙文用双子音作字母的办法，这就更可把字母減少到20个一律拉丁字母的形态。另一方面还能表示汉语拼音字母在子音里面有 \llcorner 、 ㄒ 、 厂 与 ㄩ 、 ㄨ 、 ㄊ ； ㄩ 、 ㄨ 、 ㄊ 与 ㄩ 、 ㄨ 、 ㄊ ； ㄩ 、 ㄨ 、 ㄊ 与虫、彳、尸几个相对音組的特征，又可剩余6个拉丁字母作其他的用途。現照注音字母排列次序制定方案字母表(字母名称、發音、音例从略)如下：

b	p	m	f	v
d	t	.n	l	
g	k	ng	h	
↓	↓		↓	
db	tb	nb	sb	
↓	↓		↓	
dr	tr		sr	zr
↓	↓		↓	↓
dz	ts		s	z
$\text{b}, \text{b}, \text{a}, \text{o}, \text{e}, \text{i}, \text{u}, \text{y}$				

[注]如果在印刷設備沒有 b, b 字釘的时候, db, tb, sb可用 j, q, x代, b 用w代。

这样的字母表只使用20个不同形态的拉丁字母，足够完成拼写北京标准語。剩下的6个字母，即可作拼写方音，少数民族語言和外来語之用。如：

zola左拉(法国作家)可譯为zola

Uigny威仪(法国詩人)可譯为Uinb

Горький高尔基(苏联作家)可譯为Gor, ki

Зелинский捷林斯基(苏联化学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可譯为Zelinski

曾宪昌:

(一)ㄐ、ㄑ、ㄒ最好用j, ch, sh(在i, y前)表示。理由:1. ㄐ、ㄑ、ㄒ用j, ch, sh表示是国語羅馬字的長处, 可以吸取; 2. 認識拉丁字母的人很多, 他們只要一看ji, chi, shi就会讀成ㄐ、ㄑ、ㄒ, 不必再学了; 3. 学会了ji, chi, shi的讀音, 外文中的ji, chi, shi也就会讀了; 4. ㄐ、ㄑ、ㄒ用g, k, h表示的話, ㄐ丨、ㄑ丨、ㄒ丨和ㄑ丨、ㄒ丨、ㄑ丨就不能分別, 而且也和国际習慣不合; 5. ㄐ不是拉丁字母, 添一个新字母, 打字、印刷等都有不便。

(二)z, c, s……等的韵母币, 可以不写出来, 只在字典上用国际音标注音。理由: 1. 币的發音, 包含在ㄗ、ㄘ、ㄙ、ㄙ、ㄙ、ㄙ、ㄙ里面, 很难单独發出; 2. 拉丁化新文字的z, c, s, zh, ch, sh, rh都不写出韵母, 并没有什么不便; 3. 新俄文比旧俄文少了一个硬音符号, 在印刷上就可以节约很多人力物力; 如果我們不写出韵母币, 也可以节约很多人力物力。

張景远:

汉语拼音方案的用处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給汉字注音, 推广普通话; 另一方面是用来試驗拼音文字, 使它逐步發展成为完善的拼音

文字。因此，方案的好坏，就是看它是不是便于达到这两个目的。要便于达到这两个目的，最重要的是注音正确，易学易认；简单明了，不易混淆。其他什么原则要求，像节约字母总数啦，国际化啦，都在其次，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重要的原则。汉语拼音方案既然是为五亿五千万汉族人民拟定的，是为汉族人民世世代代的子孙拟定的，就要为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着想，就要为世世代代的子孙着想，不能只想到一天到晚拿着书本的知识分子，不能只顾到一时设备上的方便，不能只顾面子上的好看，不能舍本逐末。

拼音方案草案用e表示亡和世，e一般念作亡，但在i,y后面要念作世，另外没有表世的韵母。用ai表丐，用ei表\，用au表么，用ou表又，用an表丐，用en表\，用aŋ表尤，用eŋ表\。为了节省字母起见，又用iu表丨又，用ui表义\，用un表义\。此外，又在i,u之外另添j,w。在前面没有子音而自成音节的时候，i和u改为j和w。i,in,iŋ就要写成ji,jin,jinŋ；而u,ui,un,uŋ就要写成wu,wei,wen,wenŋ。此外，儿写作er，在音节末尾写作r，而同时声母r又用r表示。

以上这些情形都是方案中的缺点，学的人都說：“不少清規戒律！”这些清規戒律难道是必需品么？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廢除了清規戒律，才能大踏步前进，拼音方案創制了这些清規戒律，难道不是推广普通話，普及文化，促进祖国偉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設事業的一种阻力嗎？

不錯，亡只有开口呼，而沒有齐、合、撮；世只有齐、撮，而沒有开、合；但亡和世都用e表示，究竟念亡还是念世，不仅学的时候要多費許多腦力才弄得明白，而学会以后，在認字的时候，又必須注意在什么字母后面才能决定讀音，仍旧要多費腦力，何如另用一个字母表世，一目了然呢？

丐等八个复韵母，都用双字母表示，有三种坏处。第一，复韵母

虽然說是由两个音素合并而成，但是后一音素只是前一音素的韵尾，实际上已并成一个音，在日常說話中也感觉不到里面包含两个音。注音字母用一个字母表示，是很科学的。因此，这种音不能跟双拼音混为一谈。拼音方案草案把这一类音用双字母表示，就弄成主次不分，本末混淆。在閱讀的时候，不仅多費目力，而且多費腦力，远不如用一个字母表示，簡單明了。第二，这类音既用双字母表示，作为韵尾的丨、ㄨ、ㄩ、ㄩ跟后面的音节連写的时候，遇到后面的第一个字母是母音，究竟跟前面的字母拼，还是跟后面的字母拼，就易混淆。为了避免混淆，必須乞灵于隔音符号，又多出一种不必要的麻煩。第三，ㄓ, ㄔ, ㄕ, ㄖ, ㄓ, ㄓ, 五个子音字母代替了zh, ch, sh, rh, ng, 在四万字的材料中便省去了12,396个字母。改成單字母，不仅可以加快速度，提高工作質量，而且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物力（見《中国語文》1956年10月号）。廢ng用ㄓ, 数十年后就会給国家节约大批資金（同書第10頁）。“問題在于我們是为外国人造方案还是为汉人造方案，’在这里正是汉语拼音方案要求表現自己的独特利益和特点的时候。”（同書第18頁）“新方案采用国际音标ㄓ是非常合理而果斷的。这就打破以前一般拘泥于英、德、法各国文字标音中似乎不用 ng 代ㄩ就不国际化的成規。历史上的成規未必都是合理的。”（同書第10頁）这些話完全可以用來說明ㄓ等11个复韵母不應該用双字母。第四，又、ㄨ、ㄩ等音，既用双字母表示，有时为了避免分別变音与不变音的麻煩，并且为了节省字母，就用丨ㄨ、ㄨ丨、ㄨㄩ代替丨又、ㄨㄨ、ㄨㄩ，而写作iu, ui, un。这样，不但沒有减少麻煩，而且大大增加了麻煩。請問iu, ui怎能拼出“有”、“就”的声音来呢？tui, tun怎能拼出“腿”、“吞”的声音呢？这就显而易见地不可避免地造成學習和閱讀的麻煩，引起發音的混乱。而追根究底，是由于把复韵母变成双字母。这种麻煩和混乱难道是不可避免的么？

有人說：“文字从来也不会完全精确地反映口头語言。字母不能追随音的变动的情形在俄語里也是有的。”有人說：“俄語正字法中說：‘語音描写不管是对于写的人或讀的人都是困难的。对于群众日常書写，对于閱讀和了解閱讀，只有我們通常使用的那种記写詞的方法才是完全合适的。’”（見《中国語文》1956年4月号）話并不錯，可是絕不能作为拟訂拼音方案使拚出的音不是口头語音的借口。文字不会完全精确地反映口头語言，字母不能追随語音的变动，語音描写有其困难，这是客观所有限制。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精确反映口头語音，是拟訂拼音方案应尽的努力。决沒有拟訂拼音方案，故意把拚出的音弄成不能精确反映語音的道理。試問拟訂拼音方案，是不是为了使人民大众了解語音呢？試問制造拚音文字是真的要使言文一致呢，还是为的要使言文分家呢？試問究竟一看字母就能根据字母的音拚出語音来好呢，还是看了字母，要花費腦筋，轉上几个弯，兜上几个圈子才能找到語音好呢？群众对这种舍近求远，舍本逐末的清規戒律有意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i, u*之外另添*j, w*，引起許多麻煩：在前面沒有子音，而自成音节的时候，*i*和u要改为*j*和*w*，*i, in, in*要写成*ji, jin, jin*；*u, ui, un, un*要写成*wu, wei, wen, wein*，这样就各多出一个字母。此外；虽不增加字母，却要改变写法。要記住这些变化是不容易的。所以應該取消它們（見《中国語文》1956年4月号第6頁）。我認为这种麻煩都是不必要的。我覺得为了怕前后音节混淆，干脆就用隔音符号，或用短橫代替隔音符号。而且倘使把复韵母改成單字母，那末*i, u*两个字母就不易發生音节混淆的問題。为什么呢？因为当*i, u*前面沒有子音而自成音节的时候，前面的字母就毫無例外都是韵母，而且沒有一个字母可以跟*i, u*拚。这是因为用ㄛ作韵尾的ㄛ，ㄣ，再不会像拆散成ㄩ、ㄛ、ㄣ那样，其中的ㄛ可以跟前面的ㄩ、ㄣ拚，也可以跟后面的ㄣ、ㄨ拚。例

如ㄨㄛㄨ(任务)不会像拼音方案草案的结果那样,怕人误会成ㄨㄛㄨ,而要加上隔音符号,写成rèn'ù;ㄍㄨㄛㄨ(关于)不会怕人误会成ㄍㄨㄚㄨㄛㄨ,而要加上隔音符号,写成guān'y了。而且复韵母改成单字母,也就没有iu,ui这样的音节,使人疑心前面的i是与u拼,前面的u是与i拼了。例如zui(主义)不会误会成“追”,lǜ(礼物)也就不会误会成“柳”了。

《草案》既用r表示音字母ㄨ,而第三条又规定“儿写作er,在音节末尾写作r”。这样又多出一种不合理的不必要的混淆。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为了在字母表上节省一个字母。在字母表上节省一个字母,究竟有多少好处呢?令人感到费解。这样的规定,引起学习上认识上的困难都是显而易见的。不错,声母ㄨ总在一个音节的开头,韵母儿总在一个音节的末了;可是究竟一看到字母就能发出它的声音好呢,还是必须兜个圈子,想想它“在音节的开头,还是在音节的末了”,并且还要想到前面是不是有e,才能发出它的语音好呢?为了字母表上少一个字母,就要每个人每一次遇到这个字母的时候多费这一番脑筋,究竟值得不值得呢?而且e在i和y之后读廿,同时又规定用er表示儿,倘使er前面有i或y,这些字母拼起来,哪个连前,哪个连后,哪个独立,又须乞灵于隔音符号。同时,e读ㄨ音,er又怎能正确表示儿音呢?

总之,现在的拼音方案草案必须修正。修正的原则是注音正确,易学易认,简单明了,不易混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放弃硬性的不适当的节约字母总数和国际化等原则。这样,不仅可以加快学习速度,提高工作质量,不仅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而且才能便于给汉字注音,推广普通话,才能为五亿五千万汉族人民和它的世代代子孙制成完善的拼音文字。

(1956年7月20日)

張銳光：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不但對國際文化交流增加很大的便利，而且在國內也比注音符號易于推行。現在的大中小學學生，多數都學過注音符號，但是不易鞏固，不久就忘記了。甚至連運用速成識字法識字的學生，也有依靠“拐棍”認識了漢字以後又把“拐棍”丟了的。這是因為平日使用注音字母很少的原故。但是拉丁字母就不然，現在中學里的代數、幾何、化學、物理等都要用到拉丁字母，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會碰到，所以採用拉丁字母做漢語拼音的工具，給漢字注音，教學普通話，將來是易于迅速普及推行的。

但是怎樣正確地運用拉丁字母來為漢語服務呢？這就要從各國運用拉丁字母的習慣，文字標示語言的法則以及語言發展的規律等方面來考慮，才能正確妥當地解決。

根據以上原則，我謹提出如下幾點意見，供修正方案(草案)時參考。

(一)拉丁字母既然是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那末，也就要盡量採用它在國際上最通用而久經考驗的字形，即最通用的26個字母。字母下面附加符號的 $\mathfrak{z}, \mathfrak{c}, \mathfrak{s}, \mathfrak{l}$ 以及斯拉夫字母 \mathfrak{v} ，國際上一般都不通用，硬插在原有的字母中，不但在書寫、學習上增加困難，而且使現有的機械設備都要改裝。我們決不能借着“全世界最通用的字母”的招牌，摻進些不通用的字母，以增加學習和推行的困難。

(二)拼音文字的理想標準是“一個音素只用一個符號表示，一個符號只表示一個音素”。但是“一音素一符號”的法則，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中卻被理解為“一音素一字母”了，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用兩個以上的字母群來表示一個音素，幾乎已經成了國際上的

慣例了。比如英文中的sh, 意大利語中的sc, 瑞典、挪威、荷蘭文中的sj, 就都是表示 [ʃ] 这个音素的。方案(草案)拒絕用字母群来代表虫、彳、尸, 而硬要另造 z, q, s 等新字母, 我認为除了增加學習和推广上的困难外, 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三) 声調在漢語中的运用, 根据謝尔久琴柯教授的意見, 是有区别詞意的功用的。傅懋勸先生从声調在漢語中的作用和其他各民族語標示声調的經驗来研究, 主張采用 h, v, q 三个字母来表示陽平、上声、去声三个声調, 陰平不加字母。这样办, 有四个优点: 第一是字形明确, 整齐美观; 第二是容易連写, 节省書写時間; 第三, 便于使用現成的机械設備; 第四, 三个声調字母都起着隔音符号的作用(見《中国語文》1955年9月号《拼音文字中的声調問題》)。

但是《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中的声調標示, 沒有采用傅先生这种夾拼音字母的方法, 而是采用附加符号的方法。我認为方案(草案)的标調方法是不妥当的。除了傅先生的意見外, 理由补充如次:

第一, 根据越南文字拼音化的經驗, 附加符号的办法不但在書写、印刷、打字时增加困难, 而且有时容易發生錯誤, 远比不上夾拼音字母。字母上附加符号的办法在国际上是不習慣的, 比方世界語(Esperanto)有几个字母附加符号, 就受到批評, 后来运用拉丁字母創造国际語的試驗者, 多接受这种教訓, 很少用附加符号。又比如德文中的ä, ö, ü, 現在就常用 ae, oe, ue 的形式来代替, 以省去附加符号的麻煩。这些例子, 都是值得我們借鏡的。

第二, 根据巴甫洛夫的研究, 文字是屬於第二信号系統的(請參看《中国語文》1955年10月号戈紹龙先生的文章)。如果声調的標示法是在需要标明声調的时候才标出, 就会使得同一个詞或共一个語根在某些場合下要标出, 在某些場合中又不标, 这样, 一个詞或一个語根就会有兩種形态, 也就是变成了兩個信号系統而会增加學習的困

难了。

第三，有的人主張在文字上不必完全标出声調，只在少部分不标声調就会混淆的同音詞上标出，从而促使它逐漸簡化成为沒有声調的語言。这种人反对用字母夾拚的方法标調，而同意用符号标調。他們的理由是符号灵活，以便于他日符号脫落时不至于太影响詞的形态。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認为是不对的。首先从汉語的發展前途来看，北京話在成为汉民族共同語的發展过程中，现在还看不出声調会遭到淘汰的命运。在同义語这样众多的汉語中，声調的差別是汉語音位系統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是不應該被淘汰的。从有声調的民族語言使用文字的經驗来看，汉文、藏文、緬甸文、越南文等十几种文字都是标声調的。最近連不标声調的东干文和景頗文經過多年的試驗后也有走上标声調的趋势（請參看傅懋勸先生的同一篇文章）。所以有声調的民族語中，声調是語言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之一，不應該用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它的。总之，不論从运用拉丁字母的国际習慣來說也好，不論从文字标示語言的規律也好，汉語拼音都應該用夾拚字母的办法夾拚本調（变調及輕聲不标，只在字典及發音課本中注出）。我主張用r, h, q这三个字母来表示陽平、上声、去声三个声調。因为这三个字母在国际習慣上都可以作不發音的符号，用v来标調是不合适的，v还是保留它在标注方音时用才好。（节录）

赵云福：

我建議取消z, g, s这三个字母，而改用q, q, x来表示出、彳、尸，用《、丂、厂变讀为q、k、t。因为：

1. 取消了这三个字母之后，在拚法上用《、丂、厂兼表q、k、t也不致混淆，所以沒有什么不方便，并且可以减少字母的总数。

2. 这三个字母的形体不够优美流利，也不够清晰明确，尤其在用小字体印刷的时候，更容易和其他字母混淆，辨認困难。这三个字母的产生也牵扯了别的字母的書写形式問題。如：z 的小草規定为 z ，因而就使 z 的小草改为 z ，造成了 z 的形式不够优美，連写时也不方便。g 的小手写体 g ，写快了也容易与 g 相混，影响書写的速度。

3. c 、 t 、 f 可以兼表 c 、 k 、 t 。用一个字母表示两种讀音，不但世界各国已有先例，即在本草案中也有这种規定： e (c) 有时也可以表示 c 。文字改革委员会更曾經在 1955 年 10 月的草案中規定过用 c 、 t 、 f 变讀为 c 、 k 、 t 。为了减少字母的总数并便于拼写，可以用 c 、 t 、 f 兼表 c 、 k 、 t 。不必增加字母。

4. 取消了 z 、 g 、 e 之后，用 z 、 g 、 x 来表示 z 、 g 、 x 是可以的。草案中說：“ p 、 t 、 c 用 z 、 c 、 s 表示， z 、 g 、 x 用 z 、 g 、 s 表示，系統地表明了漢語中这两組音的对比。”我認为兩組音的对比主要是表现在發音上。没有什么必要在字母的形式上表現出来。字母的形式相似，反而易使兩組的發音混淆。

赵 卓：

我基本上拥护这次公布的拼音方案(草案)。这个草案的优点較之于北方話拉丁化拼音方案是簡化了四个双輔音字母的印刷体和手写体，增加了三个單独的輔音字母以解除原来三个字母的变音。下面是对草案不成熟的意見：

我觉得字母 z 、 g 、 e 的下面帶鈎不好，因为：

第一、下面帶鈎是沒有意义的，既不同于俄文 ш 的垂尾，也不同于法文的 g ，草案中的 z 、 c 、 s 等加下鈎成为 z 、 c 、 s 等，不过是用来表示与 z 、 c 、 s 無关的独特的輔音。就其音位来講是上顎音，如其下鈎，还

不如移上改为 Z, C, S 来得好, 这样也可以表示与上顎有关。

第二、由于下鈎, 在草案中打破了借用字母印刷体与手写体的原来相应性, 如 z 和 Z, ʒ 和 ʒ 等。原来印刷与手写相应的 z 和 ʒ, 在草案中分离了。借用德文 h 的手写体 f 作为 ʒ 的手写体也是不相应的。为了中外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便利起见, 如無非常必需, 对借用字母的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原来相应性是不必加以更动的。

第三、由于下鈎, 在草案中使原来 z 的手写体 ʒ 作为 ʒ 的手写体, 而使之作为草案中 z 的手写体, 于是为免混淆而將 L 原来的手写体 ʒ 改为近乎德文 C 的手写体的 ʒ。这对借用字母的印手体的原来相应性也是不必要的更动。

第四、由于下鈎, 草案中对原来字母的手写体有所更改, 而造成 ʒ 和 Z, ʒ 和 ʒ 等的近似。这样相近的手写体在快速书写中, 曲、横、开、闭是不容易掌握的, 因而看的时候也是不容易分辨的。快写的 ʒ 和 C 也不容易分辨。

第五、由于下鈎, 草案中手写体的 ʒ, ʒ, ʒ 成了绝对的横写逆方向。根据以上情形, 我的意见:

1. 把 Zʒ 改为 Zz, 把 Zʒ 改为 ʒʒ;

2. 把 Sʒ 改为 Sʒ, 把 Sʒ 改为 ʒ, ʒ (德文 S 在某种情形下讀 sch, 在此借用亦說得过去, 不过 ʒ 原来用于字的末尾)。

3. 把 Cʒ 改为 Cc, 把 Cʒ 改为 cc。

以上手写体小写 ʒ, c, ʒ 在連写时稍有不便。

4. 把 ʒ 改回 ʒ。

5. 把 Zz 改回 ʒʒ。

郑天增:

子音中的 j, w 和母音中的 i, u 是發音相同的兩对字母 (兩对重复)

的音素), 如果沒有 j, w 也不会影响拼音的。在討論要不要 j 和 w 的时候, 會有不同的意見。后来, 为了避免音节容易混淆的原故而决定保留它們(見“說明”6)。也就是說, j 和 w 被保留下来的原因, 不是为了拼音的需要, 而是为了隔音的需要。实际上, 它們只起了一个和隔音符号相等的作用。不过怕符号用得太多, 不好写, 不好看, 而用 j, w 和 ['] 共同負担了隔音的任务。

使用了这两个字母的好处是: 所有 i 和 u 开头的音节都不会和它前面的音节相混; 缺点是字母的总数增加了, 音素重复了。这是和“草案”拟訂的原則有些抵触的。

有許多 i 和 u 开头的音节前面并没有别的音节, 或虽有别的音节, 但也决不会發生混淆。如 jinsu(音素), ʒɛŋjin(声音), wuli(物理), ʒɪwu(植物), jaupin(藥品), huojau(火藥), wenti(問題), xyewen(學問)……等, 本来是不会混淆的, 这一类的字完全可以不要 j 和 w, 写作 insu, ʒɛŋin, uli, ʒru, iaupin, huoniau, unti, xye-un……的。既好写, 又好認, 又不会音节混淆。但按“草案”第二條的規定, 要它們一律加上一个字母或变更一下字母, 那就是浪費的、沒有意义的了。估計这一类的字, 要占全部 i 和 u 开头的字的半数以上, 也就是說, j 和 w 的使用有一半以上是不必要的。

能不能一律使用隔音符号呢? 我同意“說明”里的意見, 过多地使用符号是不好的。尤其在将来实行拼音文字的时候, 更應該使文字里少夾杂些符号。同时, ['] 号在拼音文字里也会有其它的用处(如英文中的 apostrophe 的用法)。

那么, 能不能和俄文字母中的 ъ 相似, 規定一个專門用来隔音的字母来負起全部隔音任务呢? 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可以考虑的。我建議就用 v 作为隔音字母, 負起全部的隔音任务来。

周夢賢：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使我二十多年来的理想一旦实现，内心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这个方案是在党的领导之下，集中了专家和群众的智慧，总结了三百多年来各种拼写汉语方案的经验而产生的。我对这个方案寄以无比的热爱，并对为完成这个方案而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以前，我是个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在这以后，我愿意为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完成文字改革而贡献我所有的力量！

“草案”的主要的改进，我认为有这几个方面：首先是一个音素只用一个字母来表示，因此缩短了词形，可以节省一定的人力物力。例如“状况”和“强壮”这两个词，北拉拼成 *zhuangkuang* 和 *kiangzhuang*，两个音节的词要用十一个字母，未免感到词形太长；新方案则拼成 *guankuan* 和 *qianzuan*，就都少用三个字母。其次是半辅音 *j, w* 的用法，比北拉更有规律，并使隔音的办法更简单明了。第三是规定了正式写法之外的代用式，使得目前在实用方面得到更多的方便。第四是 *r* 的一母两用，节省了一个字母。第五是简明地规定了在必要时标明声调的符号，将原来同声、同韵而异调的词，从同音词的范围里区别出来，因而大大减少了属于这一类的同音词。剩下一些同声、同韵又同调的真正的同音词，就不难用各种定型的方法来区别。这对将来拼音文字的严密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规定在正音教学的读物上需全部标明声调，这对学习普通话的人帮助很大，为语音的规范化树立了标准。在标调符号的形式方面，也比注音字母的标调符号美观、自然。新规定的标调符号加在韵母上面，觉得很协调，好像是字母本身的一部分，不像是另加的符号。在标调的方法上，更远比国

語羅馬字簡明易學。第六是不分尖團音。這樣對原來分不出尖團音的人，學習起來就大為方便；而對原來分得出尖團音的人，也沒有什麼不方便，只要拿所有的尖音都拼讀成團音就行。北拉原來區分尖團音的辦法，將來可以考慮在部分同音詞里用來作為定型方法之一。

優點當然不止這些，這僅是指新舊方案對比而言的。應該肯定：新方案最基本的優點，還是在於它採用的字母是世界上最科學、最通行的拉丁字母，它採用的是最進步、最靈活的“音素化”的音節結構以及純拼音的寫詞方法。

此外，我還有一些意見：

(一)關於聲母：

1. ㄷ、ㄱ、ㄴ用 \hat{Z} , \hat{C} , \hat{S} 作為正式寫法。

2. 兀用 η 作為正式寫法，ng 作為代用式比較好。因為 η 比 ng 少用一個字母，而且 η 後面緊接着任何韻母用不到隔音，可以省去一個隔音符號。

3. ㄷ、ㄱ、ㄴ用 g, k, x (ㄱ、ㄱ、ㄴ) 在 i, y 前變音表示好，用 φ , q 來表示沒有必要。

(二)關於韻母：

1. ㄷ用 e 表示好。

2. ㄷ用 y 表示好。iu 要多用一個字母而且手寫體容易和 in 相混。用 \ddot{u} 要增新字母或在 u 上面加符號，手寫體像兩個 i，總不及 y 來得方便明晰。

3. ㄷ用 er 比較好。但如決定用 φ 表示 ㄷ 的音，手寫體小寫決定寫成 φ 的樣子，則用 er 也可以。

4. 元音 \ddot{u} 如果將來用字母標調而不用符號標調，可以考慮省略不寫。如果用符號標調，則用 y 比較好，可以連寫，又用不到代用式。用 i 雖然寫起來要回過來加一點，也比 \ddot{u} 好些。用 \ddot{u} 就沒有用 y 或 i 好，

等于添一个字母,还要用*i*作代用式。*r*草写为*ʝ*又容易和*r*相混。这些地方都是值得研究的。

5. 么用*ao*表示较好,我相信将来在实用中会体会到的。*au*固然在发音方面稍为合理些,但是*ao*也不见得不妥当,在各种旧方案中用*ao*的也很多。*ao*在写、印方面比*au*清楚好看,尤其是手写*o*不会和别的字母混淆,而*u*就极易和*n*相混。

(三) 关于手写体:

1. *ŷ*, *ʃ*容易和*ŷ*, *ʃ*相混;*ʝ*, *ɹ*本来是一个字母的两种写法,现在用来作为两个字母,很容易弄错。我以为还是写成*ŷ*, *ĉ*, *ĥ*比较清楚。虽然要“回笔”加符号,但*i*, *ŷ*, *ɹ*和用符号标调既然可以这样,为了字形清晰,写成*ŷ*, *ĉ*, *ĥ*也当然可以的。手写体不比印刷,因为每个人的笔法不可能完全一致,在字形的区别上就更应该注意,避免相混,否则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ʝ*的写法容易,和*ʝ*相混或可写成*ʝ*的样子,缺点就是要渐一下,但也不会增加什么麻烦。

3. *r*最好写成*ʝ*。

4. *i*上面标调时,一点(•)应该去掉,否则符号重迭,既不好看又不清楚;不标调时应该保留,否则*iu*和*ui*都写成*u*要分不出来,且易与*m*, *w*, *in*, *ni*等相混。

(四) 关于字母总数:

字母总数最好不要超过30个,多了会使打字效能受到一定的影响。根据上面的意见,可以少用*u*, *q*, *r*, *h* 4个字母,只要27个。如果用代用式,再可以少3个字母(少掉*ĉ*, *c*, *ŝ*, *ŝ* 4个,多一个*h*),这样就只要24个字母了。为了引用外来语或考虑用字母标调而加进*q*和*v*两个字母,全部也只有26个。如果正式与代用式并用,另加*ĉ*, *ĉ*, *ŝ*, *ŝ* 4个,也不过30个,还比原方案字母总数少一个。原方案还少掉一个*v*, 如

果为了引用外来語必須添进去，就要32个了。我認为原方案的字母总数稍多了些，有些字母是多得不必要的。

(五)关于音母順序：

按照世界通行的排法：a b c……这样排列好；辞典也应该根据这样的順序。我們采用大家通行、熟悉的排列方法，对国际文化的交流有它一定的意义；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麻烦，对别国人民学习我們偉大国家的語文，則是一种方便，一定能得到他們欢迎的。我認为沒有必要去另搞一套独特的排列方法。

周斯烈：

(一)根据一音素一字母的原则来制訂拼音方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們不能不分清紅皂白，不問其需要与否，不考虑其使用价值的大小程度，給每一个音素都設立一个字母。比如說，給ㄍ、ㄎ、ㄎ和ㄑ、ㄑ、ㄑ分別各用三个字母来表示，就是一种浪費。因为ㄍ、ㄎ、ㄎ不能和ㄑ、ㄑ拼，而ㄑ、ㄑ、ㄑ只能和ㄑ、ㄑ拼，因此設立使用价值很小的u, q, x就完全没有必要。只要像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那样，規定一条“g, k, h在i, y前面变讀ㄑ、ㄑ、ㄑ”的規則，問題就完全解决了。

(二)要是我們按照一个音素一个字母的办法，那末ㄑ与ㄑ这两个音素，又何必必要用i, j与u, w四个字母来自寻煩惱呢？設立j, w两个字母的目的，主要是不使前后两个音节相混，但这个問題并不單是i和u才有的，a, e, o, y开头的音节也有可能和前一个音节相混。既然这样，那就要求我們通盤考虑，用統一的办法来解决，單題替i和u設立两个半母音字母是不能解决問題的。如果全部用隔音符号[']区分，我認为也不好，隔音符号[']書写起来既麻烦又不美观。以我之見，可以用x来作隔音字母，規定x不發音，只用在两个可能相混的音节中

間。这样，用法既統一，写起来又美觀，又可以减少j,w这两个字母和一个隔音符号 [']，这是很合算的。

朱 华：

□用v表示，而把j,w,y作为i,u,v的半母音(介音)，并規定一条規則：i,u,v三个母音字母或它們开头的音要是在其它音节后面自成音节时，就以j,w,y代替i,u,v；但是，如果前一音节末尾是母音，则v就不用y代替了；如果前一音节末尾是η，则i,u,v不用j,w,y代替也行了。可以举些例子看看：ij(意义)，iw(义务)，uj(武艺)，vanjn(原因)，duiv(对于)，guany(关于)，vηi(用意)，iηun(英文)，vηvan(永远)等等。設置这三个半母音的好处是：(a)可以避免使用很多的隔音符号，(b)可以使字形縮短而美觀，(c)可以解决像这次《草案》和以前《北方話拉丁化方案》中那种始終講不清道理的头母j,w,-jy-以及jin, wen, ju和wei不对称等等不科学的說法(像1956年4月11日《光明日报》第55期《文字改革》中“問題解答”欄的那樣武断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和信服的)。半母音是可以当作母音或子音用的。隔音記号用φ(以“'”为代用式)。例如：píφau(皮袄)，cínφaid(亲爱的)。

朱尙倫：

創造新字母z,ç,ş,η的理由，不外是：1)一个音素用一个字母表示；2)可以系統地表明現代漢語中z,c,s和ç,ç,ş這兩組音的对比；3)zh,ch,sh写起来比較累贅(如“双”要写成shuang)；4)ş和η都是国际音标，有群众基础。

我觉得这些理由是不够充份的。使用这四个新字母也还是有缺

点的：1)为了便于在国外译写或在现有的各种机械设备上应用，还是得用zh, ch, sh, ng 来作为“代用式”，这样就使得一个汉字字音有了两种形态，比如“双”可以写 *guan*，也可以写 *shuang*，这对字的定型是有妨碍的；2)三个新字母不便于和别的字母连写，甚至容易和别的字母混淆(例如 *ca* 的草写 *ʃa*，就像 *ga* 的草写 *ʃa*)。

我认为如果仍旧用 zh, ch, sh, ng 来表示 *虫、彳、尸、兀*，就可以完全免去上述这些缺点。zh, ch, sh 比 z, c, s 多一个 h，也仍然能够表现这两组音的对比，写起来，也不见得比 *ʒ, ʃ, ʂ* 难写。假如仅仅为了某一音节少写一个或两个字母就给带来上述那些不方便，那是不值得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附 录 一

反对用拉丁字母的意见

陈出新：

字母是拼音文字的基础，它应当全面地顧到它的寄托人——中国人民的利益，現在提出两个根本性的問題和大家研究研究。

一 補充字母

汉语三組塞擦音跟外語比較，它們的發音部位基本相同，發音方法是不相同的，汉语全是清音，送气不送气区别詞义，外語大都清濁成对区别詞义。草案里襲用現成外語字母，音值略作变通，沒有另造新的，这倒没有什么；如果再要它倒过来讀外来詞，就有問題了。請看下面。

近代汉语吸收了許多外来詞，讀音也一般正确，用新汉字之后，Polska, Praha, Latin讀起来是“坡蘭”、“普拉哈”、“拉挺”，要讀成“波蘭”、“布拉格”、“拉丁”就有困难。翻譯上，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可以对譯，Сталин, Калинин譯成Stalin, Kalinin。汉语翻譯，为了保持字

形，通常直接搬用拉丁譯法，Сталин-Stalin 我們就讀成斯他林不是斯大林了。这种例子多得很。^① 漢語的巴一怕、大一他、加（《丫）一卡諸音大不相同，念錯不得，念錯了會誤作兩個名字。新漢字的對照讀物左邊印 Stalin，右邊印“斯大林”，對照之下讀哪个好呢？讀成斯他林既不合原音，聽覺上又很刺耳，把人倒弄糊塗了。

那些音變的出現雖然是有條件的，可以用正音規則調整，規定外來詞的 b, p 讀 ㄅ、ㄆ (=ㄅ)。但是這不是好辦法。b, p 讀 ㄅ、ㄆ，又讀 ㄅ、ㄆ (=ㄅ)，ㄆ、ㄆ' 同字不同音，ㄅ、ㄆ 不同字同音；p 讀作 ㄆ = ㄅ (=b)、ㄆ'，一字兩讀弄不清楚。遇到外來詞的派生詞，比如斯大林的，哪又該怎麼讀呢？第二，少數民族語言一般都分清濁，他們要來用同樣的字母，將來又都要學漢語，還要向漢語借詞，和通過漢語借用外來詞。對他們說來，哪些詞是漢語的，哪些真的是外來的，不好分辨。如果外來詞漢人照漢語正音讀，少數民族照他們的正音讀，那末他們學漢語的哪一套讀外來詞就不適用了，又得另外學一套，豈不傷腦筋！拼法體系混亂，人們就不能很快接受，這個缺點，恐怕會嚴重地影響新漢字的推行。

這個問題不正是削足適履地將就字母造成的嗎？從另外方面看，外國人學漢語，把毛澤東的“東”字，讀得像煞上海音的“童”，听起来怪别扭，這還不正是吃了字母共用的虧。

解決這個問題的妥善辦法，除 p, t, k 標 ㄅ、ㄆ、ㄎ 外，另外三組送氣音 ㄆ'、ㄆ'、ㄆ' 應該另造新字母。本來世界上並沒有有一套現成的字母能夠一字不改完全適合漢語的需要。^② 替 6 萬萬人的語言補充幾個顯著特有的字母，有什麼不應該呢？為中外人士互相學習語言減少困

① 請看倪海曙編的《北方話新文字課本》117—123 頁，外來語的寫法部分，開明書店出版，1950 年。

② 阿爾辛格夫《關於漢字來用拼音字母問題》，見《人民教育》雜誌 1951 年 1 月號 34 頁。

难道不好嗎？

二 吸收濁音

上节談到字母共用是不好的。我国少数民族語言一般分清濁，多数外語也是这样，为了借詞方便，我們應該吸收濁音。比如布尔加宁，仍旧拚为 Булганин。濁音汉人讀不来，暂时不妨讀成清音，以后慢慢學習。

有人一定会严厉地反对吸收濁音，他們的出發点是要永远保持汉語的整齐和純潔。那末我們攤开来談談。

我們的生活在天天变化，我們的語言也在天天变化，增加了許多新詞。举个簡單的例子來說：30年来，在我們的語言里出現了 Marx, Engels, Ленин, Сталин 那样全国老小都熟悉的名字；現時，我們天天要說到 Булганин, Хрущев, совет, большевик 这样的名字。認真講究起来，这些名字都不合老汉字的結構傳統。分析汉字音来，它的元音占优势，沒有复輔音，元音前后的輔音必須跟元音緊密合作，字尾的輔音只念一半。①上列名字，有些是汉字沒有的濁輔音，有些是复輔音，像 со(к л ы 已) ше(尸 | 世) 这种音节汉字里沒有。笨拙的老汉字固然不能描写輔音，它畢竟不能違反汉人的利益，和抗拒汉語的發展，終究收容了很多外来詞。本来詞彙的互相丰富，語音的互相影响，是文化交流和亲密合作的必然結果，根本不是坏事。新汉字既能吸收前面說的那些外音，难道不能吸收濁音嗎？我相信，在偉大的俄語影响下，久而久之，汉語迟早会出现濁音；不只这样，还要吸收适用的詞头、詞尾等構詞成份。

为了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了汉語和少数民族語言的健康發

① 王力：《汉語講話》7—8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1955年。

展和迅速繁榮，為了避免拚法體系的混亂和順利推行新漢字，用不着遲疑，應該吸收濁音。

三 新漢字應該採用俄文字母

新漢字採用俄文字母，比拉丁字母省造四五個字母（這幾個字母正是爭論最多的）。30幾個字母，再加三兩個符號，能夠拼綴全部漢語，也可以拼綴俄語。最大限度最經濟地利用俄文字母，當借入俄語詞彙時，能做到詞形基本上不變。用這套字母吸收其他外來詞，也能夠完滿勝任，並且有蘇聯先進的翻譯經驗可供參考。至於具體方案，當然可以詳細研究。

蘇聯東干族（說漢語的陝西甘肅方言，又稱回人）近十年來就是採用俄文字母，它替東干族創作和翻譯了許多文學作品。

第二，我國走社會主義的路是確定不移的。我國現在還是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在蘇聯偉大的長期的全面的無私的幫助下，我國正向着社會主義闊步前進。蘇聯的文化科學技術已經達到世界最高水平，有些重要的科學門類還占居世界第一位。快速電子計算機、原子能發電和原子機車，在蘇聯得到創用。在蘇聯幫助下，五年內，我國就能利用原子能，在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幫助下，十二年內，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門類就要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達到世界先進的水平。全心全意學習蘇聯，努力學習蘇聯，是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勝利完成的保證！

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生產、文化、科學等等發展的結果，漢語需要增添大批新詞。當我們的語言中沒有適當的詞能確切地表達新事物時，標新立異地硬造新詞是沒有必要的，死板板地模仿外語義譯，和起用已經死了的詞彙和典故，也會弄髒語言，我們應該大膽地多多地吸收外國的新鮮語詞，走向共產主義的蘇維埃的豐富詞

汇，正是我們汲取营养的泉源。

中苏两个大国之間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合作老早已經建立，偉大的友好同盟正在日益發展和加强，兩國人民亲如兄弟，文化交流空前頻繁，語言在合作的方式下丰富起来已經可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汲取苏維埃詞汇正是我們社会主义生活發展所必需，同时可以促使兩國語言日漸接近。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如果新汉字采用俄文字母，又向俄語大量借入必需的——比如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詞汇，詞根和字形的接近，一定能够大大節約學習俄語的精力和縮短学成的時間。这是被我国的速成俄語証明了的。加快學習苏联的速度，就是加快我国的建設。

第三，中苏是两个大国，互相毗鄰的省份里住着許多說同样語言的民族，例如維吾尔族、蒙古族两个国家都有。維吾尔族原来用老維文，住在苏联的維吾尔族，1936年改用拉丁字母，后来为了學習俄語和學習本民族語文的便利，就是为了密切文化上的联系，1946年改用俄文字母。我国新疆的維吾尔族現在仍旧用左行橫書的老維文。

苏联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很早就改用俄文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41年起开始改革老蒙文，从1946年起就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蒙文用俄文字母拼写。我国內蒙古人民吸取了上述兩亲族改革文字的經驗，从1951年下半年起开始推行新蒙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字母跟布里亞特的很接近；內蒙古文字也要求尽量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取得一致，以便利他們出版的書籍，和促进兩者之間的文化交流。兩國間相亲的民族文字形式的一致，極大地方便了他們文化的交流！

在苏联各民族語言中，最丰富最先进最發达居領導地位的是俄語，俄語已成为全苏联各族人民交际的工具，也是各族語言汲取新詞的倉庫。許多民族的文字和詞汇跟俄語相同，他們在掌握了本民族

語文之后，經過補習，就能掌握俄語。一個國家內文字形式的一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在中國，文化最高的是漢族，他也將用自己豐富多采的詞匯幫助兄弟民族的文化加速發展。可是，新漢字正在打算採用拉丁字母。漢語用這個，蒙語用那個，這樣必定會削弱蒙古語和漢語的聯繫，增加他們學習漢語的麻煩；如果內蒙古、維吾爾也採用拉丁字母，國內是清一色了，但是卻妨礙了他們親族間——也就是跟蘇聯文化的交流。

這是個不容忽視的重大的現實問題！既然如此，在替漢語創造字母之際，為什麼不順便解決這項國際上的民族語言發展和合作的問題呢？

俄文字母正是攻破這樣重大問題的最好的法寶，那末我們就採用俄文字母吧！

金東生：

一、拉丁字母的分散性

拉丁字母拼寫漢語音節，其形狀是分散的，一個個字母是各自獨立的，儘管按照手寫體一筆連寫在一起，仍然是顯得分散的，不能一看即知是哪幾個字母組成一個音節；特別是有很多音節連在一起，前一音節后面的字母可以作為後一音節前面的字母。如guany一詞，可以念成“關於”(guan-y)，也可以念成“寡女”(gua-ny)。這是拉丁字母最大的缺點。正如漢語拼音方案草案說明(以下簡稱“草案說明”)指出注音字母的缺點一樣：“它的分散性，不容易給人以渾然一體的感覺”。我給它再補充一句：不容易造成每一個音節的獨立面貌。

是的，拉丁字母拼写汉语音节，遇到上述这种情况时，还有它的两种补充办法。

一种是草案第7条规定的“使用隔音符号()分开”的办法。如上举例子“寡女”可以写成gualny。但是，草案拟订者自己也說：“符号用得太多，书写不便，也很难看”(見草案說明5之七)。

另一种办法是草案第二条规定的变通半母音的写法或者是添上不發音的字母。如上举例子“关于”就可添上不發音的字母j写成guanjy。在草案拟订者認為这是减少隔音符号的办法(見草案說明5之七)。但是，因为这样做，就又不得不添制两个字母(j,w)，違反了草案拟订者自己提出的“節約字母总数”的原則(見草案說明2之三之(3))。

以上說明了拉丁字母的第一个大缺点——分散性是無可救藥的；而且这样复杂的做法，又是違反文字改革的政治路綫的。文字改革的政治路綫是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特別是要为占有文盲80%的农民立刻解决問題而服务，这就必須采用極其簡單的拼音字母而不能采用像拉丁字母这样复杂的字母。方块汉字必須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笔画太复杂，使人难說、难写、难学、难記，难道我們花了很大的力量，很多的人力物力和時間，进行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文字改革运动以后，还能讓复杂的面目不清楚的拉丁化文字用在我們的偉大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上嗎？

二、拉丁字母的复杂性

(一)拼写方法的复杂：拉丁化文字为了挽救它的分散性，不顧劳动人民和兒童初学文化的困难，不厌其烦而規定了两种隔音办法，并因而增加了两个字母，已詳前节。将来为了区别同音詞、为了表达汉语語音的特点……，还要在文字里加用不發音的字母以及其他多种

多样的变通拼写方法（参考草案说明3和《中国语文》1955年6月号17—18页）。

（二）省略方法的复杂：如o和e的省略，其省略方法是不一致的，即：（1）在四拼音里省略，在双拼音里不省略，在三拼音里有的省略有的不省略。（2）e在三拼音里，在子音w的后面不省略，如wen, wei；在子音j的后面是省略了e而又添上一个i，如jin, jing，——省去一笔的字母，添上两笔的字母。（3）e在三拼音里，在母音y后面省略，如yn, yng；在子音j的后面已如上述，在其余的子音后面都不省略。

省略方法的不一致，当然有它的原因，主要是在每一音节里，不能没有母音；但是，为了省略，而造成复杂，这已是铁的事实。同时，这也说明拉丁字母笔画的复杂，是无法挽救的。

（三）字体的多样化：不但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之分，而且又各有大小两种字体的不同，合计一共是四体。同是一个字母，很多是四体各不相同的。这样，一共有97种之多，因此，字母虽然只有30个，但实际上却要学习97个，而且是非学不可的。

（四）词儿连写方法的多样化：如一句的开头和专名词的开头，规定用大写，其余用小写。上节所述“非学不可”，这就是它的原因之一。

（五）字母本身笔画复杂：拉丁字母印刷体笔画复杂，固不消说，即手写体虽然多能一笔连写，但拐弯很多，而不能一笔连写的也还有4个：即i, j, t, x。

* * *

拉丁化拼音文字的严重缺点已如上述，要解决汉字的困难而又避免拉丁化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采用音节文字（共用408个音节字母）。

康 郎：

毛主席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現有汉字來制定。”^① 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具體地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民族形式也就是本民族固有的、習慣了的形式；根据現有汉字來制定的方案，當然是我國勞動人民所習見的，乐于使用的方案，這樣也就切合實際，不會脫離群眾了。可是還有一些人沒有好好地領會毛主席指示的正確的道理，脫離這個正確的道理去工作，甚至直接違反它。這是很危險的。他們說：只要能夠表現我國語言的都可稱之為民族形式，不一定要根据現有汉字去制定字母方案，拉丁字母或其他字母也行。還有一種人本來也是主張依現有汉字來制定方案的，可是當看到現有汉字紛繁的形体就產生一種厭棄的心情，這種心情使他們動搖起來。於是也就這樣說：文字形式不等於語言形式，漢語的優點不完全表現在汉字上。這種人所得出的結論，也就跟前一種人一致了。道理非常簡單，如果說只要能夠表現漢語的都可以稱為民族形式的話，這就把內容和形式割裂開來，也就抽掉了“民族形式是民族固有的、習慣了的形式”這些本質屬性，就不成為民族形式了。再說現有汉字的紛繁，恐怕不可以用來創制拼音字母。根据現有汉字來制訂方案，不等於硬搬方塊汉字，而是一個研究創造的過程。即是从現有汉字中取其精美的部分，或加以簡化，加以改造來制定方案。

也許有人說，拉丁字母是很科學的。但是根据現有汉字同樣能夠制訂出很科學的字母來。比如現有汉字中就有ㄉ、ㄌ、ㄣ、ㄑ等形，

^① 《中國語文》創刊號，第4頁。

不是很科学的嗎？又如 ɿ、ʮ、ʺ、ㄨ 等形只要略加簡化也同样是極合乎科学的字母。倘若还不够用，就在原有笔画的基础上創造几个不可以嗎？只要我們細致的去研究、整理，是完全有可能制定一套極合乎科学的民族形式的字母方案来的。我們必須切实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就一定能够完成文字改革的偉大任务。

林 起：

我非常同意把文字改成拼音文字。这样对人民來說容易学。

但是，我不同意采取拉丁字母作为我們拼音文字的字母，我現在来談談我的体会和意見。

(一)过去我在上海曾看到过一些定期的叫«新文字»的刊物，但过去主要是在極小部分的学生知識分子中进行的，而且当时也沒有很順利地推广。所以如要現在一下推广到全国去，是否“适合过去已有的習慣”，是值得考虑的。

(二)拉丁字母是欧洲的文字，对于我国來說，采用它是和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不合适的。文字并不像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一样要去打倒推翻，它是沒有階級性的，因此我們認為應該适合全国人民数千年来的書写習慣定出由汉字笔画变化出来的字母来作为新文字的字母，这样做我想不会是一种保守思想，因为拉丁字母应用也有好几千年了，我們要創造出适合自己人民的笔画比拉丁字母更簡單好写的字母来作为我們的新文字字母，而不必硬搬拉丁字母到我們的新文字中来。

(三)我曾学过英文和俄文，在过去和現在的使用經驗中覺得拉丁文字最大的缺点是書写起来太長太費時間，我們在这里學習时常看見苏联同学上課記筆記也普遍地跟不上教师念的現象。因此我請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再慎重地考虑，最好不采用拉丁文字。

(四)拉了字母笔画也不是很清楚的，写快了往往只看见一連串的弯弯曲曲的形狀。有一些字母彼此很相似，有时簡直难分，要捉摸多时。

(五)我認为，我們可以采用汉字笔画来簡化出我們新文字的字母，如我們可以用 / \ 丿 | √ ㄣ 口 丿 ……等来作为字母，这样在書写时可以更簡單，而且参考朝鮮拼音文字書写方法可以挤写在一起，如“仝”“𠄎”“𠄎”“𠄎”。这样，我們就可得到世界上最簡單的拼音文字，而且写起来占地方最小也最快。如果采取最簡單的像速記拼音符号的字母，那么可能还会更簡單些。譬如如果我們用、丿 ㄣ 来表示“資”“本”“主”“义”四个音，那么“資本主义”四个字就可以拼成“𠄎”了，这比俄文的 капитализм 要好写而且快多了。我想我們應該要大胆創造出新的簡單的字母来，不必拘束在同样是旧的也有不少缺点的拉丁字母系統中。

最后我觉得主張采用汉字笔画来創作新文字字母的方案也是有不少人拥护的，文改会在工作中用汉字笔画制成的方案就占大多数，所以这里可以看出这种方案也有相当大甚至是占有大多数群众基础的。因此文改会也應該把那些(六种)方案与拉丁字母方案同时公布在《人民日报》上，好讓全国人民有更完善的選擇和比較。只拿出一种拉丁字母方案来叫大家討論，等于是已作出了拉丁化的決議。我認为这样是不妥当的。因为用汉字笔画还是用拉丁字母这是个大的原則性問題，是須要全国人民广泛發表意見的。我建議文改会把六种用汉字笔画創造的拼音方案也公布在《人民日报》上，并且在各机关团体进行群众性的討論表决。等到收集了更广泛的全国人民意見，再作出决定才好。

林祥伯：

汉语拼音字母，我主张用俄文字母。理由是：

我們和苏联的关系亲同骨肉，我們的文字与苏联的文字建立了这样血肉相联的关系，無論对今天对將来的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新文字对劳动人民來說是嶄新的东西。“俄文字母”对我国人民來說，我們对它怀着深厚而亲切的感情。因此，可以从政治上給与我們广大劳动人民無限的鼓舞和学习的兴趣。

因此，汉语拼音方案用俄文字母制定，便于今后广大职工、农民直接学习俄文，直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便于俄文的翻譯工作。

对苏联人民学习我国語言來說，也就更加方便，更便于苏联專家們对我国的帮助，更便于两国人民彼此間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更能加强两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交流，进一步巩固中苏友誼。

如果采用拉丁字母，由于帝国主义長期对中国的侵略，如 a, b, c, d……，对劳动人民來說，思想上总有些抵触。道理也不是一下能說清楚的，說清楚的道理，也并不能解开存在我們心上的那个疙瘩。

可能有人因为有其他外国文基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認為現在《語文知識》上所刊登的这种“拉丁化新文字”容易些。我認为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錯誤的。拿現在的“拉丁化新文字”的 sh, ch, ia, ……和俄文字母中的 ш, ч, я……比較就可以看出哪种方便簡明，而且在打字、用紙、時間……各方面来看，用俄文字母要方便經濟得多。而且俄文已經是我們必学的第一外国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營是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学、艺术……的中心。

我們要以共产主义世界观来指导今天的文字改革工作，不能單

純从技术和狹隘的所謂适用来看。从共产主义在世界範圍內徹底實現的远景来看，我們今天使用俄文字母作为汉語的拼音文字，我們可以想像到那时候，在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时能說俄語和汉語。

再就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今后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來說，我們用的俄文字母，許多外国人民为了要和我們交往（他們有的也許就拿汉語作为第一外国語），他們將必須學習俄文字母。这样，他們一舉兩便，學習了一种字母就可以學習像中苏两个这样偉大国家的語言，这种世界意义（从現在看、从發展看）將會是多么大啊！

我們文字改革的目的是長远的，是为劳动人民子孙万代着想，是为当前發展生产着想，是为學習苏联着想，苏联过去、今天永远是我们學習的榜样。同时，我們的偉大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又是許多兄弟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榜样，因此，通过我們的文字改革，應該可以看到和想到二三十年后，三五十年后的世界語言情况和政治經濟文化情况。

看到了上面这些，想清楚了，自然就会同意用俄文字母了。

我反对把1917年前国际局势影响下的那种陈旧看法搬到今天的新事物上来，我們应当向前看。我們反对那种“先入为主”的認為a, b, c, d容易學習的看法（如果有的話）。这种想法和看法实际上是只站在有外文基础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上看問題的。

我們要看到广大职工群众在現代化大生产中，迫切要求直接學習苏联变成紅色專家，和广大劳动人民变成新型知識分子的願望和现实性。

为了防止向苏联學習走弯路，为了以上所說的理由，我們要充分預見到广大人民群众學習“俄文字母”——“汉語拼音字母”的亲切感情。

总之，我主張漢語拼音字母最好用俄文字母。

王敬騷：

我覺得在選擇漢語拼音文字的字母時，應該考慮到它在為少數民族創立、改進和改革文字中的作用和意義。傅懋勸先生在《幫助少數民族創立、改進和改革文字工作的情況和問題》中說：“在漢語拼音文字擬訂以後，在我國南部和西部各民族中新創立的文字，最好用漢語拼音文字的字母形式，因為一些民族語言一般受漢語的影響較大。”在《關於擬訂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幾點說明》里，也說到這個方案“可以用來作為各少數民族制定拼音文字的字母基礎。”因此，這就要求漢語拼音文字的字母也能照顧到各少數民族語言的特點。

現在，來看一看《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所採用的拉丁字母能否滿足這個要求。

首先，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碰到的就是拉丁字母太少，甚至還不能滿足像漢語這樣一種音位系統比較簡單的語言所要求的字母，漢語有30個音位，而拉丁字母總共才26個，因此，現在的草案中就多造了5個字母。很明顯，大家的意見正是集中在這五個字母身上。但是，如果我們在漢語中碰到的困難，是這麼五個字母，那麼，在少數民族語言中，我們就更會感到棘手！在西南，有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音位系統比較複雜，如佤瓦語（布饒方言）的音位多到五十四個^①。要是只拿26個字母的拉丁字母來套在這些語言的身上，不知道怎樣才能合適！謝爾久琴柯顧問在《有關蘇聯各民族文字創制史問題》中曾經指出：拉丁字母少，不能適應那些擁有大量音位的語言。

^① 佤瓦語布饒方言的五十個音位中，九個元音都分松緊，是十八個音位。

从《大家来討論研究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我們知道在解决沒有拉丁字母来代表普通話的音位这个矛盾中，曾經有人提議采用一些斯拉夫字母，但是在拉丁字母中夾用斯拉夫字母，調配有困难，比方采用ш作尸，跟 u 拼时就不清楚，如果用 y 作 u，就要另找字作 u，等等。把兩種不同系統的字母拉在一起，确实很难做到使人滿意的地步。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不全盤采用斯拉夫字母。这在《关于拟訂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說明》中並沒有詳細的解釋，它只提到“我們采用拉丁字母而沒有采用斯拉夫字母，那只是因为拉丁字母在我国有比較長久的历史傳統，而且它的讀音比較容易变通。”这里，我愿意提起一下，在苏联为各民族創制文字的过程中有一段教訓很值得我們参考，那就是苏联各民族的文字，都已把拉丁字母改为斯拉夫字母。在苏联各民族轉用斯拉夫字母的原因中共有下面几点值得我們注意。这就是：①

(一)俄罗斯字母以及整个俄罗斯文字不仅对俄罗斯民族有巨大的文化政治意义，而且对加入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各个民族，也有同样的意义。

(二)从書写和教育学上看，俄文字母比拉丁字母有更大的优点。

(三)人們愿意消除俄文和苏联很多民族文字之間的字母分歧，消除这种影响学习本族語言和学习俄語的分歧。

关于上述理由的一、二兩点，我想用不着什么解釋，第三点也許需要說明几句。在傅懋勳先生的《帮助少数民族創立、改进和改革文字工作的情况和問題》中說：“在我国北部、东北部、西北部和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联系的民族可以，按照民族自愿采用俄文字母形式，以便于和鄰国語言相同的民族取得联系。”現在的新蒙文就是用的斯拉夫字母，在新疆的維吾尔、哈薩克，也有人主張采用斯拉夫字母的文字。如果我們汉语采用拉丁字母，也就会影响到这些民族学习

汉语。

采用斯拉夫字母是否切实可行呢？应该说，可以。“俄罗斯东方学中所使用的那套俄文音译法在一个世纪来的应用过程中也证明了：俄文字母有很多优点，可以合理地利用它来为东方各种语言创制实用字母。^{①②}”苏联的东干人在1952年也采用了斯拉夫字母就是一个明证。

所以，我觉得在怎样解决没有足够的拉丁字母来代表普通话的音位这个矛盾中，如果考虑到上述的意见，那么就不如干脆不用拉丁字母，而采用斯拉夫字母。

徐光炎：

现在的拼音字母如果是为将来汉语拼音文字打基础的话，我建议我们国家的文字和字母应选世界文字的优点来创造。原则应该是易写、易辨别、又美观的字母。目前采用的拉丁字母，我认为缺点很多：书写和印刷体的大小写相差太大、不好写、不易辨别、又不能一直把一个词写完才断笔，而拼写起来也不美观。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提出的采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我不同意。我认为不能因为拉丁字母在中国流行得长就采用这种不太先进的字母。如果这样，中国的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我们的祖祖先先的碑上，和所有的历史书上都是用汉字记载的，那我们就可以永远的不改了，为什么还提出来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道路呢？既然要把几千年前留传下来的文字根本改样，为什么不采取最新型的呢？

我以为斯拉夫字母就比拉丁字母进了一步，但我并不主张采用

①② 见格·谢尔久琴柯教授：“苏联创立标准文字和建立标准语的經驗”。

完全的俄文字母，我建議以拉丁、斯拉夫字母为基础，选它們最好的字母，不够时，再創造新型的字母。这样是符合进步的。

科学上的符号是很好解决的問題。如果是国际性的，不可以用本国的字母。那么学习几个外国字母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并不会有一丝影响人們对外国科学或本国科学的接受和记忆。

我們将来用的拼音文字决不会和現在的英文同意义，因此我認为沒有打这个方便算盤的必要。这不仅不是方便，而且会阻碍将来新文字的优越性。

附 录 二

反对文字改革的意見

程 剛：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我閱讀了，認為这种文字的优点是笔划簡單，容易書写。但是缺点还占主要成份：——

第一、这种字沒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現在通用的“方块”式汉字，是經過象形、会意、形声等等而逐漸进化成的。它是从劳动人民共同劳动中創造出来，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因而有着極深的不可磨灭的群众性与一致性。在实用过程中，群众也認為祖国的文字丰富多彩，任何“洋字”都不可比拟。而准备实行的拼音字是采取拉丁文字的原則，这种文字也是古老的，并形似外文的字体，写起来曲曲弯弯，念起来拗口得很，一时不易掌握，群众是不会欢迎的。

第二、由于沒有群众基础，很少人知道它。因此学习与使用要發生很多困难与問題，只是少数人“閉門造車”地創造这种字体，而未考虑到学习与使用的困难。剛进小学的学生还不難，可是小学以上的学生，工作人員等必須从头学习，这样時間是不允許的。目前党中央

号召“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并要向科学进军，这样，在工作时间要抓紧生产，业余时间要学习科学技术，假如再学习这种文字，时间就大不允许了。即使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也得几个月才能基本掌握，但在实际使用中也免不了发生错误，何况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呢？发生错误就会给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第三、将来社会发展趋向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就需要全世界的文字的统一和语言的统一。现在创造的这种文字，群众要费“九牛二虎”的力量才能掌握，可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得再来个全世界文字大改革，这种文字不是又不实用了吗？

我认为仅仅为了便于通俗易懂、书写流利而改革文字，那就太片面与主观了。也会行不通的。即使行得通也会由于掌握不熟练给工作上带来损失。我希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应作细致的慎重的考虑，不要把行不通或一时不易行得通的事也硬要实行，那就流于形式了。

我的建议，还是在现在通用的汉字基础上加以改革，正如你们把汉字的笔划简化，那的确是一个相当好的实用的措施，受到群众的欢迎，并且不需怎样学习就可以掌握简体字。所以能这样的顺利也不外乎这是在群众基础上建立的，正如同毛主席教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为简体字在未公布前，群众早已通用了。

我想应该把所有的汉字尽可能地简化，那么在使用中就会比“拼音”字要顺利得多。汉字不但丰富多彩能全面地传达思想感情，而且也是通俗易懂的文字。汉字的特点主要用“点、横、竖、撇、捺、剔、勾”等来组成每个字，并且用形象、会意来表达，如“日”字，“歪”字等。并且同音异义的字，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不致混淆。……

而拼音文字呢，既要拼音，又有音节哪、文法哪（它不同于汉字的文法）等等，稍一疏忽就会改变一个字的意义，甚至一句整个中心内

容的意义。如：zui 和 zui 字就容易混淆不清，而用“主义”和“贅”字就很容易分清。同时也不一定簡單，如：yinyan 是用五个字母拼成的，而汉字“永远”只有兩個字，比它还簡單些。

总之，不成熟地考虑到“时间、条件”等等因素，就实行文字改革，是不容易行得通的。当然，这个意見并不仅代表我个人，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的。我个人有相当于高中的文化程度，学习起来虽然有些困难，但問題还不大。只考虑少部分的知識分子容易掌握，而不考虑广大群众能否掌握，是行不通的。另外，实行拼音文字，廢除汉字，那么全国已經出版的大批汉字書刊，就都沒有用处了，这样計算一下，要損失多大一批财产啊！

張家裕：

我是一个年幼無知文化很低的工人，对于文字没有什么研究和認識。但是我認為咱們原来的汉字是很好的。它为我国劳动人民所服务的成績是难以說完的。它的缺点就是有的字笔划多。可是在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努力下克服了这个缺点实行了簡化字。我認為这是非常好的。同时又把許多同音字取消了，我更覺得好。我是贊成和拥护这样做的。二月十四日我从报上看到了拉丁字母的拼音草案后，覺得用这样的字母不好。用几个字母拼成一个字，比一个汉字的笔划还多。

用拉丁字母拼成的“开会”和“学生”，可麻煩，反不如用簡化了的汉字写起来方便。再說，我們要是实行了拉丁字以后，咱們的儿子子孙孙对祖国的文化遗产就無从了解和認識了。

我希望你們要多多了解一下农村和城市里群众的意見。我个人是不同意用拉丁字母的。

張九齡：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我初步研究之后，不揣浅陋，提出些意见。

这个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我觉得似乎还须作更深入的、更郑重的考虑。中国民族自古至今占有着相当而适宜的空间和长远而无穷的时间；今天我们恰多幸运生于毛泽东时代，要无愧于做个全亚洲主人，也无愧于做个全世界主人，万不该便以外来的口头禅充做自己的东道主。如果为求适应国际通行万年计，那么，还不如直接了当地全国彻底实行世界语。

汉语历来走着拼音的方向(按：指反切、形声字等)和其他字形走着简明的方向可说是并驾齐驱的。到了公元1601年才开始遭到天主教的拉丁化的传教影响而被阻前进。

《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第五节的末段不是这样具体说明的吗？它说拟订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纵的方面，参考了300多年来的几十种主要的方案；我屈指回溯着，哪些方案是公元1600年以来的，但我不明了所有那些方案的内容，依我推想，那不外乎是以利玛窦为首的天主教传教系统的各式各样的“国语罗马字和北方话拉丁化”，是不是？

在公元1600年之前，中国关于反语、反切、切韵和等韵之类研究或详述拼音原理以及方式方法的书籍真可说是“汗牛充栋”。我们岂可面对着这样琳琅满目的民族遗产轻予割断而熟视无睹呢？

中国要求创造一系列简明而可连穿的拼音字母，可肯定是易于着笔的；要是这样非常简单的构图形式还设想不出来，则对于什么原子能的探求更不必谈了。

例如：中国原有的数目字只消整理一下，那就可媲美于阿拉伯数目字，而且优胜于罗马数目字。

中国文字和拉丁文字的基本差别，就是：中国文字是基于象形的；拉丁字母是基于拼音的。前者擅胜于形的美而后者擅胜于音的美。所以中国的新文字要求务须做到两美兼全，有善都备。这样，中国新文字的创作也必须遵守“六书”中象形和会意两个原则。

今天，我们肩负起祖国的新文化使命，世界的新文化使命，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着祖国立正，立刻把我们的脑、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我们的目、我们的口和我们所有的本体完全彻底从“拉丁化”解放出来，以完成我们应完成的神圣的使命！

所以，我非常诚恳地要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于这次汉语拼音方案中所拟有关拉丁化一点，能够勇敢地立予撤回，并重作完善的设计！这将不止我一人的感荷罢了。

周妙中：

我是一个反对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人，因此对文字改革问题很关心，时常阅读有关文字改革的文章，总觉得那些看法有些片面。现在我想把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写在这里，请编辑同志和其他关心文字改革问题的同志们指正。

文字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遗产之一，我们对待他的态度应极慎重，不应由主张改革的人来决定文字的命运。据我所知反对文字改革的大有人在。他们的意见也是值得考虑的，他们也是有权参加辩论的。现在就下“文字一定要改为拼音文字”这一结论未免过早。

主张改革文字的人的主要理由不外两点：（一）难学——难记、难

写，因此使文化不能普及。(二)印刷、打字、打电报等不及拼音文字方便。

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方塊字是否比拼音文字难学？我看，汉字虽难写并不难記，而难写可以用簡化的办法来解决，沒有改为拼音文字的必要。因为学习文字必須要学会形、音、义三种东西，我們既然不主張改革語音，那末音与义是学习方塊字和拼音文字之所同，所不同的只是字形而已。但学习文字最难的是义，其次是音，最容易的才是形。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小孩子开始認字的时候，具体的字如“人”“手”“桌”“屋”等学起来比較容易，抽象的字如“快”“好”“加”“减”等就比較难。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前者的字义容易理解，后者則不易理解。再有祁建华同志所發明的速成識字法，能使成年人在一两个月里学会几千字，但他并不能把这方法在小学校中推行；小学生仍然要用几年的功夫才能学会几千字。是小孩子比大人“笨”嗎？不是，而是大人生活經驗丰富，理解的东西比小孩子多得多。什么叫“政治”“經驗”“封建”“民主”……他都了解了，会用了，所不認識的只是几个符号；因此他一旦学会了这些符号，这些字就都会了。小孩子对这些字或詞的意义用法是陌生的，告訴他这是“政治”的“政”，那是“政治”的“治”，他完全莫明其妙。所以大人所学的只是“形”“音”“义”三种东西。字形認識了，音会讀了，还要学习怎么講、怎样用。好麻煩！因此大人学成几千字只須兩三个月，而小孩子要学几年。可見学习字形是一件容易的事，学习字义却不那么容易。中国汉字大多是形声字，一半表声一半表义，学起来是有一种方便的。看到“氵”就知道和“水”有关，看到“忄”就知道和“心”有关，看到“豸”就知道与“獸”有关，这对于理解字义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拼音文字学习起来沒有这种方便。因此我認为就字义而論，方塊字只有比拼音文字容易学习。

現再就“音”与“形”談一談：拼音文字最大的优点是一望而知怎

样讀法，学会了語音和音符就可以写字。但在土地如此广大人口这样众多的中国是沒有这种便利的。如果改成拼音文字，是把它固定下来，还是不固定下来呢？如果不固定下来，中国文字必然要和先秦一样，不同地方的人要通一封信都不可能了，这是把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劳完全拋棄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那么只好把它固定下来。这样一来，只有以当地語音作标准的那一个地方的人才有这种方便。其他地方的人学起来，就必须死記，学起来較方塊字更难了！例如用北京流行的所謂国語作标准，国語讀“三”作 san，但有許多地方讀 sam，因此那些地方的人看到 san，并不能了解这就是他讀了多年的 sam，必須死記。請問：一个人讀了多年的多少千个字都这样死記起来，談何容易！这样的改革有什么意义呢？况且方塊字大多是形声字，对字音字义学起来都具有有一种方便，“义”的方面已如上述，音的方面也是一样。看到“何”“河”“荷”“啊”等就知道發“可”的声音，看到“清”“請”“情”“靖”等就知道讀“青”的声音，所謂“秀才識字認半边”，正是因为有这种方便。而且这种表音的偏旁是因方言的不同而異的，例如“青”在某些地方是所謂“尖字”，而用他作表音的偏旁的字“清”“情”“請”“靖”等也都是“尖字”，这种便利又是拼音文字所沒有的。有人說：“中国形声字不过是一部分，并非所有的字都有这种方便。”請翻开字典看一看，虽然形声字并非全体，却占大多数。

还有，語音是人类口头上活的东西，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它不变，一旦語音改变了，文字是随着它变呢，还是保留原形呢？如果叫文字随着变，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是不可能各地所有的人一齐都变，改变之前和改变之后文字不同，使在很短時間以后了解以前的文字記載發生了困难，時間長了更不必說，这又是一件極不方便的事。于是又只得走不变的路。这样一来，过了一定時間之后，又有一部分の語音和文字分道揚鑣，豈不是又要走上方塊字的复轍！我們学习

英文时,时常遇到 gh, th 等字不發音的情形。學習的时候还是須要死記,可見就讀音方面講,拼音文字也并不比方塊字方便。

就字形看来:方塊字并不是个个难写,难写的只是一部分笔画太多的字。这的确是一大缺点,需要改革。但应当采取簡化的办法,不应改为拼音文字来解决。假如把“人”写作 ren,把“上”写作 shang,把“三”写作 san,“川”写作 chuan,反而增加麻煩。就是“歷”“邊”等字改为 li, bian,也不及改为“历”“边”簡單。这样作可以不脫离汉字的系統,不至于把人民群众关到古典文化的門外。因此我非常贊成簡化汉字,采用行書、草書中許多可用的写法和民間通用的簡体字,即使有找不到合适的簡字的,“造”一些也無妨。这样作既合于一般人的識字習慣,又便于書写、了解、記憶,豈不是个好办法嗎!把簡体字推广到教科書、報紙、杂志、再版書籍等上面去,并鼓励所有的人及时學習,力求早日統一。同时严禁濫用簡字,以免造成混乱現象。糾正“不重視方塊字的學習、任意乱用祖国文字,錯別字連篇而不以为耻,反認為文字早晚要改革的,何必多費心血去学它呢”的看法。2月2日《光明日报》所刊登的《汉字簡化方案(草案)》是一良好的开端。这样的改革比改为拼音文字既利多弊少,实行起来又簡單得多,而且能在短期間內完成任务,一举而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改为橫書我也贊成。因为橫書可以与其他国家文字一致,引用較为方便,書写数字也較方便,并且还可使人的双目看的字数多一些。同时橫書不必經過學習,直書看得懂橫書一样可以懂,橫書直書的書籍并存也沒有妨害。

我是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讓我再就文学的角度来談几句话,我們的党和政府指示我們今后对古典文学不但不放棄,而且要發揚光大。但如果改用拼音文字,無異于把广大群众关在古典文学的門牆之外。一位研究《詩經》的学者談古典文学整理工作,他說他整

理《詩經》最感困難的是標音問題，各家說法不一，莫衷一是；並且有許多字根本不知道怎樣讀法。就意義方面講，有些詩也是其說不一，各說各有理，只好把諸說并存，等待將來的學者再作進一步的探討。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實在沒有膽量改它一個字。我的確不能想象一部用拼音文字寫成的《詩經》是什麼樣兒，怎樣讀法！就連距我們時代並不甚遠的戲曲小說，有些地方音與義都沒方法下斷語。也曾聽到一位學者說過：“我們研究古典文學態度最應慎重，就是清朝的語言，也有許多與現在不同的，沒有確切的根據就不該輕易動它一個字。”可鬼我們就是勉強把這些作品譯成拼音文字，其中必有不少地方失去原來的精神。如果古典文學仍保持原來的面貌，那麼在學習古典文學之先又得學習方塊字，與讀外國文字無異。請試想，從幼學習方塊字，歷過十年二十年，讀古書尚且感到困難，再多學一種文字，何嘗是輕而易舉的事呢！——如果文字不改革，一切人都可以憑自己的文化基礎逐步提高，對新文學、舊文學都可以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一旦改為拼音文字，學習新文化與學習舊文化就完全成了兩回事。學習舊的遺產與學習外國文化無異。現在我國的新文化在發展，舊文化也在發展，時常有新發掘出來的東西供我們欣賞或研究，那些古物不會說話，但上邊往往有文字，不管它是篆字也好、隸字也好，甚至鐘鼎文也好，都與方塊字相去不甚遠，有了方塊字的基礎，研究起來就不至感到太大的困難。對於欣賞或研究中國書畫陶瓷等藝術品也是如此。改用拼音文字，不但把人民大眾美在古典文學的門外，簡直是關在古典文化的門外，這難道是為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著想嗎！有人說：“過去中國教育不普及的主要原因就是方塊字太難學。”這是非常錯誤的看法。以舊中國的情況，人民群眾終歲勞動不得一飽，他還有什麼時間精力去學習文化！再加上反動統治者的愚民政策，根本沒想使老百姓有知識。就是我們的祖先創造了拼音文字，文

化一样不会普及的。因此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应当完全归咎于文字。现在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将来劳动的时间还要减少，而学习的方式方法又在随时的改进；政府又时刻的关心、提倡、鼓励着人民学习文化，不必改革文字，学习文化自然会日趋容易。请试想如果中国人民得不到解放，是不会产生祁建华同志这种人物的。这几年中也不会有扫盲运动的展开。因此要求文化普及，应从努力创造学习文化的条件、改进学习文化的方法入手，不应只在字形上鑽牛角尖。

至于改革文字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力、物力、时间不知要花费多少，如以同样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用在为广大劳动人民改善学习条件上，收效要比改为拼音文字大得多。有人以为方块字在印刷、打字、电报等技术上比较复杂，的确，这是方块字的一个缺点，但这是小问题。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还是一样的印书、打字、打电报吗？何况我们已有了多年的经验和基础，在这基础上再力求提高，决不比废弃了这些基础再另起炉灶更困难。再说如只为了这一点点的方便，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将方块字改为拼音文字，实在是非常不合算的事情。

总之，我认为文字作小规模的改革，把笔画多的字简化，直书改为横书，都是有利的，改为拼音文字实在是弊多而利少的。

附录三

分类索引

对声母 (韵尾) ŋ 表示意见的:

中央邮电部 (上海市电信局) 天津市邮电管理局 浙江省邮电管理局 云南省邮电管理局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汉语科学研究小组

(以上集体意见)

曹为公 蒋齐生 金兆梓 谢申福 岡野篤信
欧陽楓 謝尔久琴柯 吳昌 山口光 曾广銘
張銳光 周夢賢

对声母 h 表示意见的:

蒋齐生 欧陽楓

对声母 ɥ, q, x 表示意见的:

中央邮电部 浙江省邮电管理局 湖南省邮电管理局 云南省

邮电管理局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教研組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汉语教研組 中山大学語言科学研究小組 貴陽师范学院中文
 系二年級汉语科学研究小組（以上集体意見）

蔡叔厚	曹为公	傅銘第	蔣齐生	金兆梓
謝申福	黃典誠	李約瑟	馬万鈞	岡野篤信
歐陽楓	謝尔久琴柯	孙偉鵠	王琦	王茂业
吳昌	山口光	宇文長工	曾广銘	曾宪昌
張銳光	周夢賢	周斯烈		

对声母 $\mathfrak{z}, \mathfrak{c}, \mathfrak{s}$ 表示意見的：

中央邮电部 上海市电信局 浙江省邮电管理局 湖南省邮电
 管理局 云南省邮电管理局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教研組 西南
 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組 中山大学語言科学研究小組
 貴陽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科学研究小組（以上集体意見）

蔡叔厚	曹为公	傅东华	蔣齐生	金兆梓
謝申福	黃典誠	李約瑟	馬万鈞	岡野篤信
歐陽楓	謝尔久琴柯	王琦	王茂业	吳昌
山口光	宇文長工	曾广銘	張銳光	赵云龍
赵卓	周夢賢	朱尙倫		

对声母 Γ (口) 表示意見的：

中央邮电部 天津市邮电管理局 湖南省邮电管理局 中山大
 学語言科学研究小組（以上集体意見）

蔡叔厚	曹为公	蔣齐生	蕭三	黃典誠
黃靜淵	李約瑟	馬万鈞	謝尔久琴柯	吳昌

对声母 z, c, s 表示意見的:

馬万鈞

对韵母 -e (ㄝ) 表示意見的: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教研組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組
中山大学語言科学研究小組 (以上集体意見)

蔡叔厚 傅东华 傅銘第 謝申福 李中昊
謝尔久琴柯 吳昌 宇文長工 張景远

对韵母 y 表示意見的:

金兆梓 謝申福 黃典誠 黃靜淵 李約瑟
宇文長工 曾傳泰 周夢賢

对韵母 i (而) 表示意見的:

中央邮电部 浙江省邮电管理局 湖南省邮电管理局 北京师
范大学語言教研組 中山大学語言科学研究小組 (以上集体意見)

蔡叔厚 曹为公 傅銘第 蔣齐生 金兆梓
蕭三 謝申福 黃典誠 李中昊 馬万鈞
歐陽楓 謝尔久琴柯 吳昌 山口光 宇文長工
曾宪昌 周夢賢

对韵母 ai 表示意見的:

宇文長工

对韵母 au 表示意見的:

歐陽楓 山口光 宇文長工 周夢賢

对韵母 ia 表示意見的：

馬万鈞

对韵母 ui, iu 表示意見的：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教研組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

(以上集体意見)

宇文長工

对韵母 uo 表示意見的：

曹为公 山口光

对韵母 uŋ, yŋ 表示意見的：

曹为公

建議增加韵母 io, iai 及拼写方音用的声韵母的：

傅銘第

对韵母 er (包括韵尾 -r) 表示意見的：

湖南省邮电管理局 中山大学語言科学研究小組(以上集体意見)

蔣齐生 金兆梓 黃典誠 馬万鈞 吳昌

宇文長工 張景远

对隔音办法 (包括 j, w 的使用) 表示意見的：

中央邮电部 天津市邮电管理局 湖南省邮电管理局 云南省

邮电管理局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教研組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漢語教研組 中山大學語言科學研究小組 貴陽師範學院中文系二年級漢語科學研究小組(以上集體意見)

蔡叔厚	陳慶生	陳越	姜克	蔣齊生
金兆梓	謝申福	黃典誠	李中昊	馬萬鈞
歐陽楓	史存直	拓牧	王壽椿	文同本
山口光	曾傳泰	張景遠	鄭天增	周斯烈
朱華				

對“一音一母”原則表示意見的：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 貴陽師範學院中文系二年級漢語科學研究小組(以上集體意見)

姜克 金兆梓 姚涌彬 李中昊 曾廣銘
張銳光

對字母總數表示意見的：

中央郵電部 上海市電信局 江蘇省郵電管理局 浙江省郵電管理局 湖南省郵電管理局 雲南省郵電管理局 貴陽師範學院中文系二年級漢語科學研究小組(以上集體意見)

蔣齊生 謝申福 李中昊 張景遠 周夢賢

對字母名稱表示意見的：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集體意見)

李中昊

對字母手寫體表示意見的：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 中山大學語言科學研究小組

解放軍第37中學拼音學習小組(以上集體意見)

傅東華 蔣齊生 李中昊 謝爾久琴柯

趙卓

周夢賢

對字母排列順序表示意見的：

中央郵電部 上海市電信局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
中山大學語言科學研究小組 貴陽師範學院中文系二年級漢語
科學研究小組(以上集體意見)

傅東華 傅銘第 蔣齊生 金兆梓 馬萬鈞

宇文長工 周夢賢

對聲調符號表示意見的：

雲南省郵電管理局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 貴陽師
範學院中文系漢語科學研究小組(以上集體意見)

傅銘第 李中昊 歐陽楓 謝爾久琴柯 王壽椿

宇文長工 張銳光

建議 v 列入字母表的：

中央郵電部 浙江省郵電管理局 雲南省郵電管理局

(以上集體意見)

岡野篤信

主張雙拼的：

張景遠

建議夾用俄文字母的：

黃靜淵(個人意見) 徐光炎(以上附錄一)

主張吸收濁音的：

陈出新(以上附录一)

主張用俄字母的：

陈出新 林祥伯 王敬驩(以上附录一)

主張用漢字筆畫的民族形式字母的：

康 郎 林 起(以上附录一)

主張音節文字的：

金东生(以上附录一)

反对文字拼音化的：

程 剛 張家裕 張九齡 周妙中(以上附录二)

西曆 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 第二辑

作者=本社编

页数=166

SS号=11240586

出版日期=1957年08月第1版

目录

目录

上编集体意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地委员会和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所提主要意见的整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邮电部门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9—

中央邮电部的意见

上海市电信局的意见

天津市邮电管理局的意见

江苏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见

浙江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见

湖南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见

云南省邮电管理局的意见

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采用字母总数的意见

北京师范大学语言教研组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

中山大学语言科学研究小组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

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汉语科学研究小组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

解放军第37中拼音学习小组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

下编个人意见

蔡叔厚

曹为公

陈庆生

陈越

傅东华

傅铭第

姜克

蒋齐生

金兆梓

黄典诚

黄静渊

姚涌彬

李约瑟

李中昊

马万钧

冈野笃信

欧阳枫

史存直

Sierdiuchienko G.P. (谢尔久琴柯)

孙伟鹄

拓牧

王茂业

王琦

王寿椿

文同本

吴昌

萧三

谢申福

山口光

宇文长工

曾传泰

曾广铭

曾宪昌

张景远

张锐光

赵云福

赵卓

郑天增

周梦贤

周斯烈

朱华

朱尚伦

附录一反对用拉丁字母的意见

陈出新

金东生

康郎

林起

林祥伯

王敬骝

徐光炎

附录二反对文字改革的意见

程刚

张家裕

张九龄

周妙中